

王阳明先生全集

第一函
第六册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十二

別錄四 奏疏

飛報寧王謀反疏

十四年六月十九日

正德十四年六月初五日節該欽奉 勅福州三衛軍人進貴等曾衆謀反特命爾暫去彼處地方會同查議處置參奏定奪欽此欽遵臣於本月初九日自贛州啟行至本月十五日行至豐城縣地名黃土腦據該縣知縣等官顧佖等稟稱本月十四日寧府稱亂將孫都御史許副使并都司等官殺死巡按及三司府縣大小官員不從者俱被執縛不知存亡各衙門印信盡數收去庫藏搬搶一空見監重囚俱行釋放舟楫蔽江而下聲言直取南京一面分兵北上各官皆來沮臣不宜輕進其時臣尚未信然逃亂之民果已四散奔潰人情洶洶臣亦自顧單旅危途勢難復進方爾回程隨有兵卒千餘已夾江並進前來追臣偶遇北風大作臣亦張疑設計整舟安行兵不敢逼幸而獲免本月十八日回至吉安府據知府伍文定等稟稱地方無主乞留暫回區畫遠近軍民亦皆遮擁呼號隨據臨江府并新淦豐城奉新等縣各差人飛報寧府遣兵四出攻掠拘收印信及拏掌印官員調取兵快水兌糧船盡被驅脅而去等因臣奉前旨欲遂徑往福建但天下之事莫急於 君父之難若彼順流東下萬一南都失備為彼所襲彼將乘勢北趨旬日之間必且動搖 京輔如此則勝負之算未有所歸此誠天下安危之大機慮念及此痛心寒骨義不忍舍之而去故遂入城撫慰軍民督同知府等官伍文定等調集

兵糧號召義勇又約會致仕鄉官右副都御史王懋中養病評事羅僑等與之定謀設策收合
渙散之心作起忠義之氣相機乘間務為躡後之圖共成犄角之勢牽其舉動而使進不得前
搃其巢穴而使退無所據日望 天兵之速至庶解東南之倒懸伏望 皇上省愆咎己命將
出師因難興邦未必非此臣以弱劣多病屢疏乞休况此地方之責本亦非臣之任今茲扶疾
赴闕竇亦意圖便道歸省臨發之前已具哀懇齋奏之人去纔數日適當君父之急不忍失此
事機姑復暫留期紓 國難候區畫少定各官畧可展布 朝廷命師一臨亦遂遵照前 旨
入闕了事就彼歸省父疾進不避嫌退不避罪惟民是保而利於 主臣之心也直行其報
國之誠而忘其緩 命之罪求伸其哀痛之情而甘冒棄職之誅臣之罪也竊照都御史王懋
中評事羅僑忠義自許才識練達知府伍文定果捷能斷忠勇有謀累立戰功皆抑而不賞久
淹外郡實屈而未伸今江西闔省見無一官若待他求緩無所及乞遂將各官授以緊要職任
庶可責之極溺救焚其餘若裁革兵備副使羅循養病副使羅欽德郎中曾直御史周魯同知
郭祥鵬省親進士郭持平驛丞李中王思等雖皆本土之人咸東忠貞之節况亦見在同事當
多難之日事宜從權庶克有濟再照寧府逆謀既著彼若北趨不遂必將還取兩浙南擾湖湘
窺留都以斷南北收闕廣以益軍資若不卽為控制急遣重兵必將噬臍無及又照撫州府知
府陳槐臨江府知府戴德孺贛州府知府邢珣袁州府知府徐璉寧都縣知縣王天與豐城縣
知縣顧必新淦縣知縣李美奉新縣知縣劉守緒泰和縣知縣李楫南安府同知朱憲贛州府

同知夏克儀龍泉縣知縣陳允諧及閩省各官今見在者乞 敕吏部就於其中推補本省方面知府兵備等官庶可速令供職其有城守之責者亦各量陞職銜重其權勢使可展布又照南贛軍餉惟資鹽商諸稅近因戶部奏革顧募之兵無所仰給悉已散遣今未兩月即遇此變復欲召募將倚何資輒復遵依 勅旨便宜事理仍舊舉行然亦緩不及濟必須先於兩廣積儲軍餉數內量借一十餘萬庶幾軍眾可集地方有賴 國難可平緣係飛報地方謀反重情事理為此具本專差舍人來儀親齎謹題請 旨

再報謀反疏

十四年六月二十一日

節該欽奉

敕福州三衛

云

緣係飛報地方謀反重情事理為此具本先於本月十九日專

差舍人來儀奏報外但叛黨方盛恐中途為所攔截合再具本專差舍人任光親齎謹題請 旨

乞便道省葬疏

十四年六月二十一日

臣以父老祖喪屢疏乞休未蒙憐准近者奉 命扶疾赴閩意圖了事即從此地冒罪逃歸旬

日之前亦已具 奏不意行至半途遭值盜府反叛此係 國家大變臣子之義不容舍之而

去又闔省撫巡方面等官無一人見在者天下事機間不容髮故復忍死暫留於此為牽制攻

討之圖俟 命師之至即從初心死無所避臣思祖母自幼鞠育之恩不及一面為訣每一號

慟割裂昏殞日加尪瘠僅存殘喘母喪權厝祖墓之側今葬祖母亦欲因此改葬臣父衰老日

甚近因祖喪哭泣過節見亦病臥苦廬臣今扶病驅馳兵革往來於廣信南昌之間廣信去家

不數日欲從其地不時乘間抵家一哭略為經畫葬事一省父病臣區區報國血誠上通於天不辭滅宗之禍不避形跡之嫌冒非其任以勤國難亦望朝廷鑒臣之心不以法例繩縛使臣得少伸烏鳥之痛臣之感恩死且圖報槍擗哀控不知所云緣係懇乞天恩便道省葬事理為此具本奏聞

奏聞宸濠偽造檄榜疏

十四年七月初五日

正德十四年七月初一日據吉安府知府伍文定申准領哨通判楊昉千戶蕭英在於墨潭地方捉獲盜府齋檄榜官趙承芳等二十員名解送到臣看得檄榜妄言惑眾譏訕主上當即毀裂又以事合聞奏隨即固封以進審據趙承芳供係南昌府學教授六月十三日盜府生日次日各官謝宴突起反謀殺死孫都御史許副使囚死黃參議馬主事其餘大小職官脅從不遂者俱被監禁追奪印信放囚劫庫邀截兌米分遣通寇四散標掠聲言要取南京就往北京十六日親出城外迎取安福縣舉人劉養正十七日迎取致仕都御史李士實該入府內號稱軍師太師名目二十一日將原禁各官放回各司差人看守二十二日令承芳并參政季敷代齋偽檄榜文赴豐城吉安贛州南安并王都御史及廣東南雄等處俱各不寫正德年號止稱大明已卯歲比承芳等不合怕死及因妻子被拘旗校管押只得依聽齋至墨池地方蒙本院防哨官兵將承芳等拏獲隨審季敷供係先任南安府知府近陞廣西參政裝帶家小由水路赴任行至省城適遇盜王生日傳令慶賀次日隨眾謝宴變起倉卒俱被監禁比敷自分死

國因妻女在船寫書令妻要死夫女俱死母後因看守愈嚴求死不遂二十一日放回本船
情死良久方甦二十二日又將妻女拘執急呼數進府將前偽檄榜差旗校十二人督押數與
承芳代齋數計欲投赴軍門脫身報効不期官兵執送前來等因案照先為飛報地方謀反重
情事已經二次差人具奏去後今審據前因參照盜王不守藩服敢此稱亂睥睨神器指斥乘
輿擅殺大臣放囚劫庫稔不韙之罪犯無將之誅致仕都御史李士實恩遇四朝實託心膂舉
人劉養正舊假恬退之名新叨錄用之典今皆反面事讐為之出謀發慮既同狗彘之行難追
斧鉞之誅參政季敷教授趙承芳義未決於舍生令已承於捧檄但暴虐之威恐動於中鷹犬
之徒鈴制於外在法固所當罪據情亦有可憫除將趙承芳季敷監禁一面檄召兵民隨機應
變竭力討賊一應事宜陸續奏聞處置外臣聞多難興邦殷憂啟聖陛下在位一十四年
屢經變難民心騷動尚爾巡遊不已致宗室謀動干戈冀竊大寶且今天下之覬覦豈
特一盜王天下之奸雄豈特在宗室言念及此慄骨寒心昔漢武有輪臺之悔而天下向治唐
德宗下奉天之詔而士民感泣伏望皇上痛自刻責易轍改絃罷出奸諛以回天下豪傑之
心絕迹巡遊以杜天下奸雄之望定立國本勵精求治則太平尚有可圖羣臣不勝幸甚為
此具本并將偽檄一紙封固專差舍人秦沛親齎謹題請旨

留用官員疏

十四年七月初五日

照得江西盜府謀反據城練兵分兵攻劫四方面官員有操戈向闕之勢此君父之大難

臣子憤心之日也臣在吉安地方調兵討賊四路阻絕並無堪用官員適遇 欽差兩廣清軍御史謝源刷卷御史伍希儒各赴京復命道經該府不能前進各官奮激思効力討賊以報朝廷臣亦思軍務緊急各官俱有印 敕方便行事遂留軍前同心戮力經濟大難待事宐之日赴京復 命緣係留用官員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請 旨

江西捷音疏

十四年七月三十日

照得先因宐王圖危 宗社興兵作亂已經具奏請兵征剿外隨看得宐王陰謀不軌已將十年畜養死士二萬餘人招誘四方盜賊渠魁亦以萬數舉事之日復驅其護衛黨與并脅從之徒又六七萬人虐焰張熾臣以百數疲弱之卒勢不敢輕舉驟進乃退保吉安姑為牽制之圖時遠近軍民劫於宐王之積威道路以目莫敢出聲臣一面督率吉安府伍文定等調集軍民兵快召募四方報効義勇之士會計一應解留錢糧支給糧賞造作軍器戰船 奏留公差回任監察御史謝源伍希儒分職任事一面約會該府鄉官先任右副都御史致仕王懋中養病痊可編修鄒守益刑部郎中曾直評事羅僑丁憂監察御史張釐山先任浙江僉事今赴部調用劉藍省親進士郭持平軍門參謀驛丞王思季中先任福建按察使致仕劉遜先任參政致仕黃繡先任嘉興府知府閒住劉昭等相與激發忠義譬諭禍福移檄遠近布 朝廷之深仁暴宐王之罪惡於是豪傑響應人始思奮區畫旬日官兵稍稍四集時宐王聲言先取南京臣慮南京尚未有備恐一時為彼所襲乃先張疑兵於豐城示以欲攻之勢故宐王先遣兵

出攻南康九江諸處而自留居省城以禦臣至是七月初二日探知臣等兵尚未集乃留兵萬餘屬其心腹宗支郡王儀賓內官并偽授都督都指揮等官使守江西省城而自引兵向闕臣晝夜促各郡兵期以本月十五日會臨江之樟樹而身督知府伍文定等兵徑下於是知府戴德孺引兵自臨江來知府徐璉引兵自袁州來知府邢珣引兵自贛州來通判胡堯元童琦引兵自瑞州來通判譚儲推官王暉徐文英新淦知縣李美泰和知縣李楫寧都知縣王天與萬安知縣王冕亦各以其兵來赴十八日遂至豐城分布哨道使知府伍文定為一哨攻廣潤門入知府邢珣為二哨攻順化門入知府徐璉攻惠民門入知府戴德孺攻永和門入通判胡堯元童琦攻章江門入知縣李美攻德勝門入都指揮余恩攻進賢門入通判譚儲推官王暉知縣李楫王天與王冕等各以其兵乘七門之變傍夾攻擊以佐其勢是日得謀報寧王伏兵千餘於新舊墳廠以備省城之援臣乃遣奉新知縣劉守緒典史徐誠領兵四百從間道夜襲破之以搖城中十九日發市汭臣乃大誓各軍申布 朝廷之威再暴寧王之惡約諸將一鼓而附城再鼓而登三鼓而不克誅伍四鼓而不克斬將已誓莫不切齒痛心踴躍激憤薄暮齊發二十日黎明各至信地先是城中為備甚嚴滾木灰瓶火礮石弩機毒之械無不畢具及臣所遣兵已破新舊墳廠敗潰之卒皆奔告城中城中已驚懼至是復聞我師四面驟集皆震駭奪氣我師乘其動搖呼譟並進梯縵而登城中之兵土崩瓦解皆倒戈退奔城遂破擒其居守宜春王拱櫛及偽太監萬銳等千有餘人寧王宮中眷屬聞變縱火自焚延及居民房屋臣當

令各官分道救火撫定居民散釋脅從封府庫謹關防搜獲原被劫收大小衙門印信九十六顆三
司脅從官布政使胡濂參政劉斐參議許效廉副使唐錦僉事賴鳳都指揮王玘等皆自首投
罪除將擒斬功次發御史謝源伍希儒權令審驗紀錄一應事宜查審明白陸續具奏及一
面分兵四路追躡孟王向往相機擒勦另行奏報外竊照孟王逆焰熏天眾號一十八萬屠
城破郡遠近震懾今其猖獗已一月有餘而四方赴難之師尚未有一人應者前項領哨各官
及監軍御史本主養病丁憂致任等官皆從臣起於顛沛危急之際并心協謀倡率義勇陷陣
先登以克破此堅城據其巢穴此雖臣子職分當然亦其激切痛憤之本心但當此物情睽貳
動搖之日非賞罰無以鼓士氣今逆賊殺人如草芥又挾其厚貨賞賚所及一人動以千萬伏
願皇上處變從權速將前項各官量加陞賞以勵遠近事勢難為之日覆宗滅族之禍臣且
不避况敢邀邀賞之嫌乎緣係捷音事理為此具本專差千戶詹明親齎謹具題 知

擒獲宸濠捷音疏

十四年七月三十日

照得先因孟王圖危 宗社興兵作亂已經具奏請兵征勦外隨看得孟王虐焰張熾臣以百
數疲弱之卒未敢輕舉驟進乃退保吉安姑為牽制之圖時遠近軍民劫於孟王之積威道路
以目莫敢出聲臣一面督率吉安府知府伍文定等調集軍民兵快召募四方報効義勇之士
奏留監察御史謝源伍希儒分職任事一面約會該府鄉官都御史王懋中編修鄒守益郎中
曾直評事羅僑監祭御史張鼐山僉事劉監進士郭持平參謀驛丞王思季中按察使劉遜參

政黃繡知府劉昭等相與激發忠義移檄遠近布 朝廷之深仁暴盜王之罪惡於是豪傑響
應人始思奮時盜王聲言先取南京臣慮南京尚未有備恐為所襲乃先張疑兵於豐城示以
欲攻之勢故盜王先遣兵出攻南康九江而自留居省城以禦臣至七月初二日探知臣等兵
尚未集乃留兵萬餘使守江西省城而自引兵向 闕臣晝夜促兵期以本月十五日會臨江
之樟樹而身督知府伍文定等兵徑下於是知府戴德孺徐璉邢珣通判胡堯元童琦談儲推
官王暉徐文英知縣李美李楫王天與王冕各以其兵來赴十八日遂至豐城分哨道使知府
伍文定等進攻廣潤等七門是日得諜報盜王伏兵千餘於新舊墳廠以援省城臣乃遣奉新
知縣劉守緒等從間道夜襲破之以搖城中十九日發市汊大誓各軍申布 朝廷之威再暴
盜王之惡莫不切齒痛心踴躍激憤薄暮齊發二十日黎明各至信地先是城中為備甚嚴滾
木灰瓶火炮機械無不畢具臣所遣兵已破新舊墳廠敗潰之卒皆奔告城中城中皆已驚懼
至是復聞我師四面驟集益震駭奪氣我師乘其動搖呼譟並進梯絙而登城中之兵皆倒戈
退奔城遂破擒其居首宜春王拱樛及偽太監萬銳等十有餘人盜王宮中眷屬聞變縱火自
焚延及居民房屋臣當令各官分道救火散釋脅從封府庫謹關防以撫軍民除將擒斬功次
發御史謝源伍希儒權令審驗紀錄及一面分兵四路追躡盜王向往相機擒勦於本月二十
二日已經具題外當於本日據謀報及據安慶逃回被虜船戶十餘人報稱盜王於十六日攻
圍安慶未下自督兵夫運土填塹期在必討是日有守城軍門官差人來報贛州王都堂已引

王文公全集
兵至豐城城中軍民震駭乞作急分兵歸援寧王聞之大恐即欲回舟因太師李士實等阻勸以為必須徑往南京既登大寶則江西自服寧王不應次日遂解安慶之圍移兵泊阮子江會議先遣兵二萬歸援江西寧王亦自後督兵隨來等因先是臣等駐兵豐城眾議安慶被圍宜引兵直趨安慶臣以九江南康皆已為賊所據而南昌城中數萬之眾精悍亦且萬餘食貨充積我兵若抵安慶賊必回軍死關安慶之兵僅僅自守必不能援我於湖中南昌之兵絕我糧道而九江南康之賊合勢撓躡四方之援又不可望事難圖矣今我師驟集先聲所加城中必已震懼因而并力急攻其勢必下已破南昌賊先破膽奪氣夫其根本勢必歸救如此則安慶之圍自解而寧王亦可以坐擒矣至是得報果如臣等所料當臣督同領兵知府會集監軍及倡義各鄉官等官議所以禦之之策眾多以寧王兵勢眾盛氣焰所及有如燎毛今四方之援尚未有一人至者彼憑其憤怒悉眾并力而卒於我勢必不支且宜斂兵入城堅壁自守以待四鄰之援然後徐圖進止臣以寧王兵力雖強軍鋒雖銳然其所過徒恃焚掠屠戮之慘以威劫遠近未嘗逢大敵與之奇正相角所以鼓動扇惑其下者全以進取封爵之利為說今由未旬月而輒退歸士心既已携沮我若先出銳卒乘其情歸要迎掩擊一挫其鋒眾將不戰自潰所謂先人有奪人之氣攻瑕則堅者瑕也是日撫州府知府陳槐兵亦至於是遣知府伍文定邢珣徐璉戴德孺合領精兵五百分道並進擊其不意又遣都指揮余恩以兵四百往來湖上以誘致賊兵知府陳槐通判胡堯元童琦談儲推官王暉徐文英知縣李美等棹王冕王猷劉

守緒劉源清等使各領兵百餘四面張疑設伏候伍文定等兵交然後四起合擊分布既定臣乃大賑城中軍民慮宗室郡王將軍或為內應生變親慰諭之以安其心又出給告示凡脇從皆不問雖嘗受賊官爵能逃歸者皆免死斬賊徒歸降者給賞使內外居民及鄉道人等四路傳播以解散其黨二十三日復得諜報寧王先鋒已至樵舍風帆蔽江前後數十里不能計其數臣乃分督各兵乘夜趨進使伍文定以正兵當其前余恩繼其後邢珣引兵繞出賊背徐璉戴德孺張兩翼以分其勢二十四日早賊兵鼓譟乘風而前逼黃家渡其氣驕甚伍文定余恩之兵佯北以致之賊爭進趨利前後不相及邢珣之兵前後橫擊直貫其中賊敗走文定恩督兵乘之璉德孺合勢夾攻四面伏兵亦呼譟並起賊不知所為遂大潰追奔十餘里擒斬二千餘級落水死者以萬數賊氣大沮引兵退保八字牋賊眾稍遁散寧王震懼乃身自激厲將士賞其當先者以千金被傷者人百兩使人盡發九江南康守城之兵以益師是日建昌知府曾璵引兵亦至臣以九江不破則湖兵終不敢越九江以援我南康不復則我兵亦不能踰南康以躡賊乃遣知府陳槐領兵四百令饒州知府林城之兵乘閒以攻九江知府曾璵領兵四百合廣信知府周朝佐之兵乘閒以取南康二十五日賊復并力盛氣挑戰時風勢不便我兵少卻死者數十人臣急令人斬取先卻者頭知府伍文定等立於銃礮之間火燎其鬚不敢退奮督各兵殊死並進礮及寧王舟寧王退走遂大敗擒斬二千餘級溺水死者不計其數賊復退保樵舍連舟為一陣盡出其金銀以賞士臣乃夜督伍文定等為火攻之具邢珣擊其左徐

璉戴德孺出其右余恩等各官分兵四伏期火發而合二十六日寧王方朝羣臣拘集所執三司各官責其閒以不致死力坐觀成敗者將引出斬之爭論未決而我兵已奮擊四面而集大及寧王副舟眾遂奔散寧王與妃嬪泣別妃嬪宮人皆赴水死我兵遂執寧王并其世子郡王將軍儀賓及偽大師國師元帥參贊尚書都督都指揮千百戶等官李士實劉養正劉吉屠欽王綸熊瓊盧珩羅璜丁饋王春吳十三凌十一秦榮萬江劉勳何鏗王信吳國七火信等數百餘人被執脇從宮大監王宏御史王金主事金山按察使楊璋僉事王疇潘鵬參政程果布政梁辰都指揮如文馬驥白昂等擒斬賊黨三千餘級落水死者約三萬餘棄其衣甲器仗財物與浮尸積聚橫亘若洲焉於是餘賊數百艘四散逃潰臣復遣各官分路追勦毋令逸入他境為患二十七日及之於樵舍大破之又破之於吳城擒斬復千餘級落水死者殆盡二十八日得知府陳槐等報亦各與賊戰於沿湖諸處擒斬各千餘級臣等既擒寧王而入闔城內外軍民聚觀者以數萬懽呼之聲震動天地莫不舉首加額直若解倒懸之苦而出於水火之中也除將寧王并其世子郡王將軍儀賓偽大師國師元帥都督都指揮等官各另監羈候解被執脇從等官并各宗室別行議奏及將擒斬俘獲功次一萬一千有奇發御史謝源伍希儒暫令審驗紀錄另行造冊繳報外照得臣節該欽奉勅諭但有盜賊生發即便嚴督各該兵備守備守巡併各軍衛有司設法調兵勦殺其管領兵快人等官員不問文職武職若在軍前違期併逗遛退縮者俱聽以軍法從事生擒盜賊鞫問明白亦聽就行斬首示眾斬獲賊級行

令各該兵備守巡守備官即時紀驗明白備行江西按察司造冊繳報查照事例陞賞激勸欽此及淮兵部題稱今後但草賊生發事情緊急該管官司即便依律調撥官軍乘機勦捕應合會捕者亦即調發策應等因節奉 欽依備咨前來又節該奉 勅如或江西別府報有賊情緊急移文至日爾亦要及時遣兵策應毋得違誤欽此俱經欽遵外竊照寧王丞淫奸暴腥穢彭聞賊殺善類利害細民數其罪惡世所未有不軌之謀已踰一紀積威所劫遠被四方士夫雖在千里之外皆敵目搔手莫敢論其是非小人雖在幽僻之中且吞聲飲恨不敢訴其冤抑兼又招納叛亡誘致劇賊渠魁如吳十三凌十一之屬牽引數千餘眾召募四方武藝驍勇力能拔樹排闥者亦萬有餘徒又使其黨王春等分齎金銀數萬陰置奸徒於滄州淮揚山東河南之間亦各數十比其起事之日從其護衛姻族連其黨與朋私驅脇商旅軍民分遣其官屬親睦使各募兵從行者數千少者數百帆檣蔽江眾號一十八萬其從之東下者實亦不下八九萬餘且又矯稱 密旨以脇制遠近偽傳檄諭以搖惑人心故其舉兵倡亂一月有餘而四方震懼畏避皆謂其大事已定莫敢抗義出身與之爭衡從事抱節者僅堅城而自守忠憤者惟集兵以俟時非知謀忠義之不足其氣餒使然也臣以孱弱多病之質才不逮於凡庸知每失之迂繆當茲大變輒敢冒非其任以行旅百數之卒起事於顛沛危疑之中旬月之間遂能克復堅城俘擒元惡以萬餘為合之兵而破強寇十萬之眾是固 上天之陰騭 宗社之默祐 陛下之威靈而廟廊謀議諸臣消禍於將萌而預為之處見幾於未動而潛為之制改

臣提督使得扼制上流而凜然有虎豹在山之威申明律例使人自為戰而翕然有臂指相使之形勅臣以及時策應不限以地而隱然有常山首尾之勢故臣得以不俟 詔旨之下而調集數郡之兵數郡之民亦不待 詔旨之督而自有以赴 國家之難長驅越境直搗窮追不以非任為嫌是乃伏至險於無形之中藏不測於常制之外人徒見譬矣之多獲而不知王良之善御有以致之也然則今日之舉廟廊諸臣預謀早計之功其又孰得而先之乎及照御史謝源伍希儒監軍督哨謀畫居多倡勇宣威勞苦備嘗領哨知府伍文定邢珣徐璉戴德孺陳槐曾璵林城周朝佐署都指揮僉事余恩分哨通判胡堯元童琦談儲推官王暉徐文英知縣李楫李美王冕王軾劉源清劉守緒傅南喬隨哨通判楊昉陳旦指揮麻璽高睿孟俊知縣張淮應恩王庭顧似萬士賢馬津等雖効績輸能亦有等列然皆首從義師爭赴 國難協謀并力共收全功其間若伍文定邢珣徐璉戴德孺等冒險衝鋒功烈尤懋鄉官都御史王懋中編修鄒守益御史張鼐山郎中曾直評事羅僑僉事劉藍進士郭持平驛丞王思季中按察使劉遜參政黃繡知府劉昭等仗義興兵協張威武運籌畫策輔折衝以上各官功勞雖在尋常征勦亦已甚為難得况當震恐搖撼四方知勇莫敵一膺其鋒而各官激烈忠憤捐身殉 國乃能若此伏愿 皇上論功朝錫之餘普加爵賞旌擢以勸天下之忠義以勵將來之懦怯仍 詔示天下使知奸雄若寧王者蓄其不軌之謀已十有餘年而發之旬月輒就擒滅于以見天命之有在神器之不可窺以定天下之志尤願 皇上罷息巡幸建立 國本端拱勵精以

承 宗社之洪休以絕奸雄之覬覦則天下幸甚臣等幸甚緣係提督事理為此具本專差千戶王佐親齎謹具題 知

奏聞 益王助軍餉疏 十四年七月三十日

近蒙 益府長史司呈該本司啟案查益藩有變已經改行外今照見奉提督都御史王 案驗內稱本院已於七月初九日領兵前往豐城縣市汭等處任劄刻日進攻省城牌差百戶楊銳前來建昌府守取掌印官親自統兵毋分日夜兼程前進期本月十五十六日俱赴軍門面授約束并勢追勦及照知府曹瑛報稱即日領兵起程前赴軍門聽調進攻等因看得 國家之事莫大於戎今益藩不軌驚動多方提督都御史等官倡義協謀進攻憤忠思勸上以紓朝廷南顧之憂下以解生民荼毒之苦況我 殿下 國朝分封至親理宜助餉軍門共紓

國難具本啟奏 令旨發銀一千兩差官胡敬儀衛副陸澄書辦官并祈校官等前去提督軍

務王都御史處揭賞敬此敬遵除將銀兩差官管送前來外合行備由呈乞施行等因到臣為照益王謀叛稔釁多年積威所劫無不萎靡况其舉事之初擅殺重臣眾號一十八萬肆然東

下雖平日士夫號稱忠義莫敢指斥今 益王殿下迺心 宗社出私帑以給軍餉非忠義憤發急於討賊豈能倡言助正以作興軍士之氣如此伏望 皇上特 勅獎勵以激宗室之義

以永 益王殿下為善之心以夾輔 帝室天下臣民不勝幸甚除將原發白銀一千兩唱名給散軍士外緣係 宗室出私帑以給軍餉事理為此具本請 旨

早災疏 十四年七月三十日

據吉安等一十三府所屬廬陵等縣各申稱本年自三月至於秋七月不雨禾苗未及生發盡行枯死夏稅秋糧無從辦納人民愁嘆將及流離理合申乞轉達寬免等因到臣節差官吏老人踏勘委自三月以來雨澤不降禾苗枯死續該盜王謀反乘釁鼓亂傳布偽命優免租稅小人惟利是趨洵思亂臣因通行告示許以奏聞優免稅糧諭以臣子大義申 祖宗休養之德澤暴盜王誅求無厭之惡由是人心稍稍安集背逆趨順老弱居守丁壯出征團保饋餉邑無遺戶家無遺夫就使雨暘時若江西之民亦已廢耕耘之業事征戰之苦况軍旅乾旱一時併作雖富室大戶不免饑饉下戶小民得無轉死溝壑流散四方乎設或饑寒所迫徵輸所苦人自為亂將若之何如蒙乞 勅該部暫將江西正德十四年分稅糧通行優免以救殘傷之民以防變亂之階伏望 皇上罷冗員之俸損不急之賞止無名之徵節用省費以足軍國之需天下幸甚

請止 親征疏 十四年八月十七日

正德十四年八月十六日准兵部咨該本部等衙門題內開南京守備參贊官連奏十分緊急軍情相應急為議處合無請 命將官一員掛平賊將軍印充總兵官關領符驗旂牌挑選各營精銳官軍三千餘名各給賞賜銀兩布疋交兌正馱馬匹關給軍火器械上緊前去南京相機戰守再有的報就便會合各路人馬征進再請 勅都御史王守仁選調堪用官軍民快親

自督領於江西東南要路住劄把截相機行事仍委浙江布政司左參政閔楷選募處州民兵統領定擬住劄地方聽調策應勦捕再請 勅一道齎付都御史王守仁不妨提督軍務原任兼巡撫江西地方前項所報軍情如果南京守備差人體勘再有的報聽前項領軍官出給榜文告示偏發江西地方張掛傳說曉諭但有能聚集義兵擒殺反逆賊犯者量其功績大小封拜侯伯及陞授都指揮千百戶等官世襲賊夥內有能自相擒斬首官者與免本罪具奏定奪等因具題節該奉 聖旨這江西盜王謀為不法事情重大你部裏既會官議處傳當朕當親率六師奉 天征討不必命將王守仁暫且准行欽此欽遵備咨到臣案查王為飛報地方謀反重情事屬者盜王宸濠殺害守臣舉兵謀逆臣於六月十九日具本奏 聞之後調集軍兵擇委官屬激勵士氣振揚武勇七月二十日先攻省城墟其巢穴本月二十四日兵至鄱陽湖與賊連日大戰至二十六日宸濠遂已就擒謀黨李士實等賊首凌十一等俱已擒獲賊從俱已掃蕩閩廣赴調兵士俱已散還地方驚擾之民俱已撫帖臣一念忠憤誓不與賊共生而迂疎薄劣之才實亦何能辦此是皆 祖宗在天之靈我 皇上聖武之懋昭本兵謀略之素定官屬協力士卒用命所致臣已節次具本 奏報外竊惟宸濠擅作辟威虐焰已張于遠睥睨 神器陰謀久蓄於中招納叛臣 輦轂之動靜探無遺迹廣致姦細臣下之奏白百無一通發謀之始逆料 大駕必將親征先於沿途伏有姦黨期為博浪荆軻之謀今逆不旋踵遂已成擒法宜解赴 關門式昭天討然欲付之部下各官押解誠恐舊所潛布之徒尚有存者

乘隙竊發或致意外之虞臣死且有遺憾况平賊獻俘固 國家之常典亦臣子之職分臣謹
於九月十一日親自量帶官軍將宸濠并逆賊情重人犯督解赴 闕外緣係獻俘誠以昭
聖武事理為此具本專差舍人金昇親齎謹具題 知

奏留朝覲官疏

十四年八月十七日

正德十四年八月十六日臣駐軍江西省城據各領哨知府吉安府伍文定贛州府邢珣袁州
府徐連臨江府戴德孺撫州府陳槐饒州府林城廣信府周朝佐建昌府曾璵連名呈稱正德
十五年正月初一日例應朝 覲近因盜王謀反蒙臣督委各職并各縣掌印正官領兵征討
今雖掃平尚留在省防禦及安輯地方未得回任其各縣掌印官雖未曾領兵緣各在任防禦
城池措辦糧餉况布按二司及南昌府知府鄭獻瑞州府宋以方俱自本年六月內先被拘執
未經復職管事南康九江二府亦被殘破近方收復前項文冊多未成造緣查舊規行期在即
恐致遲誤合行呈乞 奏 知及通行各府州縣將冊造完行委佐貳守領官員齎繳應朝及布
按二司亦乞裁處施行等因到臣據此為照三年述職係 朝廷大典例該掌印正官赴京應
朝但今叛亂雖平地方未輯徵調尚存瘡痍之民須撫旱荒猶熾意外之患當防况各官在省方
圖防守之規未有遷任之日若不查例奏留未免 顧此失彼後悔無及合准所呈欲候奏請
命下之日行令各府州縣佐貳首領官齎冊應朝復恐遲誤除一面通行各府州縣造冊完備
行委佐貳首領官依期啟行其布按二司候有新任官員及南昌府行見在通判陳旦各造冊

赴朝其九江南康府縣并南康新建二縣委係官俱戴罪聽候吏部徑自裁處外緣係朝觀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請 旨

奏聞

准王助軍餉疏

十四年八月十七日

近該 准府長史司呈該本司啟案查宣藩有變已經啟行外今照見奉提督都御史王 案驗內稱本院已於七月初九日領兵前往豐城縣市汶等處任劄刻日進攻省城牌差百戶任全善前來饒州府守取掌印官親自統兵毋分日夜兼程前進期本月十五十六日俱赴軍門面授約束并勢追勦及照知府林城報稱即日領兵起程前赴軍門聽調進攻等因看得宣王敢為逆謀肆奸天紀提督都御史王 首倡忠義作率智勇身任國家之急事關 宗社之虞殿下藩翰之親憂心既切饋餉之助於理為宜具本啟奉 今旨長史司將發下銀伍百兩差官胡祥等速齋前去少資提督軍門之用敬此敬遵除將銀兩差官管送前來外合行備由呈乞施行等因到臣照得先該 益府出帑餉軍助義効忠已經具題外今准王殿下亦能不靳私帑以助軍餉良由身同休戚之情心切門庭之寇所致伏望 皇上特勅獎勵以彰 准王殿下助正之心以為宗藩為善之勸天下臣民不勝幸甚

恤重刑以實軍伍疏

十四年八月二十五日

據江西按察司呈據本司經歷司呈蒙巡按兩廣監察御史謝源伍希儒各紙牌前事俱奉本院送發犯人裴良輔等二百六十六名轉送本司問報等因依蒙問得犯人裴良輔招係南昌

府新建縣三十二都民納粟監生給假在家正德九年日月不等與同在官南昌前左二衛
舍餘楊滋楊富軍餘董俞周太貴及指揮何鐘等家人何祥曹成等各不合出入王府生事害
人向未事發正德十四年六月十四日宣王謀反良輔與楊滋等各因畏懼宣王威惡各不合
知情從逆做兵領受贖費銀二兩米一石跟同前去安慶等處攻打城池各將銀米費用訖於
七月十二等日行至湖口等縣思係叛逆懼怕官兵就行四散逃回各被南昌等府縣統兵知
府等官并地方人等陸續拏獲解赴提督王都御史處蒙將良輔等一百八十四名轉送謝御
史將夏景周大貴熊受等八十二名轉送伍御史俱發按察司審問蒙將良輔等研審前情明
白取問罪犯楊滋等二百六十五名各招與袁良輔楊滋楊富王偉夏景黃俞周大貴何祥曹
成丁進受楊慶童楊貴徐七萬羊七徐四保孫任保周江胡勝福朱滋養宋貴王明熊明秦
蘭王仲鑑張雄朱其添喜蕭崇真朱祥彭隆保徐仕貴郭宣舒鑾萬岳肅述羅俊江潮漢魏鳳
萬三羅秀熊福蕭曰貴蕭勝雷天富蕭文尹天受胡進保李鑾鄭鳳黃信劉勝殷醮仔甘奇余
福童郭進福沈仕英李洪珊許鳳李景良江鑾江仁李欽鄧倫胡福受譚黑仔趙正七朱環二
鄒秋狗陳良二聶景祥魏中華王福李壽余珏王貫劉松牛才陳珂陳興陳釗劉添鳳余似虎
甘朴謝天鳳鄭貴沈昌容萬清向楚秀郭鑾丁勝福萬全龔受熊六保陳諫何晚仔王杰一王
琪胡宣楊正曾受王鳳王明雷清皮志淵鄒奎高馮軒四毛守松熊天祥李伯錦楊子秀陳天
一廖進祥魏紹魏天孫吳富陳昭弟李伯奇姜福廖奇四夏夏奇陳善五羅勝七郭謹羅壘朱

長子陳瑞竹漢王寬江天友陳良善名一陳子政廬蕭勝馬龍陳大倫陳子偷李錢陳九信徐
義徐劉劉儀熊孟華王尚文王天爵傅十三徐受萬奇趙仕奇鄭朴馮軒二馮進祿周孟貞周
江劉朋唐朝賢歐陽南馬興周興王毛子泰進興羅興李保一萬元林二十八馬爵張進孫高
四譚受吳俊萬鍾熊守貴錢龍胡通金萬春曹大喻欽劉後濟胡二王世通魏友子楊章熊祿
熊剋名童保子全景陳四保許虎保熊受蕭文榮楊廷貴羅富丁闕保江仕言劉貴丁朋歐陽
正王引弟熊富唐天祿王貴周受邛松胡秀李福洪江曾興邛桂劉鎮鄧山蕭清夏勝四夏由
孫甘繼張錦謝魯仙熊華謝鳳夏龍豐奇陸仲英余勝虎李進胡勝阮天祥張全彭天祥洪經
仔徐受樂福張奇馮進隆馮詔馮喜子楊焯揭文興萬孔湖易忠黃延曹天右徐大貴蕭曰高
蕭曰廣李鑾吳顯二李貴陳英陳昇李勝祖蕭天佐陸九成郭欽楊順丁祖李萬杜楊鑾裴富
楊黃子吳文張鑾方燦萬天鑾胡進童黃勝德淙祖唐歷所犯除不應輕罪外合依謀反知情
故縱者律斬決不待時但盜王平昔威惡慘毒上下人心罔不震懾各犯從逆雖是可惡原情
終非得已及照南昌所衛軍餘多係脇從被殺見今軍伍缺人合無將各犯免其前罪俱編發
本衛永遠充軍庶使情法交申衛所填實呈詳到臣參看得表良輔等俱曾從逆應該處斬但
該司參稱盜王平昔威惡慘毒上下人心罔不震懾據法在所難容原情亦非得已宥之則失
于輕處斬似傷于重合無俯順輿情乞 勅該部查照酌量或將各犯免其死罪令其永遠充
軍不惟情法得以兩盡抑且軍伍不致缺人緣係恤重刑以實軍伍事理為此具本請 旨

處置官員署印疏

十四年八月二十五日

照得先因盜王圖危 宗社興兵作亂劫奪江西都布按三司并南昌府縣大小衙門印信臣隨調集各府官軍民快於本年七月二十日攻復省城當於府內搜獲前項印信共計一百六顆到臣收候已經稟報外今照盜王已擒餘黨誅戮地方幸已稍寧所有三司府縣衙門俱係錢糧刑名軍馬城池等項重務關涉匪輕况今兵亂之後人民困苦不可一日缺官幹辦撫輯但三司等官俱係被脅有罪人數若待別除官員到日非惟人心惶惑抑且事無統紀臣遵照欽奉 勅諭便宜事理將三司印信布政司暫令布政使胡濂按察司暫令按察使楊璋又戴罪護管隨該新任叅議周文光按察使伍文定先後到任各已替管外其都司暫令都指揮馬驥提學道關防令副使唐錦南昌道印信令僉事王疇南昌府印信令知府鄭瓛南新二縣印信令知縣陳大道鄭公奇各戴罪暫且管理外及照南昌前左二衛并各撫所衙門印信俱各無官管理除用木匣收盛封發按察司仍候事寧有官之日該司徑發掌管外緣係處置官員署印以安地方事理為此具本題 知

二乞便道省窆疏

十四年八月二十五日

照得先准吏部咨該臣奏稱以父老祖喪屢疏乞休未蒙 憐准近者奉 命扶疾赴闕意圖了事即從彼地冒罪逃歸旬日之前亦已具奏不意行至中途遭值盜匪反叛係 國家大變臣子之義不容舍之而去又聞省撫巡方面等官無一人見在者天下事機閒不容髮故復忍

死暫留於此而為牽制攻討之圖俟 命帥之至即從初心死無所避臣思祖母自幼鞠育之恩不及一面為訣每一號慟割裂昏殞日加疴瘠僅存殘喘母喪權厝祖墓之側今壘祖母亦欲因此改壘臣父衰老日甚近因祖喪哭泣過節見亦病卧苦廬臣今扶病驅馳兵車往來於廣信南昌之間廣信去家不數日欲從其地不時乘間抵家一哭略為經畫葬事一省父病臣區區報 國血誠上通於天不辭滅宗之禍不避形迹之鍊冒非其任以勤 國難亦望 朝廷鑒臣此心不以法例繩下使臣得少伸烏烏之痛臣之感恩死且圖報槍擲哀控不知所云等因具本奏奉 聖旨王守仁奉命巡視福建行至豐城一聞宸濠反叛忠憤激烈即便倡率所在官司起集義兵合謀勒殺氣節可嘉已有 旨著督兵討賊兼巡撫江西地方所奏省親事情待賊平之日來說該部知道欽此備咨到臣除欽遵外近照宣王逆黨皆已仰賴 皇上神武廟堂神算悉就擒獲地方亦已平靖百姓室家相慶得免徵調之苦復有更生之樂莫不感激 洪恩沾被德澤獨臣以父病日深母喪未壘之故日夜哀苦憂疾轉劇犬馬驅馳之勞不足齒錄而烏烏迫切之情實可矜憫已蒙前 旨許待賊平之日來說故敢不避斧鉞復伸前請伏望 皇上仁覆曲成容臣暫歸田里一省父病經紀葬事臣不勝哀懇苦切祈望之至

處置從逆官員疏

十四年八月二十五日

正德十四年七月二十三日據南昌府知府鄭瓚自宣王賊中逃出投到本月二十六日又據領兵官臨江府知府戴德孺等臨陣奪獲先被宣王脅去巡按監察御史王金戶部公差王事

金山左布政使梁宸參政程杲按察使楊璋副使賀銳僉事王疇潘鵬都指揮同知馬驥許清都指揮僉事白昂守備南贛都指揮僉文邦文并脅從用事參政王綸及據先被脅從令赴九江用事僉事師夔先被脅從賊敗脫走鎮守太監王宏各投送到臣照得先因宣王宸濠於六月十四日殺害巡撫右副都御史孫燧副使許達將各官綁縛迫脅時臣奉命福建勸事行至豐城聞變願惟地方之責雖職各有專而亂賊之討實義不容避遂連夜奔還吉安督同知府伍文定等調集南贛等府軍兵捐軀進剿至七月二十日攻破省城搗其巢穴隨有被脅在城右布政使胡濂參政劉斐參議許效廉副使唐錦僉事賴鳳都指揮僉事王紀各投首到臣彼時軍務方殷暫將各官省候督兵擒獲宸濠并逆黨李士實劉吉凌十一等臣已先後具本奏報去後本年八月二十三日會集知府伍文定等將各事情逐一研審得布政梁宸等各執稱本年六月十三日宣王生日延待各官酒席次日進府謝酒不期宣王謀逆喝令官校多人將前各官并先存後監故戶部公差主事馬思聰參議黃宏原任參議今陞陝西參政楊學禮等俱各背綁要殺當將孫都御史許副使押出斬首其餘各官俱袒錄發儀衛司等處監禁王綸留府用事知府鄭瓛先被宣王誣奏見監按察司瑞州府知府宋以方緣事在省本日俱拏監儀衛司差人將各衙門印信搜奪入府後參議黃宏主事馬思聰各不食相繼在監身故宣王差人入監疎放各官袒錄王疇鄭瓛二人不放本月二十一日將梁宸胡濂劉斐賀銳各放回本司本日宣王傳檄各處令人寫成布政司咨呈備云檄文轉呈府部自將搜去印信印使付與

梁宸僉押梁宸不合畏死聽從僉押訖本月二十三日宣王告廟出師祭旗加授王綸贊理軍務與劉吉等一同領兵王綸不合畏死聽從本日又差柴內官等帶領人眾將兩司庫內官銀強搬入府梁宸賀銳在司署印不合畏死不行阻當本日將楊璋仍拘儀衛司各官改監湖東道本月二十六七等日宣王差儀賓李琳等將伊收積米穀給散省城軍民以邀人心著令程杲潘鵬監放各不合畏死到彼看放二十七日宣王因先遣承奉屠欽等帶領賊兵往攻南京各賊屯劄鄱陽湖上久候宣王不出自行攻破南康九江掠取財物二府人民走散宣王要得招撫以收人心押令師變前去曉諭不合畏死往彼安撫本月二十八日宣王因要起程往取南京恐省城變動欲結人心又差偽千戶朱鎮送銀五百兩與布政司梁宸胡濂劉斐程杲許效廉各不合畏死暫收入已又將銀七百兩送按察司楊璋唐錦賀銳王疇師變潘鵬賴鳳亦不合畏死暫收入已又押令劉斐王玘替伊巡守并押令許效廉賴鳳替伊接管放糧各不合畏死守城放米七月初一日差人將胡濂唐錦送還本司楊學禮放今之任將梁宸程杲楊璋賀銳王疇潘鵬馬驥許清白昂知文鄭獻宋以方脅拘上船隨行分投差撥儀賓等官張嵩等帶領舍校看守又將銀二百兩差偽千戶吳景賢分送梁宸胡濂劉斐許效廉等及差萬銳送銀三百兩分送楊璋唐錦賀銳師變潘鵬賴鳳各又不合畏死暫收入已本月初八日至安慶見攻城不克因潘鵬係安慶人差令逃引禮白泓押同潘鵬不合畏死聽從脅捧檄文到彼招降本月十五日宣王因聞提督王都御史兵將至省回兵歸救省城行至鄱陽湖地方屢戰屢

敗至二十六日早蒙大兵突至宣王被擒各官因得脫走前來知府宋以方不知存亡等因隨據布按二司呈開布政司梁宸胡濂劉斐程斐許效廉按察使楊璋唐錦賀銳王疇師夔潘鵬賴鳳各令家人首送前銀各在本司貯庫等因尤恐不的吊取見監擒獲逆黨劉吉屠欽凌十_一等各供稱相同為照參政王綸脅受贊理僉事潘鵬師夔被脅招降撫民情罪尤重王綸師夔又該直隸湖廣撫按等衙門各具本參 奏知府鄭瓛已經別案問結奏請俱合候 命下之日遵奉另行外參照布政梁宸參政劉斐程果參議許效廉副使賀銳僉事賴鳳都指揮王玘或行咨撫守或盤庫放糧勢雖由於迫脅事已涉於順從鎮守太監王宏御史王金三事金山布政胡濂按察使楊璋副使唐錦僉事王疇都指揮馬驥許清白昂如文或被拘於城內或脅隨於舟中事雖涉於順從勢實由於迫脅以上各官甘被囚虜而不能死忍受賊賄而不敢拒責以人臣守身之節皆已不能無虧就其情罪輕重而言尚亦不能無等伏願 皇上大奮乾剛取其罪犯之顯暴者明正典刑以為臣子不忠之戒酌其心迹之堪憫者量加黜謫以存罪疑惟輕之仁庶幾奸諛知警 國憲可明

處置府縣從逆官員疏

十四年八月二十五日

正德十四年七月二十日該臣興舉義兵勦除逆賊攻開省城本日進城之後隨據都布按三司首領等官邢清等南昌府等衙門同知等官何維周等各投首到臣于時逆賊未獲軍務方殷暫將各官省候本月二十六日宸濠就縛逆黨盡擒除已奏報去後隨拘邢清等到官審得

各供稱本年六月十四日竇王謀反將鎮巡三司等官俱各被綁脅當將孫都御史許副使殺害隨差人將南昌府同知何維周通判張元澄檢校曹楫南昌縣知縣陳大道縣丞王儒新建縣知縣鄭公奇南浦驛丞王洪南浦遞運所大使張秀俱拿紐發監儀衛司隨將各官行李并各掌印俱搜檢入府彼有刑清與本司都事翟璿檢校董俊理問張裕案牘陳學司獄張達廣濟庫大使胡玉副使姚麟織染局大使秦尚變副使戴瓖按察司經歷尹鴻知事張樹照磨雷燮都指揮使司斷事章璫吏目周鶴司獄沈海南昌前衛署指揮僉事夏繼春經歷周孟禮鎮撫忻偉呂昇正副千戶徐賢鄭春張斌傅英唐榮杜昂李瀚陳偉姚鉞吳權百戶徐隆陳韶張綱王春龔昇陳詔馮淮黃鑑李欽梅樛弟富陳璫王昇呂輔趙昂董鈺姚芳劉璘李瑋李祥陸奇南昌府儒學訓導張桓瞿雲汪潭稅課司大使楊純廣濟倉大使左儀副使王大本李譜守支大使卓文正陳琳副使鄧謬李彬南昌縣丞王溥張譽典史方汝實儒學訓導達賓新建縣縣丞劉萬鍾主簿熊辟典史楊儒儒學訓導區賓金清俱各聞風逃躲不曾被拏後竇王臨行將何維周等釋放又將知事張樹拘拏上船至今未知存亡本年七月二十日蒙大兵征勦攻入省城刑清等方得奔走軍門投首等因據此除將各官羈候其鎮巡并三司堂上官南昌府知府另已參奏外參照刑清等被執不死全無仗節之忠聞變即逃莫知討賊之義俱合重罪但責任既輕賊勢復盛力難設施情可矜憫合無行撫按衙門依律問擬以為將來之戒惟復別有定奪

收復九江南康參失事官員疏

十四年九月初十日

據委官江西撫州府知府陳槐饒州府知府林城建昌府知府曾璵廣信府知府周朝佐各呈
先因竄王謀反奉臣案驗備行各府起兵擒勦各遵依先後會集弔汭等處刻期破城之後又
奉臣牌照得九江南康二府先被竄王攻破分留逆黨據守城池西扼湖兵之應援南遏我師
之追躡仰賴 宗社威靈幸已克復省城除遣知府伍文定邢珣徐璉戴德孺分布哨道擊
竄賊務在得獲所據逆黨占據府縣應合分兵勦復牌仰知府陳槐林城前去九江曾璵周朝
佐前去南康相機行事務要攻復城池以扼賊人之咽喉平靖反側以剪逆黨之羽翼居民人
等不幸被脅或因而逃竄者就行出給告示分殺無諭使各回生理務將人民加意賑恤激以
忠義撫以寬仁權舉有司之職以理庶事查處倉庫之積以足軍資一面分兵邀請竄賊毋令
東下仍備查各官棄城逃走致賊焚掠屠戮之故具由回報以憑參拏究治等因奉陳槐選
帶知縣傅南喬陶謬等林城選帶知縣馬津趙榮顯等曾璵選帶檢校典節知縣余瑩縣丞陳
全等周朝佐選帶知縣譚縉杜民表等各兵快一千餘名由水路分哨勦賊十月二十四等日
竄賊回援省城舟至鄱陽湖等處與吉贛等官兵相遇大戰賊等各行領兵連日在湖策應與
賊對敵撫州府官兵擒斬賊犯共二百九十餘名贛饒州府擒斬賊犯共五百餘名贛建昌府
擒斬賊犯共四百八十餘名贛廣信府擒斬賊犯共五百餘名贛陸續各解本院轉送監察御
史謝源伍希儒處覈實處決審發訖各官隨各統兵直至九江南康府地方照臣牌內行事知

府陳槐林城呈稱先該九江兵備副使曹雷同該府知府汪穎等亦行督發瑞昌等縣兵快與同九江衛掌印指揮劉勳等收名操軍前來聲復城池被賊探知官兵齊集先行望風逃遁九江軍兵至城守劄仍又分兵追至湖口等處勦殺賊黨職等入城撫回逃竄男婦萬餘名口復業生理會案行拘九江府衛里老旗軍查訪得副使曹雷先於六月初二日帶同通判張雲鵬前往彭澤縣水次覓報知府汪穎先因產痢兼以母病不能視事於十五日暫將印信牒行推官陳深署掌庫藏未經交盤至十七日丑時德化縣老人羅倫口報盜王謀及殺害巡撫等官彼有汪穎會同陳深并劉勳等點集城內官軍機兵火夫上城照依原分南門迤東由盤石門福星門城上朵子軍衛把守南門迤西由湓浦門至望京門城上朵子有司把守東門把守官指揮丁睿等三十四員南門把守官指揮蕭綱等二十一員西門把守官指揮孫璋等二十員九江門把守官指揮董方等十二員福星北門把守官指揮李津等十八員共一百零五員該衛軍人先因放操回屯數多一時不能齊集十八日卯時逆黨涂承泰等領船二百餘隻裝載兵至福星北門外劄營就臨城下喝叫開門指揮李津等不從各賊忿怒分兵燒燬西門外軍民房屋潯陽驛官廳等處殺死虜來四人臨門祭旗隨用銳礮火槍火箭等器併力攻打至辰時賊遂梯援上城津等俱各逃散被賊將鎖鑰打脫擁入口稱省城南康等府俱已收服巡撫等官俱各被害官民不必逃散只將印信來降時汪穎陳深劉勳等俱在各把門首因見力不能支同德化縣知縣徐志道并前各門把守指揮千戶鎮撫及府縣儒學訓導倉場局務大小

官員各懷印信從南門逃避去訖內九江衛左千戶所百戶白昂馬貴各遺夫本所銅印一顆
隨被各賊將大盈庫銀九千一百七十兩零德化縣寄庫銀二百六十三兩零湖口縣寄庫銀
四百五十九兩零鈔廠寄庫銀三千餘兩司獄司囚重犯十二名輕犯二十九名廣盈倉糧米
二千四百四十石零盡行劫取釋放又將軍器庫盛甲刀鎗劫去共一十一萬九千二百二十
四件九江衛被賊劫去軍器二千六百三十九件演武廳軍器一萬六百三十件并響器八十
餘件鎮撫監賊犯蔡日奇等七名盡行劫取釋放及燒毀大哨船五隻軍舍房屋七十六間駕
去大哨船二隻小哨船十一隻德化縣被賊將縣庫銀共三百二兩零預備倉糧穀一萬七千
二百石零縣監輕重囚犯二十名盡行劫放及燒毀官民房屋七百五十九間殺死男婦一十
五名潯陽驛被賊燒毀官廳一座耳房二間及站船鋪陳等物惟指揮劉勳將兵備衙門賞功
支剩銀三十兩六錢及贖罰銀三十二兩并運軍行粮折銀二十九兩六錢收贖私家控開在衛
被劫事涉侵欺及查九江府鈔廠寄庫銀兩行拘庫子皮廷貴等審供侵分料銀一千一百零
六兩四錢情由在官將各犯送府監候拘齊未到人犯追問回報及查得僉事師夔持奉偽檄
前至九江安撫因見府衛等官不從偽命駕船去訖續查得該府所屬湖口縣於六月十七日
酉時被逆黨熊內官等押兵到縣因無城池知縣章五梅等帶印暫避縣後嶺背集兵次日對
敵殺死逆黨魏清等被賊殺死民快壯丁共一百二十名殺死居民一十一名救出縣監重囚
三名輕犯一十一名燒毀房屋二十間民房一千八百三十五間本縣官庫銀兩先已窖藏及

各衙門印信俱各見在止被劫去在倉米一百五十九石在庫皮盔鏡銃弓弩三百件銃彈子三十二斤及衣服靴鈔等物并將遠近年分卷冊俱各毀壞彭澤縣於六月十八日卯時被賊蜂擁上街延燒房屋吏舍一百餘間並無擄掠男婦富有知縣潘現督同巡捕官兵守保印信倉庫錢糧文卷俱全德化縣於六月十七日被從逆護衛指揮丁綱等統帶旗校到屯點取軍丁致被驚散鄉村男婦該縣嚴督兵快人等保守城池俱各無虞除重復查勘明白將湖口彭澤二縣被害人民行令該府斟酌被害重輕將見在錢糧加意賑恤其德化縣被害之家緣無錢可支已行該府徑由本院請發錢糧賑恤使被害殘民得以存濟職等仍行多方撫諭激以忠義戒以勤儉人皆感服遵聽遂有更生之樂等因又據知府曾璵周朝佐呈稱查勘得南康府六月十六日夜被賊船一千餘隻衝入本府彼有該府通判俞椿樞官王誦公出未回知府陳霖同知張祿通判蔡讓因見城池新築未完民兵寡少同附郭星子縣掌印佐貳并府縣儒學倉場局務等官各帶印信潛避廬山賊遂入城殺死官舍民快劉大等一十二名被擄劫府庫金一兩五錢零紫陽遺惠倉原貯穀一千七石零劫收府獄重輕囚犯一百一十一名燒毀六房卷宗黃冊及劫掠居民房屋家財知府陳霖等潛往各鄉集兵陸續擒斬賊犯共二百三十餘名顯至二十七日餘賊五百餘人奔來河下知府陳霖同州縣各官督兵擒斬賊犯一百餘名顯適遇委官知府曾璵周朝佐各帶官兵自王家渡一路追賊到府協力勦殺各起餘賊又擒殺賊共三百二十餘名顯各解審訖查得星子縣知縣王淵之被賊追跌致死署印縣丞

曹時中當將印信付與吏熊正背負同王薄楊本祿俱入廬山曹時中逃躲不知去向兵快胡碧玉等五名被賊殺死及劫虜居民男婦徐仲德等五十八名口焚燒房屋并劫掠居民共五百三十六人家劫放獄囚弓正道等四十四名縣庫銀九十七兩零及贓物鈔貫俱被劫去止有銀二百一十三兩四錢八分係庫子戴汶泗收藏回家首出還官陸續擒獲賊犯顏濟等二十名又查得都昌縣原無城池間賊入境署印王薄王鼎典史王仲祥率兵迎敵保守倉庫俱不曾被劫被賊殺死濟死兵快居民段容等三十一名焚燒劫掠居民共一千二百一十六家又查建昌縣原無城池逆黨儀賈李世英等帶領賊兵三百餘名來縣知縣方鐸縣丞錢惠主簿王鉞同儒學教諭唐汝等見勢不敵各帶印信潛避集兵當被李世英將獄禁囚犯熊澄等八十四名盡行劫放並無劫掠焚燒倉庫錢糧官民房屋隨被方鐸陸續擒獲李世英等一百七十五名口解報訖又查訪勦得安義縣新創城池未完被逆黨棋校大信等領兵到縣將官廳燒毀三間六房文卷俱被棄毀知縣王鈺因見賊勢衆多退避集兵王薄董國宣因男董茂隆投入宜府懼罪逃走儒學訓導陳仕端等亦隨縣官避出其倉庫獄禁居民房屋俱不曾被焚劫王鈺同各官前後領兵擒斬賊共一千餘名顆轉解訖撫回南康府各屬縣復業逃民一萬二千四百餘家遵奉通行各屬暫令管事及賑恤事宜另行申請等因各呈到稱會同各官訪勦相同臣等議得九江南康府衛所縣大小官員均有守土之寄俱犯失事之律欲將各官通革管事待罪緣地方殘破之餘又係朝覲年分無官可委更代姑從權宜暫行管事其

各府縣被害人民并缺乏軍資已於先取見在錢糧內量數查發前去賑給外參照九江地方當水陸之衝據湖湘之要 朝廷以其控帶南圻屏蔽江右實為要地故既有府衛之守又特為兵備之設其城池三面臨水地勢四圍險固平時守備若嚴臨變必難驟破各該守備官員安於承平寬縱軍士雖預知賊報而倉惶無備及一聞賊至而望風奔走指揮劉勳除監守自盜官錢外與李泮等棄城先遁致賊殘破知府汪穎推官陳深知縣徐志道等因見守戰無兵亦各懷印逃難百戶白昇等一印不保安望守城副使曹雷職專兵備防守不嚴雖城破之日偶幸不與而失事之責終為有因再照南康地方固稱土瘠民稀然亦負山阻水雖新創之城尚爾修築未完而守土之職惟當効死勿去該府知府陳霖同知陳祿通判蔡讓星子縣王簿楊永祿等畏縮無備逃難棄城湖口建昌二縣知縣章玄梅方鐸聞賊先遁致殘縣治安義縣知縣王軾賊黨在境不知先事之圖後雖有功無救地方之變彭澤縣知縣潘琨都昌縣王簿王鼎等印信倉庫雖獲無虞而都昌被賊殺死兵快彭澤被賊燒劫居民失事之責亦有攸歸星子縣縣丞曹時中安義縣王簿董國宣一則脫逃不首一則縱子投賊至於各該府縣首領儒學倉場局務等官雖無守土之責俱有稟職之罪以上各官求情固有輕重揆義俱犯憲條雖有後獲之功難掩先失之罪又照近年以來士氣不振兵律欠嚴蓋由姑息屢行激厲之方不立規利避害者獲免委身効職者難容是以偷靡成習節義鮮彰伏望 皇上大奮乾剛肅清綱紀乞 勅法司參詳情罪輕重通將各官究治如律雖或量功未減亦必各示懲創庶有

作新之機足為將來之警

王文成公全書卷十二終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十三

別錄五 奏疏

奏疏五

乞寬免稅糧急救民困以弭災變疏

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

照得正德十四年七月內節據吉安等一十三府所屬廬陵等縣各申為旱災事開稱本年自三月至于秋七月不雨禾苗未及發生盡行枯死夏稅秋糧無從辦納人民愁嘆將及流離申乞轉達寬免等因到臣即差官吏老人踏勘前項地方委自三月以來雨澤不降禾苗枯死續該宣王謀反乘釁鼓亂傳播偽命優免租稅小人惟利是趨洵思亂臣因通行告示許以奏聞優免稅糧論以臣子大義申 祖宗休養生息之澤暴宣王誅求無厭之惡由是人心稍稍安集背逆趨順老弱居守丁壯出征團保饋餉邑無遺戶家無遺夫就使雨暘時若江西之民亦已廢耕耘之業事征戰之苦况軍旅旱乾一時併作雖富室大戶不免饑饉下戶小民得無轉死溝壑流散四方乎設或饑寒所迫徵輸所苦人自為亂將若之何如蒙乞 勅該部暫將正德十四年分稅糧通行優免以救殘傷之民以弭變亂之階伏望 皇上罷冗員之俸損不急之賞止無名之徵節用省費以足軍國之需天下幸甚緣由於本年七月三十日具題請旨未奉明降隨蒙 大駕親征京邊官軍前後萬數至并臨填城塞郭百姓戍守鋒鏑之餘未及息肩弛擔又復救死扶傷呻吟奔走以給廝養一應誅求妻孥鬻為草料骨髓竭於徵輸

當是之時鳥驚魚散貧民老弱流離棄妻溝壑投健者逃竄山澤群聚為盜獨遺其稍有家業與良善守死者十之二三又皆顛顛號呼於梃刃棒槌之下郡縣官吏咸赴省城與兵馬往屯之所奔命聽役不復得親民事上下洶洶如駕漏船於風濤顛沛之中惟懼覆溺之不暇豈遑復顧其他為日後之慮憂及稅賦之不免征科之未完乎當是之時雖臣等亦皆奔走道路危疑倉皇恐不能為小民請一旦之命豈遑為歲月之慮憂及賦稅之不免征課之未完而暇為之復請乎若是者又數月京邊官軍始將有旅歸之期而戶部歲額之徵已下漕運交兌之文已促督催之使切責之檄已交駭四集矣流移之民間官軍之將去稍稍脇息延望歸尋其故業足未入境而頸已繫於追求者之手矣夫荒旱極矣而又因之以變亂變亂極矣而又竭之以師旅師旅極矣而又竭之以供饋益之以誅求亟之以徵歛當是之時有目者不忍睹有耳者不忍聞又從而腴其膏血有人心者而尚忍為之乎今遠近軍民號呼匍匐訴告喧騰求朝廷出帑藏以賑濟久而未獲反有追征之令聞然輿怨謂臣等昔日蠲賦之言為紿已竊相傷嗟謂宸濠叛逆獨知優免租稅以要人心我輩朝廷赤子皆嘗竭骨髓出死力以勤國難今困窮已極獨不蒙少加優恤又從而追征之將何以自全是以前之而益不信撫之而益憤憤諭之而益呶呶甫懷收復之望又為流徙之圖計窮勢迫墜而為奸肆而為寇兩月以來有司之以鼠竊警報者月無虛日無怪也彼無家業衣食之資無父母妻子之戀而又旁有追呼之苦上有捶剝之災自非禮義之士孰肯開口枵腹坐以待死乎今朝廷亦嘗有寬恤之

今矣亦嘗有賑濟之典矣然寬恤賑濟內無帑藏之發外無官府之儲而徒使有司措置措置者豈能神輸而鬼運必將取諸富民今富民則又皆貧民矣削貧以濟貧猶割心鬻肉以啖口口未飽而身先斃且又有侵尅之斃又有漁獵之奸民之賴以生者不能什一民之坐而死者常十九矣故寬恤之虛文不若蠲租之實惠賑濟之難及不若免租之易行今不免租稅不息誅求而徒曰寬恤賑濟是奪其口中之食而曰吾將療汝之饑剗其腹腎之肉而曰吾將救汝之死凡有血氣皆將不信之矣夫戶部以國計為官漕運以轉輸為任今歲額之催交兌之促皆其職之使然但民者邦之本邦本一搖雖有粟吾得而食諸伏望皇上軫念地方塗炭之餘小民困苦已極思邦本之當固慮禍變之可憂乞勅該部速將正德十四十五年該省錢糧悉行寬免其南昌南康九江等府殘破尤甚者重加寬貸使得漸回喘息修復生理非但解江西一省之倒懸臣等無地方變亂之禍得免於誅戮實天下之幸宗社之福也夫免江西一省之糧稅不過四十萬石今各四十萬石而不肯蠲異時禍變卒起即出數百萬石既已無救於難矣此其形迹已見事理甚明者臣等上不能會計征歛以足國用下不能建謀設策以濟民窮徒痛哭流涕一言小民疾苦之狀惟陛下速將臣等黜歸田里早賜施行以紓禍變緣係寬免稅糧急救民困以弭災變事理為此具本請旨

計處地方疏

十五年五月十五日

臣惟財者民之心也財散則民聚民者邦之本也本固則邦安故文帝以賜租致富樂之效太

宗以裕民成給足之風君民一體古今同符臣會同巡按江西監察御史唐龍議照宣賊宸濠志窮荒度肆謀併吞其於民間田地山塘房屋等項或用勢強占或減價賤買或因官本淮折或撫別事抄收有中之家者一遭其毒即無棲身之所有上農之田者一中其奸即無用鋤之地尤且虛填契書以杜人言私置簿籍以增祖額利歸一已害及萬家故先有副使胡世孟直言指陳續該科道等官交章舉發言皆有據事非無徵近奉 詔書曰宸濠天性凶惡自作不靖強奪官民田產動以萬計則 陛下明以燭姦深知宸濠田產皆奪諸百姓者也又曰占奪田產悉還本主則 陛下仁以憫下盡欲舉百姓之田產而給還之也 聖言猶在昭如日星國信不移堅如金石始者宸濠既敗該臣等已行守巡等官將該府及各賊黨田地房屋許令府縣等官俱抄沒在官造報在冊矣但委官查勘之時正事變槍攘之際業主驚散俱未盡家上司督責急欲了事依契圖查憑人浪報多寡是較占買未分 明詔雖有給主之條小民猶抱失業之恨昔之居不得而居也昔之田不得而食也澤未下究怨徒上歸况屋無主則毀地不耕則荒故兵馬之後瓦柱僅存田野之間草萊漸長兼以勢室豪強恣行包侵之計奸徒私竊動開埋沒之端及今審處不早將來遺失益多再照前項田產多在南昌新建二縣受害獨深人人被其誅求家家被其檢括且賊師起事抄掠尤慘官兵被圍傷殘未蘇財盡已極民困莫加查得二縣額派兌軍淮安京庫三項糧米共十一萬九千石有零 准益二府祿米共四千二石節奏寬免未奉停徵運官守催旗校逼取勢急若火案積如山民納不前官宜為處

及照一方之統會在於省城各府之錢糧併於司庫查得本布政司官庫先被賊兵劫搶繼因軍餉動支官吏徒守平空橫筆亦賒于鋪家大兵必有荒年民窮必有盜賊萬一變生無常釁起不測則寸兵尺鏃皆無所需東芻斗糧亦不能辦公私失恃緩急可憂再照省城各門城樓萬鋪及諸司衙門先是王府占據多屬疎隘近因兵火蔓延半遭蕩焚夫城樓者一方防禦之所關衙門者諸司政令之所出託始創新固無民力因陋就簡見有官房如蒙乞 勅該部查議將前項抄沒過盜府及各賊黨下田地山塘房屋等項行令布政司會同按察司各掌印官及分守分巡官并府縣官從實復行查勘明白委係占奪百姓者遵照 詔書內事理給還本主營業及將於內官房酌量移改城樓萬鋪衙門餘外無碍田地山塘房屋仍令各官公同照依時估變價銀入官先儘撥補南新二縣兌軍淮安京庫折銀糧米及王府祿米外有羨餘收貯布政司官庫用備緩急仍禁約勢豪之家不得用強占買各委官亦不得畏勢市恩致招物議凡撥給變賣事情若有勢豪強占強買及委官畏勢市恩各情弊許撫按衙門指實糾劾懲究施行事完該司將各項數目徑自造冊奏報并呈該部查考是蓋以百姓之業納百姓之糧以地方之財還地方之用民沾惠而國不費事就緒而財不傷書曰守邦在眾易曰聚人曰財惟 陛下留意焉緣係計處地方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請 旨

水災自勦疏

十五年五月十五日

臣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受人之牛羊而為之牧者求牧與窮而不得則反諸其人臣以

匪才繆膺江西巡撫之寄今且數月曾未能有分毫及民之政而地方日以多故民日益困財
日益匱災變日興禍患日促自春入夏雨水連綿江湖漲溢經月不退自贛吉臨瑞廣撫南昌
九江南康沿江諸郡無不被害黍苗淪沒室廬漂蕩魚鼈之民聚棲於木杪商旅之舟經行於
閭巷潰城決隄千里為壑烟火斷絕惟聞哭聲詢諸父老皆謂數十年來所未有也除行各該
司府州縣修省踏勘具奏外夫變不虛生緣政而起政不自弊因官而作官之失職臣嘗其
端何所逃罪夫以江西之民遭歷震濠之亂脂膏已竭而又因之以旱荒繼之以師旅遂使豐
稔連年曲加賑恤尚恐生理未易完復今又重以非常之災危亟若此當是之時雖使稷契為
牧周召作監亦恐計未有措况病廢昏劣如臣之尤者而畀之張然坐尸其閒譬使盲夫駕敗
舟於顛風巨海中而責之以濟險不待智者知其覆溺無所矣又况部使之催徵益急意外之
誅求未已在昔一方被災隣省尚有接濟之望今湖湘連歲兵荒閩浙頻年旱潦兩廣之征剿
未息南畿之供餽日窮淮徐以北山東河南之間聞亦饑饉相屬由此言之自全之策既無所
施而四鄰之濟又已絕望悠悠蒼天誰任其咎靜言思究臣罪實多何者震濠之變臣在接境
不能圖於未形致令猖突震驚遠邇乃勞聖駕親征師徒暴於原野百姓殆於道路朝廷
之政令因而闕隔四方之困憊由是日深臣之大罪一也徒避形迹之嫌苟為自全之計隱忍
觀望幸而脫禍不能直言極諫以悟主聽臣之大罪二也徒以逢迎附和為忠而不知日陷
於有過徒以變更遷就為權而不知日察於舊章徒以擬拾羅織為能而不知日離天下之心

徒以聚斂征索為計而不知日積小民之怨此臣之大罪三也上不能有裨於國下不能有濟於民生視困窮淪胥以溺臣之大罪四也且臣憂悸之餘百病交作疴羸衰耗視息僅存以前四者之罪人臣有一於此亦足以召災而致變况備而有之其所以速天神之怒深下民之憤而致災沴之集又何疑乎伏惟皇上軫災恤變別選賢能代臣巡撫即以臣為顯戮彰大罰於天下臣雖隕首亦云幸也即不以之為顯戮削其祿秩黜還田里以為人臣不職之戒庶亦有位知警民困可息人怒可泄天變可弭而臣亦死無所憾

重上江西捷音疏

十五年七月十七日
遵奉大將軍鈞帖

照得先因宸濠圖危宗社興兵作亂已經具奏請兵征勦聞蒙欽差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後軍都督府太師鎮國公朱鈞帖欽奉制敕內開一遇有警務要互相傳報彼

此通知設伏勦捕務俾地方寧靖軍民安堵蒙此臣看得宸濠虐熘張熾臣以百數疲弱之卒未敢輕舉驟進乃退保吉安一面督率吉安府知府伍文定等調集軍民兵快召募四方報効義勇之士會計一應解留錢糧支給糧餉造作軍器戰船奏留回任監察御史謝源伍希儒分職任事一面約會該府鄉官致仕都御史王懋中養病痊可編修鄒守益刑部郎中曾直評事羅僑丁憂御史張鼂山先任浙江僉事今赴部調用劉益依親進士郭持平軍門參謀驛丞王思孝中致仕按察使劉遜參政黃繡閔任知府劉昭等相與激發忠義七月初二日宸濠探知臣等兵尚未集乃留兵萬餘屬其心腹宗支郎王儀賓內官并偽授都督都指揮等官使守

江西省城而日引兵向闕臣晝夜促各郡兵期以本月十五日會臨江之樟樹而嚴督知府等官伍文定等各領兵於十八日遂至豐城分布伍文定等攻廣閣等七門是日得報宸濠伏兵千餘於新舊墳廠以備省城之援臣遣知縣劉守緒等領兵從間道夜襲破之十九日申布朝廷之威再暴宸濠之惡約諸將二十日黎明各至信地我兵四面驟集遂破江西橋其居守宜春王拱樞及偽大監萬銳等千有餘人宸濠宮中眷屬聞變縱火自焚延及居民房屋臣當令各官分道救火撫定居民散釋脅從搜獲原被劫收大小衙門印信九十六顆三司脅從布政使胡濂參政劉斐參議許効廉副使唐錦僉事賴鳳都指揮王玘等皆自首投罪除將擒斬功次發御史謝源伍希儒權令審驗紀錄及一面分兵四路追躡宸濠向在相機橋勦二十二日臣等駐兵省城督同知府伍文定等各領兵分道並進擊其不意都指揮余恩領兵往來湖上誘致賊兵知府等官陳槐等各領兵四面埋伏二十三日復得謀報宸濠先鋒已至樵舍風帆蔽江前後數十里不能計其數二十四日早賊兵鼓噪乘風而前逼黃家渡臣督各兵四面擊賊遂大潰橋斬二千餘級落水死者萬數二十五日又督各兵殊死並進砲及宸濠舟宸濠退走遂大敗橋斬二千餘級溺水死者不計其數二十六日臣夜督伍文定等為火攻之具四面兜集火及宸濠副舟衆遂奔敗宸濠與其妃嬪泣別妃嬪宮人皆赴水死我兵遂執宸濠并其世子即王將軍儀賓及偽太師國師元帥參贊尚書都督都指揮指揮千百戶等官李士實劉養正劉吉屠欽王倫熊瓊盧珩羅璜丁疇王春吳十三秦榮萬江劉勳何鍾王信吳國七

火信等數百餘人被執脅從大監王宏御史王金主事金山按察使楊璋僉事王疇潘鵬參政程杲布政梁宸都指揮郊文馬驥白昂等擒斬賊黨三千餘落水死者萬餘棄其衣甲器仗財物與浮尸積聚橫亘十餘里餘賊數百艘四散逃潰二十七日戰獲金等處又復擒斬千餘落水死者殆盡二十八日知府陳槐等各與賊戰於沿湖諸處擒斬各千餘級除將宸濠并其世子即王將軍儀賓偽授太師國師元帥參贊尚書都督都指揮指揮等官各另監羈候解被執脅從等官并各宗室別行議 奏及將擒斬俘獲功次一萬一千有奇發御史謝源伍希儒暫令審驗紀錄另行造冊繳報外照得臣節該欽奉 勅諭但有盜賊生發即便嚴督各該兵備守備守巡各軍衛有司設法調兵勦殺其管領兵快人等官員不問文職武職若在軍前違期并逗遛退縮俱聽以軍法從事生擒盜賊鞠問明白亦聽就行斬首示眾斬獲賊級行令各該兵備守巡官即時紀驗明白備行江西按察司造冊奏繳查照陞賞激勵欽此及准兵部咨為飛報賊情事該本部題稱合無本部通行申明今後但有草賊生發事情緊急該管官司即便依律調撥官軍乘機勦捕應合會捕者亦就調發策應如有仍前朦朧隱蔽不即申報以致聚眾滋蔓貽害地方從重參究決不輕貸等因題奉 欽依備咨前來又蒙 欽差總督軍門發遣太監張永前到江西查勘宸濠反叛事情安邊伯朱泰太監張忠左都督朱暉各領兵亦到南京江西征勦蒙 欽差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後軍都督府太師鎮國公朱 統率六師奉天征討及統提督等官司禮監太監魏彬平虜伯朱彬等并督理糧餉兵部左侍郎等

官王憲等亦各繼至南京臣績又節該奉 勅如或江西別府報有賊情緊急移文至日爾要
及時遣兵策應毋得違悞欽此俱經欽遵外臣竊照宸濠恣淫奸暴腥穢彰聞數其罪惡世所
未有不軌之謀已踰一紀積威所劫遠被四方而旬月之間遂克堅城俘擒元惡是皆 欽差
總督威德指示方略之所致也及照御史謝源伍希儒監軍督哨謀畫居多知府伍文定邢珣
徐璉戴德孺陳槐曾瓚林城周朝佐署都指揮僉事余恩通判胡堯元童琦談儲推官王暉徐
文英知縣李楫李美王冕王軾劉源清劉守緒傅南喬通判楊昉陳旦指揮麻璽高睿孟俊知
縣張淮應恩王庭願似萬士賢馬津等雖効績輸能亦有等列然皆首從義師共收全功其伍
文定邢珣徐璉戴德孺等冒險衝鋒功烈尤懋鄉官都御史王懋中編修鄒守益御史張鼐山
郎中曹直評事羅喬僉事劉藍進士郭持平驛丞王思李中按察使劉遜參政黃繡知府劉昭
等仗義興兵協張威武以上各官功勞雖在尋常征勦亦已難得伏望 皇上論功朝錫之餘
普加爵賞旌權以勸天下之忠義以勵將來之懦怯緣係提音事理為此具本請 旨

四乞省癸疏

十五年閏八
月二十日

照得先准吏部咨該臣奏稱以父老祖喪屢疏乞休未蒙憐准近者奉 命扶疾赴闕意圖了
事即從彼地冒罪逃歸旬月之前亦已具 奏不意行至中途遭值盜府反叛此係 國家大
變臣子之義不容舍之而去又闔省巡撫方面等官無一人見在者天下事機罔不容髮故復
忍死暫留於此為牽制攻討之圖俟 命帥之至即從初心死無所避臣思祖母自幼鞠育之

恩不及一面為訣每一號痛割裂昏殞日加延瘠僅存殘喘母喪權厝祖母之側今葬祖母亦欲因此改葬臣父衰老日甚近因祖喪哭泣過節見亦病臥苦廬臣乞扶病驅馳兵革往來於廣信南昌之間廣信去家不數日欲從其地不時乘閒挾家一哭略為經畫葬事一省父病臣區區報國血誠上通於天不辭滅宗之禍不避形迹之嫌冒非其任以勤國難亦望朝廷鑒臣此心不以法例繩縛使臣得少伸烏烏之痛臣之感恩死且圖報槍擻哀控不知所云等因具本奏奉聖旨王守仁奉命巡視福建行至豐城一聞宸濠反叛忠憤激烈即便倡率所在官司起集義兵合謀勒殺氣節可嘉已有旨著督兵討賊兼巡撫江西地方所奏省親事情待賊平之日來說該部知道欽此備咨到臣除欽遵外近照盜王逆黨皆已仰賴皇上神武廟堂成算悉就擒獲地方亦已平靖百姓室家相慶得免徵調之苦復有更生之樂莫不感激洪恩沾被德澤獨臣以父病日深母喪未葬之故日夜哀苦憂疾轉劇犬馬驅馳之勞不足蓋錄而烏烏迫切之情實可矜憫已蒙前旨許待賊平之日來說故敢不避斧鉞復申前請伏望皇上仁覆曲成容臣暫歸田里一省父病經紀葬事臣不勝苦切祈望之至等因又經具本於正德十四年八月二十五日差舍人來儀齎奏去後迄今已踰八月未奉明旨臣且暮惶惶延頸以待內積悲痛之鬱外遭窘局之苦新患交乘舊病彌篤方寸既亂神氣益昏目眩耳聾一切世事皆如夢寐今雖抑情強處不過閉門伏枕呻吟喘息而已豈能供職盡分為陛下巡撫一方子夫人臣竭忠委命以赴國事及事之定乃故使之不得一省其

親之疾是沮義士之志而傷孝子之心也且陛下既以許之又復拘之亦何以信於後臣素貪戀官爵志在進取亦非高潔獨行甘心寂寞者徒以疾患纏體哀苦心不得已而為此今亦未敢便求休退惟乞暫回田里一省父疾經營母葬臣亦因得就醫調理少延喘息苟情事稍伸病不至甚即當奔走赴闕終効犬馬昔人所謂報劉之日短盡忠於陛下之日長也臣不勝哀痛號呼懇切控籲之至具本又於正德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差舍人王鼎齋奏去後迄今復六月未奉明旨臣之痛苦刻骨剜心憂病纏結與死為鄰已無足論而臣父衰疾日亟呻吟牀蓆思臣一見晝夜涕淚每得家書號慟顛殞蘇而復絕夫虎狼惡獸尚知父子烏為禽獸猶懷反哺今臣父病狼狽至此惟欲望臣一歸而臣乃依依貪戀官爵未能決然逃去是禽獸之不若何以立身於天地乎夫人大倫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事君以忠事父以孝不忠不孝為天下之大戮縱復幸免國憲然既辱於禽獸則生不如死臣之歸省父疾在朝廷視之則一人之私情自臣身言之則一生之大節往者寧藩之變臣時欲歸省父疾然宗社危急呼吸之間存亡攸係故臣捐九族之誅委身以死國難時則君臣之義為重今國難已平兵戈已息臣待罪巡撫不過素餐尸位以苟歲月而臣父又衰老病篤若此尚爾貪戀祿位而不去此尚可以為子乎不可以為子者尚可以為臣乎臣今待罪巡撫若不請而逃竊恐傳聞遠邇驚駭視聽夫人臣死君之難則捐其九族之誅而不恤至其急父之危則亦捐其一身之戮而不顧今復候命不至臣必冒死逃歸若朝廷憫其前後懇迫之請赦而不

戮臣死且圖啣結若遂正以國典臣獲一見老父而死亦瞑目於地下矣臣不勝痛隕苦切
號控哀祈之至除冒死一面移疾舟次沿途問醫待罪候命外緣係四乞天恩歸省父疾
回籍待罪事理為此具本奏聞

開豁軍前用過錢糧疏

十五年九月初四日

照得先因盜王變亂該臣備行南贛等府起調各項官軍兵快人等追勸合用糧餉等項就仰
聽將在官錢糧支給間隨據吉安府申為處置軍餉事開稱動調兵快數萬本府錢糧數少乞
為急處等情已經通行各府速將見賸不拘何項錢糧以三分為率內將二分解赴軍前接濟
外續為地方事臣又看得各處軍兵雖已起調但前項事情係國家大難存亡所關誠恐兵
力不敷未免誤事又行牌仰各該官司即選父子鄉兵在官操練聽將官錢支作口糧候臣另
有明文一至隨即啟行去後續照前項首惡并其謀黨俱已擒斬原調各處軍兵久已散歸就
經備行江西布政司通將各府州縣自用兵日起至於掣兵日止用過一應在官錢糧等項逐
一查明造報以憑施行未報查催間又據江西按察司呈為緊急軍情事開稱先准江西布政
司照會正德十四年十月初一日該蒙戶部員外郎黃著等稟驗內開蒙本部題奉欽依差在
軍前整理糧草今照各哨官軍俱集江西省城又聞聖駕亦將征討跟隨官軍未知數目駐
劄月日未知久近所有糧料草束合仰備行本司掌印等官從長設法處置或支動在官銀兩
選委能幹官員趁早多買糧草預備支應庶無失誤等因到司彼時巡按御史唐龍未到本院

押解逆犯宸濠等在途查得江西省城司府及南新二縣并南康二府庫藏俱被盜賊搶劫空虛無從措置誠恐臨期失誤就經會同江西布政司一面議借軍門發候解京贖銀及南昌府縣追到官本等銀給發委官汪憲等各領買辦糧草供應一面議將各府派銀接濟緣由會呈本院奉批俱准議造冊繳報查考等因依奉除南康九江南昌三府縣殘破未派備行撫州等十府動支在官銀兩接濟續因起解首惡宸濠等并逆黨宮眷等項及補還原借解京贖銀官本等銀緊急又經會呈議行各該府縣暫借在官銀兩前來應濟共計用過銀九千七百七十一兩四錢其餘見存銀兩俱係該解之數悉行各府差人領回聽其收解外呈乞施行等因到臣看得所呈前項供應糧料買辦草料及自臣起兵以來費用過錢糧中間多係京庫折銀及免准糧米等項俱係支給賞勞兵快人等及供應北來官軍并犒賑軍民緊急支用計出無聊事非得已別無浪費分文據法似應措補但今兵荒殘破之餘庫藏無不空虛小民無不凋敝遠近人情洶洶方求公帑賑濟若復添補必致變生不測其聽解賊贓官本等銀實係盜賊搶劫官庫積蓄刻剝小民脂膏相應存留以救困竭今又盡數解京地方空匱委果已極查得各處用兵請給 內帑或借別省錢糧接濟過者盜賊非常之變事起倉卒雖欲請給 內帑勢有不及後蒙該部議准許於廣東軍餉銀內支取十萬隨幸賊勢平定前項准借銀兩亦遂停止分毫不曾取用伏望 皇上憫念地方師旅饑饉之餘民窮財盡困苦已極近又加以水災為患流離益甚乞 勅該部查照轉行江西布按二司將自用兵以來支取用費過各該府縣

京庫折銀及免准糧米等項通行查明各計若干照數開豁免行追補仍行備造文冊繳部查
考庶軍民得以少蘇而地方可免於意外之虞矣

徵收秋糧稽遲待罪疏

十五年十二月初十日

據江西布政司呈准布政使陳策等咨照得正德十四年稅糧先准參議周文光奉戶部勘合
派屬徵解隨因 聖駕南巡各府州縣官俱集省城聽用前項錢糧不暇追徵正德十五年正
月初二日蒙巡按江西監察御史唐龍案驗為乞救兵燹窮民以固邦本事該巡撫蘇松都御
史李充嗣題稱江西變亂南昌南康九江等府首被燒劫其餘府縣大軍臨省供應浩繁要將
該年稅糧盡行停免等因備行分守南昌五道勘議得南昌府南新二縣被害深重應免糧差
三年其餘州縣并瑞州等一十二府屬縣俱應免糧差二年回報到司即轉呈本院具題外本
年二月內續蒙 欽差戶部員外郎龍誥案驗為備運糧儲事備行本司督催該年免准錢糧
交兌遵依節行催徵聞本年三月初五日隨准漕運衙門照劄坐到兌軍本色米八萬石折色
米三十二萬石改兌米一十七萬石每石連耗折銀七錢備行作急徵完起運本月二十八日
又蒙撫按衙門案驗為地方極疲速賜 恩恤以安邦本事該南京工科給事中王紀等奏奉
欽依自正德十四年以前一應錢糧果係小民拖欠未完的俱准暫且停徵還着各該官司
設法賑濟毋視虛文欽遵通行外又蒙員外郎龍誥案牌將糧里嚴加杖併急如星火小民紛
紛援例赴司告窮呈蒙撫按衙門批行本司給示曉諭納糧人戶先將兌軍徵解小民方肯完

納轉行參議魏彥昭督運續因本官去任又經呈批參政邢珣暫管督兌本官於五月二十日
編歷催備通將徵完本色米八萬石兌完起運訖其折色銀兩催據廣信等府屬縣陸續徵解
近於十一月十三等日抄奉漕運衙門照劄備行本司將兌運折色銀三十四萬三千兩務要
徵完足數差官協同運官解部等因依奉通行外今照該年稅糧委因事變兵荒經理不前及
專管提督官員更代不常况奉部院明文徵免不一小民不服輸納官府掣肘難行因而稽延
若不預將前情轉達誠恐查究罪及未便等因備呈到臣竊照江西錢糧小民所以不肯輸納
與有司所以難於追徵者其故各有三而究其罪歸則責實在臣何者宸濠之叛首以偽檄除
租要結人心臣時起兵旁郡忍其扇惑即時移文遠近宣布 朝廷恩德蠲其租賦許以奏免
諭以君臣之分激其忠義之心百姓丁壯出戰老弱居守既而旱災益熾民困益迫然而小民
不即離散者以臣既為奏請雖 明旨未下皆謂 朝廷必能免其租稅尚可忍死以待也夫
危急之際則啣之免租以竭其死力事平之後又罔民而刻取之人懷怨忿不平此其不肯輸
納之故一也及宸濠之亂稍定而大軍隨至供饋愈煩誅求愈急其顛連困踣之狀臣於前
奏已略言之百姓不任其苦強者竄而為寇弱者匿而為奸繼而水災助禍千里之民皆為魚
鼈號哭載途喧騰求賑其時臣等既無帑藏之儲又無倉廩可發所以經勞撫定之者更無別
計惟以 奏免租稅為言百姓嗚呼謂命在旦夕不能救我而徒曰免稅免稅豈可待邪
蓋其心以為免稅已不待言尚恨其無以賑之也已而既不能賑又從而追納之人怨益深不

乎愈甚此其不肯輸納之故二也當大軍之駐省臣等趨走奔命日不暇給亦以為既有前奏則賦稅必在所免不復申請其時巡撫蘇松等處都御史李克嗣奏稱江西首被宸濠之害乞將該年稅糧軍需等項俱行停免該戶部覆題奉 聖旨是各被害地方着撫按官嚴督所屬用心設法賑濟欽此又該給事中王紀奏本部覆題奉 聖旨是這地方委的疲困已極自正德十四年以前一應錢糧粟係小民拖欠未完的俱准暫且停徵還着各該官司設法賑濟毋視虛文欽此俱欽遵該部備咨前來臣等正苦百姓嗷嗷咨文一至如解倒懸即時宣布百姓聞之歡聲雷動遞相傳告旦夕之間深山窮谷無不畢達自是而後堅守蠲免之說雖部使督臨或遣人下鄉催促小民悉以為詐妄群起而驅縛之催徵之令不復可行此其不肯輸納之故三也郡縣之官親見百姓之困苦又當震蕩顛危之日懼其為變其始惟恐百姓不信免租之說指天畫地誓以必不食言既而時事稍平則盡反其說而徵之固已不能出諸其口矣况從而鞭笞捶撻之其遽忍乎此其難於追徵之故一也三司各官舊者既被驅脅新者陸續而至至則正當擾攘分投供應四出送迎官離其職吏失其守糾結紛拏事無專責如群手雜緣於亂絲之中東牽西絆莫知端緒既而卻使驟臨欲於旬月之間督併完集神輸鬼運有不能矣此其難於追徵之故二也夫背信而行勢已不順若使民間尚有可徵之粟必不得已剝削而取之忍心者尚或能辦也而民之瘡痍已極矣實無可輸之物矣別夫離婦孺子鬻女有耳者不忍聞有目者不忍睹也如是而必欲驅之死地其將可行乎此其難於追徵之故三也夫

小民之不肯輸納既如彼而有司之難於追徵又如此後值部使身臨坐併急於風大百姓怨謗紛騰洵思亂復如將潰之隄臣於其時慮恐變生不測謂各官與其激成地方之禍無益國事身膏草野以貽 朝廷之憂孰若姑靖地方宜以一身當遲慢之戮予因諭各官追徵毋急以紓民怨各官內迫於部使外窘於窮民上調下輯如居顛屋之下東撐則西頽前支則後圯強顏陵詬之辱掩耳怨慙之言身營閭閻之下口說田野之間曉以京儲之不可缺諭以國計之不得已或轉為借貸或教之典折忍心於捶骨剝脂之痛而後其血閉目於析骸食子之慘而責其通共計江西十四年分兌軍本色米八萬石折色米三十二萬石改兌米一十七萬石臣始度其勢以為決無可完之理其後數月之間亦復陸續起解完納是皆出於意料之外在各官誠窘局艱苦疲瘁已極亦可謂之勞而有功矣今聞部使參奏且將不免於罪臣竊寃之昔之人固有催科政拙而自署下考者亦有矯制發廩而應受其辜者各官之以此獲罪固亦其所甘心但始之因叛亂旱荒而為之 奏免者臣也繼之因水災兵困而復為申奏者臣也又繼之因 朝廷兩有停徵賑貸之 旨而為之宣布於眾者亦臣也又繼之慮恐激成禍變而諭令各官從權緩徵者又臣也是各官之罪皆臣之罪也今使各官當遲慢之責而臣獨幸免臣竊恥之夫司國計者慮京儲之空匱欲重徵收後期者之罪而有罰俸降級之議此蓋切於謀國忠於事君者之不得已也亦豈不念江西小民之困苦與各官之難為哉願欲警眾集事創前而戒後固有不得不然者正所謂救焚身之患不遑恤毛髮之焦攻心腹之

疾不得避針灼之苦耳伏望 皇上憫各官之罪出於事勢之無已特從寬赦之典寬而宥之則法雖若屈而理亦未枉必謂行令之始不欲苟撓則各官之罪實由於臣即請貶削臣之祿秩放還田里以伸 國議如此則不惟情法兩得而臣亦可以藉口江西之民免於欺上罔下之恥矣臣不勝惶懼待罪之至緣係徵收秋糧稽遲待罪事理為此具本請 旨

巡撫地方疏

十五年四月二十五日

據江西布政司呈奉臣案驗照得本院前任巡撫衙門近遭兵火廢毀兼以地址僻隘低窪每遇淋雨滂潦浸灌見今本院在於都司貢院諸處衙門寄駐遷徙不常居無定止人無定向妨政失體深為未便合行議取為此仰抄案回司即便會同都按二司官從長議查省城官民沒官房屋及革毀一應衙門可以折修改造者會議傳當呈來定奪毋得違錯等因依奉會同都指揮僉事王繼善按察使伍文定議得前項衙門先年建於永和門內僻在一隅地勢低窪切近東湖一遇淫雨輒遭漫漫近因大軍駐扎人馬作踐俱各倒塌及查巡按衙門亦皆年久朽爛偏側俱難居住欲擇地蓋造緣今地方兵荒之後取之於官則官庫空竭歛之於民則民窮財盡反覆思惟無從措置查得承奉司并織造機房各一所係是沒官之數俱各空閒地勢頗高規模頗廣合無呈請將承奉司暫改為都察院衙門機房改為巡按衙門委官相度趁時修理如此則工費不繁民力少節實為兩便緣由呈詳到臣查得先為計處地方事該臣會同巡按御史唐龍議奏乞將抄沒宦府及各賊黨田地房屋令布按二司掌印及守巡并府縣官員

從實覆查委係占奪百姓遵照 詔書內事理各給還本主管業及將於內官房酌量修改城樓窩鋪衙門餘外田地山塘房屋仍令各官公同照依時估變賣價銀入官先儘撥補南新二縣兌軍淮安京庫折銀糧米及王府祿米外有餘羨收貯布政司官庫用備緩急緣由會本具題去後未奉 明旨今呈前來為照各項衙門果已廢毀當茲兵火之餘民窮財盡改創實難今該司議將前項沒官房屋暫改不費於官不勞於民工省事易誠亦兩便似應准議除行該司一面委官趁時修改暫且移駐以便聽理候民因既蘇財用充給之日力可改創再行議處

勤平安義叛黨疏

十六年五月十九日

據江西按察司按察使伍文定關稱奉臣札據南康府通判林寬安義縣知縣熊价奉新縣典史徐誠呈開俱奉本院紙牌及巡按御史唐龍朱節等計委追勦逆賊楊本榮等依奉前後誘捕及於沿湖各處敵戰擒斬共一百二十六名顆并於楊子橋巢內搜獲伊原助逆領授南昌護衛中千戶所印信一顆合就解呈奉批仰按察司會同都布二司官將解到賊級紀驗賊犯鞠審明白解赴軍門以憑遵照欽奉 勅諭事理就行斬首示眾有功員役分別等第呈來給賞施行并蒙巡按江西監察御史唐龍批按察司會同各掌印官審究及將有功官役并陣亡之人查明具招呈報又蒙巡按江西監察御史朱節批看得各犯罪惡貫盈致勤提督衙門調兵擒勦事情重大按察司會勘明白中間如有事出脅從情可於疑者通具呈報等因依奉會同都指揮僉事高厚左布政使陳策等議得賊犯楊正賢等累世窮凶鄱湖劇患近復從逆幸

而漏網嘯聚刦囚敵殺官兵滔天之罪遠近播聞通判林寬等克承方略首事緝捕雖有小衄竟收成功知縣熊价到任甫及半月倉卒偶當其衝終能有備多所擒獲典史徐誠奉調領兵破賊遁中機會署都指揮僉事馮勳鼓勇而前賊遂奔潰其典史周祐陰謀散黨隱然之蹟未可泯棄合無呈乞鈞裁將署都指揮僉事馮勳通判林寬知縣熊价典史徐誠俱優加犒獎林寬熊价仍旌其除暴安民之勞典史周祐另行賞賚隨征南昌前衛千戶馮喜新建縣丞黃仲仁南昌縣主簿陳紀安義縣主簿崔銳建昌縣稅課局大使江象安義縣領哨義官楊震七協守縣治安義縣縣丞何全典史陳恆昭把截九里三渡南昌前衛指揮梁端千戶周鎮俱量行犒勞其餘獲賊吏兵哨長保長總小甲人等查照近日告示事理分別等第一一給賞陣亡陣傷義兵程碧程魁七等俱各優恤其家給賞湯藥之費如此庶使有功者錄而人知所勸死事者酬而人無所憾矣仍行該府縣將逆賊楊正賢等妻男財產估變價銀修築縣城尤為便益緣由同查過功次文冊開繳到司備由轉呈到臣薄查正德十五年十一月初十日據江西按察司副使陳槐關稱原問犯人胡順并楊子橋等家屬財產通該查抄解報呈詳已批該司查照施行務得的實毋致虧枉外續據安義縣申稱依奉拏獲楊子橋妻周氏男楊華五華七華八月保并伊同居親弟楊子樓收監起解間十二月二十二日辰時不期子樓未獲男楊本榮統集百十餘徒各持鎗刀衝縣當同巡捕主簿崔銳督領機兵防禦彼賊勢勇打入獄門刦去楊華五等并原監楊正江楊紹鑑及別犯胡清等一十八名燒燬總甲張惟勝房屋刦掠鋪

戶傅甫七等貨物隨即起集哨長陳魁四等屯兵設法擒獲楊華五等仍舊收監一面追獲餘賊楊子樓等合行申報等情又據通判林寬呈稱首惡楊子榮楊華二等照舊立寨嘯聚批仰按察司會同各官議處隨據該司呈稱依奉會同署都指揮僉事王繼善左布政使陳策副使顧應祥等議得楊本榮等罪惡據法即當督兵擒捕但訪得楊姓一族稔惡從亂者有數若使兵刃一加未免玉石未辨合行該縣再諭楊本榮等作急投首庶幾楊紹鑑等之罪可辨楊本榮之情可原若使負固不服即將稔惡賊黨指實申來議處呈詳到臣照得本院前年駐兵省城擒勦叛賊之後即欲移兵撲滅逆黨楊子橋等彼因訪得各犯親族亦多良善連居苦大兵一臨未免玉石俱焚方爾遲疑當據楊子橋等自行投赴軍門本院仰體 朝廷好生之德正欲保全一方之生靈當即遵照 詔書黃榜事理將子橋等量加杖責釋放回家諭令改惡遷善其餘黨惡悉不根究外後因解京逆黨劉吉陳賢等供攀不已 朝廷之意將復發兵加誅則恐失信於下將遂置而不問則一般從逆之人乃至極刑抄沒而子橋等獨不略加懲創亦何以警戒將來故照舊釋其黨從以示信獨行拘子橋以明罰其惡徒抄沒亦止及於子橋一身 朝廷之處可謂仁至義盡矣為之親族黨與者正宜感激 朝廷浩蕩再生之恩皆宜爭出到官輸誠効款自相分別洗滌其既往之愆而顯明其維新之善卻乃畧不改創輒敢抗逆官府衝縣劫囚自求誅滅據法論情已在必誅無赦但念中間良善尚多止因楊子橋同居稔惡之徒繆以危言激誘族黨扇惑鼓動以至於此恐亦非其本心今據三司各官呈議亦與所

訪略同准依所議姑且未即加兵就經批行該道守巡官先行分別善惡令其親族素非同惡者自行告明官司各另屯住其被脅之人若能投首到官亦准免罪有能并力擒捕首惡送官者仍一體給賞俱限一月之內投首輸服若過期不出即將各犯背叛情由備細呈來以憑發兵勦滅一面行仰該縣及各附近官司整集兵快義勇固守把截聽候本院進止仍備出告示曉諭遠近外續據通判林寬呈稱遵照明文密喚楊姓良善戶丁楊庸楊邦十五等七名到職示以禍福給以犒賞着令分別良善止捕衝縣逆賊送官隨該楊庸等誘擒逆賊九名到縣又獲賊犯一十七名隨給牌面令通縣老人分投撫諭而各賊仍前立寨不服續又擒獲賊犯四名後聞官司要搗巢穴連夜鼓挾鄰族約有百十餘徒擄船奔入鄱陽湖欲即率兵追勦緣該縣空虛誠恐賊計中途回鋒衝突未可輕出除差人飛報沿河保長立寨防勦一面牒府督率星子建昌都昌兵沿湖巡捕外呈乞施行等因據呈臣會同巡按御史等官看得賊既入湖良善已分正可四面合兵追勦除行南昌守巡兵備點選兵快就行都司馮勳統領星夜前去跟躡賊蹤設法勦捕就經批仰按察司即便通行該道守巡官及沿湖各該官司地方保甲人等一體集兵防勦追捕毋令遠竄貽患臣等又慮安義縣治單弱恐各賊乘虛歸劫另行牌調奉新縣典史徐誠選兵四百密從間道星夜前去該縣會同知縣熊价協力防勦又行牌仰各官於九姓良善之中挑選義勇武藝及於沿湖諸處起集習水壯健慣戰之人各官身自督領密取知因鄉導四路爪探或躡賊蹤或截要路或歸防縣治張疑設伏聲東擊西一應事務俱聽

從宜施行合用糧賞就於司府庫內原貯軍餉銀內支給及差官齎執 令旗令牌前云督押
行事軍兵人等但有軍前不聽號令及退縮逗遛侵擾良善者遵照 勅諭事理就以軍法從
事各官俱要竭忠盡力慎重勇果殺賊立功以靖地方若畏避輕忽致賊滋蔓貽患地方軍令
具存決難輕貸完日通將擒斬功次獲功人員等項一併開報以憑施行去後今呈前因照得
臣先節該欽奉 勅諭但有盜賊生發即便設法調兵勦殺聽爾隨宜處置欽此欽遵除將前
項有功官員支兵人等及陣亡被傷等項俱准議於南昌府動支本院貯庫支剩軍餉銀兩除
已稿獎給賞優恤外其未經獎稿給賞優恤者札仰該司查照等第逐一補給賊屢勇婦估價
變賣銀兩亦准修築該縣城垣支用擒獲賊犯鞠問明白仍解軍門斬首示衆斬獲賊級行令
造冊繳報并行巡按衙門知會外臣等議照叛黨楊正賢等肆其凶獷之習恃其疾類之繁稔
惡一方流劫遠近既積有世代比復興兵助逆脫漏誅殄略無悔創乃敢攻縣劫獄聚衆稱亂
惡貫滿盈天怒人怨遂爾一旦掃滅在 朝廷固猶疥癬之搔爬在江西實亦疽癰之潰決巡
按御史唐龍朱節運謀監督而按察使伍文定布政使陳策等相與協議督畫都指揮馮勳及
通判林寬知縣熊价等又各趨事効命并力於下論各勞績皆宜彙錄臣守仁臥病待罪之餘
僅存喘息幸賴諸臣苟免咎愆緣係勦平叛黨事理為此具本題 知

乞便道歸省疏

臣於正德十六年六月十六日欽奉 勅旨以爾昔能勦平亂賊安靖地方朝廷新政之初特

茲召用 勅至爾可馳驛來京毋或稽遲欽此欽遵已於本月二十日馳驛起程外竊念臣自兩年以來四上歸省之 奏皆以親老多病懇乞暫歸省視實皆出於人子迫切之至情而
其時復以權姦當事讒嫉交興非獨臣之愚悃無由自明且慮變起不測身罹曖昧之禍冀得因
事退歸父子苟全首領於瀟下故其時雖以暫歸為請而實有終身正壑之念矣既而 宗社
有靈天啟 神聖入承大統革故鼎新親賢任舊向之為讒嫉者皆已誅斥略盡陽德興而公
道顯臣於斯時固已欣然改易其退遁之心矣當明良之會 聖人作而萬物睹天下之士孰
不嚮然有觀光之願而況臣之方在憂危驟獲申雪者若出隘窞而登之春臺其為喜幸感激
何啻百倍豈不欲朝發夕至以一快其拜舞踴躍之私歸戴向往之誠乎顧臣父既老且病頃
遭讒播之厄危疑震恐洵洵朝夕常有父子不及相見之痛今幸脫洗殃咎復睹天日父子之
情固思一見顏面以叙其悲慘離隔之懷以盡菽水歡欣之樂况臣取道錢塘迂程鄉土止有
一日此在親交之厚將不能已於情而况父子天性之愛重以連年苦切之思乎故臣之此行
其冒罪歸省亦情理之所必不容已者然不以之明請於 朝而私竊行之是欺 君也懼稽
延之戮而忍割情於所生是忘父也欺 君者不忠忘父者不孝世固未有不孝於父而能忠
於其 君者也故臣敢冒罪以請伏望 皇上以孝為治範圍曲成特寬稽命之誅使臣得以
少伸烏鳶之私臣死且圖銜結臣不勝惶懼懇切之至

辭封爵普 恩賞以彰國典疏

嘉靖元年正
月初十日

南京兵部尚書王守仁謹 奏為辭免封爵普 恩賞以彰國典事臣於正德十六年十二月十九等日節准兵部吏部咨俱為提音事節該題奉 聖旨江西反賊勦平地方安定各該官員功績顯著你部裏既會官集議分別等第明白王守仁封伯爵給與誥券子孫世世承襲照舊參贊機務欽此王守仁封新建伯奉天瑄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還兼南京兵部尚書照舊參贊機務歲支祿米一千石三代并妻一體追封欽此前後備咨到臣俱欽遵外臣聞 命驚惶莫知攸措竊念臣以凡庸誤受 國恩在正德初年以狂言被譴 先帝察其無他隨加收錄薦陟清顯繆膺軍旅之寄猥承巡撫之令後值宣藩肇變臣時適嬰禍鋒義當死難不量勢力與之犄角賴朝廷威靈幸無覆敗既而讒言朋興幾陷不測臣之心事未及自明 先帝登遐無階控籲乃幸天啟 神聖 陛下龍飛開臣於覆盆之下而照之以日月憫惻慰勞至勤 詔旨憐其烏烏之情使得歸省惟 大孝之仁優之以存問超歷常資授以留都本兵之任懇疏辭免 慰旨益勤在昔名臣碩輔鮮有獲是於其君者而況於臣之卑鄙淺劣亦將何以堪此乎今又加以封爵之崇臣懼功微實重無其實而冒其名憂禍敗之將及也夫人主於嘖笑之微不以假於匪人而况爵賞之重乎人臣之事君也先其事而後其食食且不可而况於封爵乎且臣之所以不敢受爵其說有四然亦不敢不為 陛下一陳其實矣宣藩不軌之謀積之十數年矣持滿應機而發不旬月而敗此非人力所及也上天之意厭亂思治將啟 陛下之神聖以中興太平之業故蹶其謀而奪之魄斯固上天之為之也而

臣欲冒之是叨天之功矣其不敢受者一也先帝潘之未變 朝廷固已陰覺其謀故改臣以
提督之任假臣以便宜之權使據上游以制其勢故臣雖倉卒遇難而得以從宜調兵與之從
事當時帷幄謀議之臣則有若大學士楊廷和等該部調度之臣則有若尚書王瓊等是皆有
先事禦備之謀所謂發縱指示之功也今諸臣未蒙顯褒而臣獨冒膺重賞是掩人之善矣其
不敢受者二也變之初起勢焰熾熾人心疑懼沮沮當時首從義師自伍文定刑珣徐璉戴德
孺諸人之外又有知府陳槐曹瓚胡堯元等知縣劉源清馬津傅南喬李美李楫及楊材王冕
顧似劉守緒王軾等鄉官都御史王懋中編修鄒守益御史張鼐山伍希儒謝源等諸人臣今
不能悉數其閒或摧鋒陷陣或遮邊伏擊或贊畫謀議監錄經紀雖其平日人品或有清濁高
下然就茲一事而言固亦咸有捐軀効死之忠戮力勤王之績所謂同功一體者也今賞當其
功者固已有之然施不酬勞之人尚多也其帳下之士若聽選官雷濟已故義官蕭禹致仕縣
丞龍光指揮高睿千戶王佐等或詐為兵檄以撓其進止壞其事機或偽書反間以離其心腹
散其黨與陰謀秘計益有諸將士所不與知而辛苦艱難亦有諸部領所未嘗歷者臣於稔奏
本內既不敢瑣瑣煩瀆今聞紀功文冊復為改造者多所刪削其餘或力戰而死於鋒鏑或犯
難而委於溝渠陳力効能者尤不可以枚舉是皆一時號召之人臣於顛沛搶攘之際今已多
不能記憶其姓名籍貫復有舉人冀元亨者為臣勸說盜濠反為奸黨構陷竟死獄中以忠受
禍為賊報讐言抱冤齎恨實由於臣雖盡削臣職移報元亨亦無以贖此痛此尤傷心慘目負之

於冥冥之中者夫倡義調兵雖起於臣然猶有先事者為之指指而戮力成功必賴於眾則非
臣一人之所能獨濟也乃今諸將士之賞尚多未稱而臣獨蒙冒重爵是襲下之能矣其不敢
受者三也夫周公之功大矣亦臣子之分所當為况區區犬馬之微勞又皆偶逢機會幸而集
事者奚足以為功乎臣世受國恩養身粉骨亦無以報繆當提督重任承乏戎行苟免鯨曠
况又超擢本兵既已冒踰分且臣近年以來憂病相仍神昏志散目眩耳聾無復可用於世
兼之親族顛危命在朝夕又不度德量分自知止足乃冒昧貪進據非其有是忘已之恥矣其
不敢受者四也夫殃莫大於叨天之功罪莫甚於掩人之善惡莫深於襲下之能辱莫重於忘
已之恥四者備而禍全故臣之不敢受爵非敢以辭榮也避禍焉爾已伏愿陛下鑒臣之辭
出於誠懇收還成命容臣以今職終養老親苟全餘喘於林下以所以濫施於臣者普於眾
以明賞罰之典以彰大小之功以慰不均之望以勵將來効忠赴義之臣臣死且不朽矣不勝
受恩感激懇切厚望之至緣係辭免封爵普恩賞以彰國典事理謹具本題

再辭封爵普

恩賞以彰國典疏

嘉靖元年

臣於正德十六年十二月節准兵部吏部咨節該題奉聖旨江西反賊勦平地方安靖各該
官員功績顯著你部裏既會官集議分別等第明白王守仁封伯爵給與誥券子孫世世承襲
照舊家贖機務欽此王守仁封新建伯奉天朔運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還
兼南京兵部尚書照舊家贖機務歲支祿米一千石三代并妻一體追封欽此臣聞命驚惶竊

懼功微賞重禍敗將及已經具本辭免去後隨於嘉靖元年七月十九日准吏部咨該臣奏前
事節奉 聖旨論功行賞古今典詩書所載具可考見卿倡義督兵勦除大患盡忠報國勞
績可嘉特加封爵以昭公義宜勉承恩命所辭不允該部知道欽此欽遵臣以積惡深重禍延
先人臣才瑩然瘠疾僅未殞絕聞 命悸慄魂魄散亂已而伏塊沈思臣以微勞冒膺重賞所
謂叨天之功掩人之善覆下之能忘已之貶者臣於前奏已具陳之矣然而 聖旨殷優獨加
於臣餘皆未蒙採錄者豈以江西之功果臣一人之所能獨辦乎 朝廷爵賞本以公於天下
而臣以一身掠眾美而獨承之是臣擁閼 朝廷之大澤而使天下有不均之望也罪不滋重
已乎夫廟堂之賞 朝廷之議也臣不敢僭及至於臣所相與協力同事之人則有不得不為
一申白者古者賞不踰時欲人速得為善之報也今効忠負義之士延頸而待已三年矣此而
更不一言事日已遠而意日已衰誰復有為之論列者故臣輒敢割痛忍哀冒斧鉞而控籲氣
息奄奄之中忽不自覺其言之蹊妄亦其事有所感於昔而情有所激於其中也竊惟宸濠之
變竇起倉卒其氣勢張皇積威凌劫雖在數千里外無不震駭失措而况江西諸郡縣近切剝
牀觸目皆賊兵隨處有賊黨當此之時臣以逆旅孤身舉事其間雖仰仗 威靈以號召遠近
然而未受巡撫之 命則各官非統屬也未奉討賊之 旨其事乃義倡也若使其時郡縣各
官果懷畏死偷生之心但以未有成命各保土地為辭則臣亦可何如哉然而聞臣之調即皆
感激奮勵或提兵而至或挺身而來是非真有捐軀赴難之義戮力報主之忠孰肯甘粉齏之

禍從赤族之誅蹈必死之地以希萬一難冀之功乎然則凡在與臣共事者皆有忠義之誠者也夫均秉忠義之誠以同赴國難而功成行賞臣獨當之人將不食其餘矣此臣所為不敢受也且宸濠之變天實陰奪其魄而推敗之速是以功成之後不復以此同事諸人者為庸使其時不幸而一蹶塗地則粉身滅族之慘亦同事諸人者自當之乎將猶可以藉眾議之解救而除免之乎夫下之人犯必死之難以赴義則上之人有必行之賞以報功今臣獨崇爵而此同事諸人者乃或賞或否或不行其賞而并削其績或賞未及播而罰已先行或虛受陞職之名而因使退閒或冒蒙不忠之號而隨以廢斥由此言之亦何苦捐身赴義以來此啾啾之口而自求無實之殃乎乃不若退縮引避反可以全身遠害安處富貴而追於眾口之非也夫披堅執銳身親行伍以及期赴難而猶不免於不忠之罰則容有托故推奸坐而觀望者又將何以加之今不彼之議而獨此之察則已過矣昔人有蹊田而奪牛者君子以為蹊田固有責而奪牛則已甚今人驅牛以耕我之田既種且穫矣而追究其耕之未盡善也復從而奪之牛無乃太遠於人情乎方今議者或以某也素貪而鄙某也素躁而狂故雖有功而當抑其賞雖有勞而不贖其罪噫是亦過矣當宸濠之變撫按三司等官咸被驅縛或死或從其餘大小之職近者就縻遠者逃潰矣當此之時苟知有從我者皆可以為忠義之士尚得追論其平時邪况所謂蒼貪與鄙者或出於讒嫉之口而未嘗真邪若居常處易選擇而使猶不免於失人况一時為合之眾而顧以此驟之其責於人終無已乎夫考素行別賢否以激揚士風者考課之常典

較功力信賞罰以振作士氣者軍旅之大權故鄙猥之行平時不恥於士列而使貪使詐軍事有所不廢也急難呼吸之際要在摧鋒克敵而已而暇逆計其他乎當此之時雖有禦人國門之寇苟能効其智力以協濟吾事亦將用之而事果有成亦必賞之況乎均在士人之列同有勤事之忠者乎人於平居無事扼腕抵掌而談孰不曰我能臨大節死大難及當小利害未必至於死也而或有倉皇失措者有矣又况矢石之下劍刃之間前有必死之形而後有夷滅之禍人亦何不設以身處其地而少亮之乎夫考課之典軍旅之政固並行而不相悖然亦不可以混而施之今人方有可錄之功吾且遂行其賞可矣縱有既往之愆亦得以今而贖但據其顯然可見者毋深求其隱然不可見者賞行矣而其人之過猶未改也則從而行其黜謫人將曰昔以功而賞今以罪而黜功罪顯而勸懲彰矣今也將明軍旅之賞而陰以考課之意行於其間人但見其賞未施而罰已及功不錄而罪有加不能創好警惡而徒以阻忠義之氣快讒嫉之心譬之投杯醪於河水而曰是有醪焉亦可飲而醉也非易牙之口將不能辯之矣而求飲者之醉可得乎人臣於國家之難凡其心之可望力之可為塗肝腦而膏髓骨皆其職分所當然則此同事諸臣者遂敢以此自為之功而邀賞於其上乎願臣與之同事同功今賞積於臣而彼有未逮臣復抗顏直受而不以一言是使朝廷之上果以其功獨歸於臣而此諸人者之績因臣之為蔽而卒無以自顯於世也且自平難以來此同事諸人者非獨為已斥諸權奸之所誣構挫辱而已也群憎眾嫉惟事指摘搜羅以為快曾未見有鳴其不平

而伸其屈抑者幸而陛下龍飛赫然開日月之光英賢輔翼廓清風而鼓震雷於是陰氣始散而魍魎潛消然而覆盆之下尚或有未能自露者也故臣敢不避於誇僭妄之戮而輒為諸臣者一訴其艱難抑鬱之情昔漢臣趙充國破羌而歸人有訪之謙讓功能者充國曰吾老矣爵位已極豈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哉兵政國之大事當為後法老臣不以餘命一為主上明言其利害卒使誰當復言之者卒以實對夫人之忠於國也殺身夷族有不避而乃避其自矜功伐之嫌乎臣始遇變於豐城也蓋舉事於倉卒茫昧之中其時豈能逆睹其功之必就謂有今日爵賞之榮而為哉徒以事關宗社是以不計成敗利鈍捐身家棄九族但以輸忠憤而死節是臣之初心也至於號告三軍則雖激之以忠義而實歆之以爵祿延世之榮勵之以名節而復動之以恩賞絢耀之美是非敢以虛言誘之也以為功而充成則此爵祿恩賞亦有國之常典理所必有也今臣受殊賞而眾有未逮是臣以虛言罔誘其下竭眾人之死而共成之掩眾人之美而獨取之見利忘信始之以忠信終之以貪鄙外以欺其下而內失其初心亦何顏面以視其人乎故臣之不敢獨當殊賞者非不知封爵之為榮也所謂有重於封爵者故不為苟得耳伏願陛下鑒臣之言不以為誇也而因以察諸臣之隱允臣之辭不以為偽也而因以普諸臣之施果以其賞在所薄與則臣亦不得而獨厚果以其賞或可厚與則諸臣亦不得而遂薄也江西同事諸臣臣於前奏亦已畧舉且該部具有成冊可查不敢復有所塵瀆臣在衰經憂苦之中非可有言之日事不容已而有是舉不勝受恩感激含哀冒死戰慄惶懼懇

切祈禱之至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十三

王文成公全書

卷十三

十七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十四

新建謝氏原刻本

別錄 奏疏

辭免重任乞

恩養病疏

嘉靖六年六月

臣自正德十四年江西事平之後身罹讒構危疑洵不保朝夕幸遇 聖上龍飛天開日朗鑒臣螻蟻之忠 下詔褒揚洗滌出臣於覆盆之下進官對爵 召還京師因乞便道歸省隨蒙賜 敕遣官慰勞諭錫以銀幣犒以羊酒臣感激 天恩雖粉骨碎身云何能報不幸遭繼父喪未獲赴闕陳謝服滿之後又連年病卧喘息奄奄苟避形迹 皇上天高地厚之恩迄今六年於此矣尚未能一覩 天顏稽首 闕廷之下臣實瞻戴戀慕晝夜熱中若身在芒刺適者曾蒙謝 恩之召臣之至願惟不能即時就道顧迺病卧呻吟徒北望感泣神魂飛馳而已今年六月初六日兵部差官齋文前到臣家內開奏奉欽依以兩廣未靖命臣總制軍務督同都御史姚鏌等勦處者臣聞 命驚惶莫知攸措伏自思惟臣於 君命之召當不俟駕而行矧茲軍旅何敢言辭願臣病患久積潮熱痰嗽日甚月深每一發咳必至頓絕久始漸甦乃者謝 恩之行輕舟安卧尚未敢強又况兵甲驅勞豈復堪任夫委身以圖報臣之本心也若冒病輕出至於債事死無及矣臣又伏思兩廣之役起於土官讐殺比之寇賊之攻劫郡縣荼毒生靈者勢尚差緩若處置得宜事亦可集姚鏌平日素稱老成慎重一時利鈍前卻斯亦兵家之常要在責成難拘速效御史石金據事論奏是蓋忠於 陛下將為 國家宏仁覆久遠

之圖所以激勵鑠等使之集謀決策收之桑榆也臣本書生不習軍旅往歲江西之役皆偶會
機宜幸而成事臣之才識自視未及姚鏐且近年以來又已多病况茲用兵舉事鏠等必嘗深
思熟慮得其始末條貫中事少沮輒以臣之庸劣參與其間行事之際所見或有同異鏠等益
難展布夫軍旅之任在號令嚴一賞罰信果而已慎擇主帥授鉞分相當聽其所為臣以為兩
廣今日之事宜專責鏠等隆其委任重其威權略其小過假以歲月而要其成功至於終無底
績然後別選才能兼於民情土俗素相諳悉如南京工部尚書胡世寧刑部尚書李承勳者往
代其任夫 朝廷用人不貴其有過人之才而貴其有事君之忠苟無事君之忠而徒有過人
之才則其所謂才者僅足以濟其一己之功利全軀保妻子而已耳如臣之迂疏多病徒持文
墨議論未必能濟實用者誠宜哀其不逮容令養疾田野俟病痊之後不終棄廢或可量置閒
散之地使自得效其涓埃則 朝廷於任賢御將之體因物曲成之仁道並行而不相背矣臣
不敢苟冒任使以欺國事不勝感 恩激義懇切祈望之至

赴任謝

恩遂陳膚見疏

六年十二月初一日

臣於病廢之餘特蒙 恩旨起用授以兩廣軍旅重寄臣自惟朽才病質深懼不任驅使以誤
國事具本辭免過蒙 聖旨卿識敏才高忠誠體國今兩廣多事方藉卿威望撫定地方用
紓朕南顧之懷姚鏠已致仕了卿宜星夜前去節制諸司調度軍馬撫勸賊寇安戢兵民勿再
遲疑推諉以負朕望還差官鋪馬裹賞文前去敦趣赴任行事該部知道欽此欽遵兵部移咨到

臣捧讀感泣莫知攸措伏念世受 國恩粉骨齏骸亦無能報又况遭逢 明聖溫旨勤奉若
是何能復顧其他已於九月初八日扶病起程沿途就醫服藥調理晝夜前進柰秋暑早澀舟
行甚難至十一月二十日始抵梧州思恩田州之事尚未及會同各官查審區處然臣沿途涉
歷訪諸士夫之論詢諸行旅之口頗有所聞不敢不為 陛下一言其略臣惟岑猛父子固有
可誅之罪然所以致彼若是者則前此當事諸人亦宜分受其責蓋兩廣軍門專為諸獍獍及
諸流賊而設 朝廷付之軍馬錢糧事權亦已不為不專且重若使振其軍威自足以制服諸
蠻然而因循怠弛軍政日壞上無可任之將下無可用之兵一有驚急必須倚調土官狼兵若
猛之屬者而後行事故此輩得以憑恃兵力日增其桀驁今夫父兄之於子弟苟役使頻勞亦
且不能無倦况於此輩夷獠之性歲歲調發奔走道途不得顧其家室其能以無倦且怨乎及
事之平則又功歸於上而彼無所與兼有不才有司因而需索引誘與之為姦其能以無怨且
慢乎既倦且怨又怒以慢始而徵發愆期既而調遣不至上嫉下憤日深月積劫之以勢而威
益褻寵之以詐而術愈窮由是論之而益梗撫之而益疑遂至於有今日加以叛逆之罪而欲
征之夫即其已暴之惡征之誠亦非過然所以致彼若是已非一朝一夕之故且當反思其咎
姑務自責自勵修我軍政布我威德撫我人民使內治外攘而我有餘力則近悅遠懷而彼將
自服顧不復自反而一意憤怒之夫所可憤怒者不過岑猛父子及其黨惡數人而已其下萬
餘之衆固皆無罪之人也今岑猛父子及其黨惡數人既云誅戮已足暴揚所遺二酋原非有

名惡自可寬宥者也又不勝二酋之憤遂不顧萬餘之命竭兩省之財動三省之兵使民男
不得耕女不得織數千里內騷然塗炭者兩年于茲然而二酋之憤至今尚未能雪也徒爾兵
連禍結徵發益多財饋益殫民困益深無罪之民死者十已六七山獍海賊乘釁搖動窮迫必
死之寇既從而煽誘之貧苦流亡之民又從而逃歸之其可憂危何啻千百於二酋者之為患
其事已兆而變已形顧猶不此之慮而汲汲於二酋則當事者之過計矣今當事者之於是役
其悴心焦思亦可謂勤且至矣特發於憤激而徂為其難是以勞而未效夫二酋者之沮兵拒
險亦不過畏罪逃死苟為自全之計非如四方流劫之賊攻城掠鄉村虜財物殺良民日為
百姓之患人人欲得而誅之者今驅困憊之民使裹糧荷戈以征不為民患素無讐怨之虜此
人心之所以不奮而事之所以難濟也又今狼達土漢官兵亦不下數萬與萬餘畏罪逋誅之
虜相持已三月有餘而未能一決者蓋以我兵發機太早而四面防守太密是乃投之無所往
而示之以必不活益使彼先慮預備并心協力堅其必死之志以抗我師就使我師將勇卒奮
決能取勝亦必多殺士眾非全軍之道又况人無戰志而徒欲合圍待斃坐收成功此我兵之
所以雖眾而勢日以懈賊雖寡而志日以合備日密而氣日以銳者也夫當事者之意固無非
欲計出萬全然以用兵而言亦已失之巧遲所謂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矣臣愚以為且宜釋
此二酋者之罪開其自新之路而彼猶頑梗自如然後從而殺之我亦可以無憾苟可曲全則
且姑務息兵罷餉以休養瘡痍之民以絕覬覦之姦以弭不測之變迨於區處既定德威既洽

蠻夷悅服之後此二酋者遂能改惡自新則我亦豈必固求其罪若其尚不知悛執而殺之不過一獄吏之事何至兵甲之煩哉或者以為征之不克而遽釋之則紀綱疑於不振臣竊以為不然夫天子於天下之民物如天覆地載無不欲愛養而生全之豈有薑爾小醜乃與之爭憤求勝而謂之振紀綱者惟後世貪暴諸侯強凌弱衆吞寡則必務於求勝而後已斯固五霸之罪人也昔苗頑不即工舜使禹益徂征三旬苗民逆命禹乃班師振旅夫以三聖人者為之君帥以征一頑苗謂宜終朝而克捷顧歷三旬之久而復至於班師以歸自今言之其不振甚矣然終致有苗之格而萬世稱聖古之所謂振紀綱者固若是耳臣以匪才繆膺重命得總制四省軍務以從事於偏隅之小醜非不知乘此機會可以僥倖成功苟免於怯懦退避然此必多調軍兵多傷士卒多殺無罪多費糧餉又不足以振揚威武信服諸夷僅能取快於二酋之憤而忘其遺患於兩省之民但知徼功於目前而不知投艱於日後此人臣喜事者之利非國家之福生民之庇臣所不忍也臣又聞兩廣主計之吏謂自用兵以來所費銀兩已不下數十萬梧州庫藏所遺不滿五萬之數矣所食糧米已不下數十萬梧州倉廩所存不滿一萬之數矣由是言之尚可用兵不息而不思所以善後之圖乎臣又聞諸兩省士民之言皆謂流官之設亦徒有虛名而反受實禍詰其所以皆云思恩未設流官之前土人歲出土兵三千以聽官府之調遣既設流官之後官府歲發民兵數千以防土人之反覆即此一事利害可知且思恩自設流官以來十八九年之間反者五六起前後征勦曾無休息不知調集軍兵若干費

用糧餉若干殺傷良民若干 朝廷曾不能得其分寸之益而反為之憂勞徵發腹良民之膏血而塗諸無用之地此流官之無益亦斷然可睹矣但論者皆以為既設流官而復去之則有更改之嫌恐啟人言而招物議是以宣使一方之民久罹塗炭而不敢明為 朝廷一言宣員 朝廷而不敢犯衆議甚哉人臣之不忠也苟利於 國而庇於民死且為之矣而何人言物議之足計乎臣始至地方雖未能周知備歷然形勢大略亦可槩見田州切鄰交趾其間深山絕谷皆猺獞之所盤據動以千百必須仍存土官則可藉其兵力以為中土屏蔽若盡殺其人改土為流則邊鄙之患我自當之自撤藩籬非久安之計後必有悔思恩田州處置事宜俟事平之日遵照 敕旨公同各官另行議奏但臣既有所聞見不敢不先為 陛下一言使 朝廷之上早有定處臣等得一意奉行不致往復查議失誤事機可以速安反側實地方之幸臣等之幸臣不勝受恩感激竭忠願效之至

辭巡撫兼任舉能自代疏

七年正月
初二日

嘉靖六年十二月初二日准本院咨節該吏部題奉 聖旨王守仁暫令兼理巡撫兩廣等處地方寫敕與他欽此欽遵外臣聞 命之餘愈增惶懼竊念臣以迂疏多病之軀繆承總制四省軍務之命既已有不勝其任之憂矣方爾晝夜驅馳圖其所以仰副 朝廷之重委者而尚未知所措今又加以巡撫之責豈其所能堪乎况兩廣地方比於他處尤繁且難蠻夷猺獞之巢穴處處而是攻劫搶擄之警報日日而有近年以來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郡縣之凋敝

曰甚小民之困苦益深巡撫之任非得才力精強者重其事權漸其官階而久其職任殆未可求效於歲月之間也蓋非重其事權則不可以漸其官階非漸其官階則不可以久其職任非久其職任則凡所舉動多苟且目前之計而不為日後久長之謀邀一時之虛名而或遺百年之實禍膏澤未洽於下而小民無愛戴感戀之誠德威未敷於遠而蠻夷無信服歸向之志此巡撫兩廣之任雖才能相繼而治效之所以未究也切見致仕副都御史伍文定質性勇果識見明達往歲寧藩之變嘗從臣起兵討逆臣備知其能今年力未衰置之閑散誠有可惜若起而用之以為巡撫甚於經略之方撫綏之術必能不負所委及照刑部左侍郎梁材新陞南贛副都御史汪鋹亦皆才能素著抑且舊在兩廣備諳土俗民情皆足以堪斯任乞 敕吏部於三人之中選擇而使之臣之驚劣多病俾得專意思田之役幸而了事容令照舊回還原籍調理非獨巡撫得人地方有所倚賴而臣之不肖亦苟免於覆餗之誚矣

奏報田州思恩平復疏

十七年二月十三日

嘉靖七年正月二十七日據廣西田州府目民盧蘇陸豹黃笋胡喜邢相盧保羅黃王陳羅寬戴慶等連名具狀為悔罪投降陳情乞 恩事投稱先因本府土官岑猛與泗城州屢年互相讐殺獲罪上司於嘉靖五年六月內致蒙奏請官兵征勦臨境岑猛自思原無反叛情由意得招撫先自同道士錢一真及親信家人逃歸順州界蘇等俱各畏避四散逃入山林止有各處寄住客戶千餘躲避不及冒犯官軍俱蒙殺勦目民人等俱不敢抵抗官軍惟有陸綬不曾

遠遯當被擒斬其餘韋好羅河等俱蒙官軍陸續搜山殺死募於當年九月內歸順土官岑璋書報岑猛見在該州前月已將道士錢一真功次假作岑猛解報軍門爾可作急乎定地方來迎爾主蘇等聽信遣人節送衣服檳榔等件岑璋一一收受言說岑猛不可輕易見人官府得知累我續於十月內岑猛又差人促令邀同王受招復鄉村因見府治空虛乘便入城休息又遣迎岑猛岑璋回說爾今地方未定姑候來春我當發兵三十餘營送爾主來且替爾防守蘇等因此逃命屯聚以候岑猛並無叛心嘉靖六年正月有人傳說岑猛於天泉岳內急病身死屍骨被岑璋燒燬金銀盡被收獲隨遣人去歸順探問又被岑璋殺死蘇等痛悔無由竊思官男岑邦彥先已齊村病故今聞岑猛又死無主可靠欲出投訴切見四方軍馬充斥聲言務要盡勦又恐飛蟲附火必損其身又蒙上司陰使王受圖殺盧蘇又使盧蘇圖殺王受反覆難信投降無路日切苦痛今幸 朝廷寬赦 欽命總制天星體天行道按臨在此神鬼信服蘇等方敢捨命求生率領閩府目民男子大小人等共計四萬餘名口盡數投降伏乞憫念生靈草命赦死立功以贖前罪哀乞憐憫岑猛原無反叛情罪存其一脈俯順夷情辦納糧差實為萬幸等情并據思恩府頭目王受盧蘇黃容盧平韋文明侶馬黃留黃石陸宗覃鑑潘成等亦連名具狀告同前事投稱本府原係土官自改立流官開圖立里土俗不便柰緣小人冥頑不諳漢法屢次攘亂不定受等同辭懇乞上司仍立目甲不意反致官府嗔怪近又蒙官兵征勦田州要將受等一槩誅滅必要窮追迓捕只得逃遯山林兼以八寨蠻孛原以剽掠為生乘機假

受姓名每每攻圍城邑劫虜鄉村虛名受禍受等即欲挺身投訴見得四方軍馬把截兼聞陰使盧蘇圖殺王受又使王受圖殺盧蘇反覆難信以此連年抱苦控訴無由且受等頗知利害豈敢自速滅亡今幸 朝廷寬 恩命總制天星按臨在此神鬼信服受等方敢率領所部目民男女大小人等共計三萬餘名口捨命投降伏乞詳情赦死以全草命更望俯順夷情仍復目甲使得辦納糧差實為萬幸等因各投訴到臣據此照得先於嘉靖六年七月初七日為地方事節奉 敕諭先該廣西田州地方逆賊岑猛為亂已令提督兩廣等官都御史姚鏐等督兵進剿隨該各官奏稱岑猛父子悉已擒斬巢穴蕩平捷音上聞已經降 敕獎勵論功行賞續該各官復奏惡目盧蘇倡亂復叛王受攻陷思恩及節據石金所奏前項地方盧蘇王受結為死黨互相依倚禍孽日深將來不可收拾又參稱先後撫臣舉措失當姚鏐等攘夷無策輕信寡謀圖田州已不可得并思恩胥復失之要得通行查究追奪兵部議奏以各官先後所論事宜意見不同且兵連兩廣調遣事干鄰境地方必得重臣前去總制督同議處方得停當今特命爾提督兩廣及江西湖廣等處地方軍務星馳前去彼處即查前項夷情田州因何復叛思恩因何失守督同姚鏐等斟酌事勢將各夷叛亂未形者可撫則撫反形已露者當勦即勦一應主客官軍從宜調遣主副將官及三司等官悉聽節制公同計議應設土官流官何者經久利便并先今撫鎮等官有功有過分別大小輕重明白奏聞區處事體十分重大者具奏定奪朕以爾勦蹟久著才望素隆特茲簡任爾務以體國為心聞命就道竭忠盡力大展謀猷俾

夷患殄除地方安靖以紓朕西南之憂仍須深慮卻顧事出萬全一勞永逸以為廣人久遠之休毋得循例辭避以孤衆望欽此欽遵隨於九月內節該兵部咨為辭免重任乞 恩養病事臣奏奉聖旨卿識敏才高忠誠體國今兩廣多事方藉卿威望撫定地方用紓朕南顧之懷姚鏌已致仕了卿宜星夜前去節制諸司調度軍馬撫勦賊寇安戢兵民勿再遲疑推諉以負朕望還差官鋪馬裏齎文前去敦趣赴任行事該部知道欽此欽遵當即啟行至十一月二十一日抵梧州蒞任十二月內續准兵部咨為地方大計緊急用人事該禮部右侍郎方獻夫奏節奉 聖旨方獻夫所奏關係地方大計鄭潤朱麟與姚鏌事同一體姚鏌已着致仕鄭潤等因賊情未寧暫且留用今既這等說鄭潤取回代替的朕自簡用朱麟應否去留着兵部會議并堪任更代的推舉相應官兩員來看田州應否設都御史在彼住劄還着王守仁議處具奏定奪欽此備咨前來知會俱經欽遵外本月初五日進至平南縣地方與都御史姚鏌交代二十二等日太監鄭潤總兵官朱麟陸續各回梧州廣州等處聽候新任總兵太監交代去訖當臣公同巡按紀功御史石金右布政林富參政汪必東鄒輓副使祝品林大輅僉事汪濬張邦信申惠吳天挺參將李璋沈希儀張經及舊任副總兵今閒住都指揮同知張祐并各見在軍前用事等官會議得思恩田州之役兵連禍結兩省荼毒已踰二年兵力盡於哨守民脂竭於轉輸官吏罷於奔走即今地方已如破壞之舟漂泊於顛風巨浪中覆溺之患洵洵在目不待智者而知之矣今若必欲窮兵雪憤以收前功未論其不克縱復克之亦有十患何者今 皇上

方推至孝以治天下惻怛之仁覆被海宇惟恐一物不得其所雖一夫之獄猶慮有所虧枉親臨斷決况茲數萬無辜之赤子而必欲窮搜極捕使之噍類不遺傷伐天地之和虧損好生之德其患一也屯兵十萬日費千金自始事以來所費銀米各已數十餘萬前歲之冬二酋復亂至今且餘二年未嘗與賊交一矢接一戰而其費已若此今若復欲進兵以近計之亦須數月省約其費亦須銀米各十餘萬計今梧州倉庫所餘銀不滿五萬米不滿一萬矣兵連不息而財匱糧絕其患二也調集之兵遠近數萬屯戍日久人懷歸思兼之水土不服而前歲之疫死者一二萬人衆情憂惑自頃以來疾病死者不可以數無日無之潰散逃亡追捕斬殺而不能禁其未見敵而已若此今復驅之鋒鏑之下必有土崩瓦解之勢其患三也用兵以來兩省之民男不得耕女不得織已餘二年衣食之道日窮老稚轉乎溝壑今春若復進兵又將廢一年之耕百姓饑寒切身羣起而為盜不逞之徒因而號召之其禍殆有甚於思田之亂者其患四也論者皆以不誅二酋則無以威服土官是殆不然今所賴以誅二酋者乃皆土官之兵而在我曾無一旅可恃之卒又不能宣布主上威德明示賞罰而徒以市井狙獪之謀相欺相誘計窮詐見益為彼所輕侮每一調發旗牌之官十餘往反而彼猶驚然不出反挾此以肆其貪求縱其吞噬我方有賴於彼縱之而不敢問彼亦知我之不能彼禁也益狂誕而無所忌岑猛之僭妄亦由此等積漸成之是欲誅一二逃死之遺孽而養成十數岑猛其患五也兩廣盜賊猥獍之巢穴動以數十百計軍衛有司營堡關隘之兵時嘗召募增補然且不敷今復盡取而

聚之思田之一隅山猛海寇乘間竊發遂至無可捍禦近益窺我空虛出掠愈頻為患愈肆今若復聞進兵彼知事未易息遠近相煽盡起我兵勢難中輟救之不能棄之不可其為慘毒可憂尤有甚於饑寒之民其患六也軍旅一動饋運之夫騎征之馬各以千計每夫一名顧直一兩馬一匹四兩馬之死者則又追償其主之直是皆取辦於南寧諸屬縣百姓連年兵疲困苦已極而復重之以此其不亡而為盜者則亦溝中之瘠矣其患七也兩省土官於岑猛之滅已各懷唇齒之疑其各州土目於蘇受之討又皆有狐兔之憾是以遲疑觀望莫肯效力所憑恃者獨湖兵耳然前歲之疫湖兵死者過半其間固多借債而來兵回之日死者之家例有償命銀兩總其所費亦以萬數今茲復調踞頓道途不得顧其家室亦已三年勞苦怨鬱潛逃而歸者相望於道誅之不能止因一隅之小憤而重失三省土人之心其間伏憂隱禍殆難盡言其患八也田州外捍交趾內屏各郡其間深山絕谷又皆猛獍之所盤據若必盡誅其人異時雖欲改土設流亦已無民可守非獨自撤藩籬勢有不可抑亦藉膏腴之田以資猛獍而為邊夷拓土開疆其患九也既以兵克必以兵守歲歲調發勞費無已秦時勝廣之亂實興於閭左之戍且一夫制馭變亂隨生反覆相尋禍將焉極其患十也故為今日之舉莫善於罷兵而行撫撫之有十善活數萬無辜之死命以明昭 皇上好生之仁同符虞舜有苗之征使遠夷荒服無不感恩懷德培 國家元氣以貽燕翼之謀其善一也息財省費得節縮贏餘以備他虞百姓無椎脂刻髓之苦其善二也久戍之兵得遂其思歸之願而免於疾病死亡脫鋒鏑之慘無

土崩瓦解之患其善三也又得及時耕種不費農作雖在困窮之際然皆獲顧其家室亦各漸有回生之望不致轉徙自棄而為盜其善四也罷散土官之兵各歸守其境土使知朝廷自有神武不殺之威而無所恃賴於彼陰消其桀驁之氣而沮懾其僭妄之心反側之姦自息其善五也遠近之兵各歸舊守窮邊沿海咸得修復其備禦盜賊有所憚而不敢肆城郭鄉村免於驚擾劫掠無虛內事外顧此失彼之患其善六也息饋運之勞省夫馬之役貧民解於倒懸得以稍稍甦復起呻吟於溝壑之中其善七也土民釋免死狐悲之憾土官無脣亡齒寒之危湖兵遂全師早歸之願莫不安心定志涵育深仁而感慕德化其善八也思田遺民得還舊土招集散亡復其家室因其土俗仍置酋長彼將各保其境土而人自為守內制猛獍外防邊夷中土得以安枕無事其善九也土民既皆誠心悅服不須復以兵守省調發之費歲以數千官軍免踣頓道途之苦居民無往來騷屑之患商旅通行農安其業近悅遠來 德威覃被其善十也夫進兵行勦之患既如彼罷兵行撫之善復如此然而當事之人乃猶往往利於進兵者其間又有二幸四毀焉下之人幸有數級之獲以要將來之賞上之人幸成一時之捷以蓋目前之愆是謂二幸始謀請兵而終鮮成效則有輕舉妄動之毀頓兵竭餉而得不償失則有浪費財力之毀聚數萬之衆而竟無一戰之克則有退縮畏避之毀循土夷之情而拂士夫之議則有形迹嫌疑之毀是謂四毀二幸蔽於其中而四毀惕於其外是以盜犯十患而不願棄十善而不為夫人臣之事君也殺其身而苟利於國滅其族而有裨於上皆甘心焉豈以僥倖之

私毀譽之未而足以撓亂其志者今日之撫利害較然事在必行斷無可疑者矣於是衆皆以
為然二十六日臣至南寧府乃下令盡撤調集防守之兵數日之內解散而歸者數萬有餘湖
兵數千道阻且遠不易即歸仍使分留南寧賓州解甲休養待聞而發初盧蘇王受等聞臣奉
命前來查勘始知 朝廷亦無必赦之意皆有投生之念日夜懸望惟恐臣至之不速已而聞
太監總兵等官復皆相繼 召還至是又見防守之兵盡撤其投生之念益堅乃遣其頭目黃
富等十餘人於正月初七日先付軍門訴告願得掃境投生惟乞宥免一死臣等諭以 朝廷
之意正恐爾等有所虧枉故特遣大臣前來查勘開爾等更生之路爾等果能誠心投順決當
貸爾之死因復開陳 朝廷威德備寫紙牌使各持歸省諭盧蘇王受等大意以為岑猛父子
縱無叛逆之謀即其充殘酷暴慢上虐下自有可誅之罪今其父子黨與俱已伏其辜爾等原
非有名惡目本無大罪至於部下數萬之衆尤為無辜今因爾等阻兵負險致令數萬無辜之
民破家失業父母死亡妻子離散奔逃困苦已將兩年又上煩 朝廷興師命將勞擾三省之
民爾等之罪固已日深但念爾等所以阻兵負險者亦無他意不過畏罪逃死苟為自全之計
其情亦有可憫方今 聖上推至孝之仁以子愛黎元惟恐一物不得其所雖一夫之獄尚恐
或有虧枉 親臨斷決何況爾等數萬之命豈肯輕意勒殺故今特遣大臣前來查勘開爾等
生之路非獨救此數萬無辜之民亦使爾等得以改惡從善捨死投生牌至爾等部下兵夫即
可解散各歸復業安生爾等即時出來投到決當宥爾之死全爾身家若遲疑觀望則天討遂

行後悔無及限爾二十日內爾若不至是 朝廷必欲開爾生路而爾必欲自求死路進兵殺爾亦可以無憾矣蘇受等得牌皆羅拜踴躍歡聲雷動當即撤守備具衣糧盡率其眾掃境來歸本月二十六日俱至南寧府城下分屯為四營明日蘇受等皆囚首自縛各與其頭目數百人赴軍門投見號哀控訴各具投狀告稱前情乞免一死願得竭力報效臣等看得蘇受等所訴情節亦與臣等前後所聞所訪大略相同其間雖有飾說亦多真情良可哀憫因復照前牌諭所稱諭以 朝廷恩德以為 朝廷既已赦爾等之死許爾投降寧肯誘爾至此又復殺爾虧失信義爾之一死決當宥爾矣爾可勿復憂疑但爾蘇受二人擁眾負險雖由畏死然此一方為爾之故騷擾二年有餘至上煩 九重之慮下疲三省之民若不略示責罰亦何以舒泄軍民之憤於是下盧蘇王受於軍門各杖之一百眾皆合辭扣首為之請命乃解其縛諭以今日宥爾一死者是 朝廷天地好生之仁杖爾一百者乃我等人臣執法之義於是眾皆扣首悅服臣亦隨至其營撫定餘眾皆莫不感泣歡呼皆謂 朝廷如此再生之恩我等誓以死報及據狀未告乞憐憫岑猛原無反叛情罪存其一脈俯順夷情辦納糧差一節自臣奉 命而來沿途詢諸商賈行旅訪諸士夫軍民莫不以為宜從夷俗仍立土官庶可永久無變不然反覆之患終恐不免及臣至此又公同大小各官審度事勢屢經酌量議處亦皆以為治夷之道宜順其情臣於先次謝 恩本內已經略具奏聞至是因其控告哀切當即遵照 敕諭便宜事理許以其情奏請且諭以 朝廷之意無非欲生全爾等爾等但要誠心向化改惡從善竭

忠報 國勿慮 朝廷不能順爾之情於是又皆感泣歡呼皆謂 朝廷如此再生之恩我等誓以死報且乞即願殺賊立功以贖前罪臣因諭以 朝廷之意惟願生全爾等今爾方來投生豈忍又驅之兵刃之下爾等逃竄日久家業破蕩且宜速歸完爾家室及時耕種修復生理至於各處盜賊軍門自有區處不須爾等勦除待爾家事稍定徐當調發爾等於是又皆感泣歡呼皆謂 朝廷如此再生之恩我等誓以死報臣於是遂委右布政林富舊任總兵官張祐分投省諭安插其衆俱於二月初八日督令各歸復業去訖地方之事幸遂乎定皆皇上至孝達順之德感格上下神武不殺之威震懾鬼神風行於廟堂之上而草偃於百蠻之表是以班師不待七旬而頑夷即爾來格不折一矢不戮一卒而全活數萬生靈是所謂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者也臣以蹇劣繆承任使仰賴 鴻休得免罪責快觀 盛明豈勝慶幸除將設立土官及地方一應經久事宜遵照 敕旨公同各官再行議處另行具奏外緣係奏報平復地方事理為此具本專差冠帶舍人王洪親齎謹具題 知

地方緊急用人疏

七年二月十五日

先該禮部右侍郎方獻夫奏前事節奉 聖旨田州應否設都御史在彼住劄還着王守仁議處具奏定奪欽此兵部備咨前來知會除欽遵外隨於今年正月二十七日該思恩田州二府土目盧蘇王受等各率衆數萬自縛歸降該臣遵照 敕諭事理悉已撫定當遣廣西右布政林富舊任副總兵張祐分投督領各夷各歸原土復業安生已經具本奏報外照得思恩田州

連年兵火殺戮之餘官府民居悉已燒燬破蕩雖部屋尋之廬亦遭翻圮發掘曾無完土荒
村僻塢不遺片瓦尺椽傷心慘目誠不忍見各夷近已誠心投服毀棄兵戈賣刀買牛見已各
事田作自後反側之患以臣料之或已可免但其風景淒戚生意蕭條憂惶困苦之餘無以自
存必得老成寬厚之人撫恤綏柔之臣等見其悲慘無聊之狀誠亦未忍一旦棄去而不顧況
思田去梧州軍門水路一月之程一時照料有所不及近又與各官議欲於田州建立流官府
治以制御土官修復城池廨宇等項必須勞民動衆自非素得夷情者為之經理區畫各夷彫
弊之餘豈復堪此騷屑况議設知府等官皆未曾到一應事務莫有任其責者看得右布政林
富慈祥愷悌識達行堅素立信義見在思田地方安插各夷合無准如方獻夫所奏將林富量
改憲職仍聽臣等節制暫於思田地方往來住劄撫循緝理其於事理亦甚相應臣又看得思
田地方原係蠻夷徭獞之區不可治以中土禮法雖流官之設尚且不可又况常設重臣住劄
其地豈其所堪則其供饋之費送迎之勞必且重貽地方異日之擾斯亦不可不預言之者合
無將本官廩給口糧一應合用之費及往來夫馬一應合用之人俱於南寧府衛取辦銀兩於
庫貯軍餉內支給一不以干思田之人俟一年之後各夷生理漸復府治城郭廨宇漸以完備
則將林富量移別處任用而思田止存知府理治或設兵備官一員於賓州住劄或就以南寧
兵備兼理不時往來撫循如此則目前既可以得撫定綏柔之益而日後又可以免困頓煩勞
之擾臣之愚見所議如此惟復別有定奪均乞 聖明裁處

地方急缺官員疏

七年二月十八日

先據廣西副總兵李璋呈前事看得柳慶地方新任參將王繼善近因病故地方盜賊生發不可一日缺官乞暫委相應官一員前去代理等因到臣該臣看得柳慶地方近因思田用兵不息搖賊乘間出掠參將王繼善既已病故而該道守巡兵備等官又以思田之役皆在軍門督餉督哨地方重寄委無一官之託為照參將沈希儀雖係專設田州住劄官員然田州之事臣與各官見駐南寧自可分理本官舊在柳慶夷情土俗備能諳悉而謀勇才能足當一面求可委用無踰本官者該臣遵照欽奉 敕諭便宜事理就行暫委本官前去管理參將行事聽候奏請外近該思恩田州土目盧蘇王受等率眾歸降該臣行委右布政林富閒住副總兵張祐分投督領各夷各歸原土復葦安生今各夷見已賣刀買牛爭事農作度其事勢將來或可以無反側之患則前項駐劄參將似亦可以無設但今議於田州修復流官府治以控制土官則城郭廨宇之役未免勞民動眾瘡痍大病之後各夷豈復堪此臣等議調腹裏安靖地方官軍打手之屬約二千名隱然有屯戍之形而實以備修建之役庶幾工可速就而又得免於起夫之擾然非統馭得人則於各夷或亦未免有所驚疑除布政林富已另行議奏外看得閒住總兵張祐才識通敏計慮周悉將略堪折衝之任文事兼撫綏之長今又見在思田地方安插各夷皆能得其歡心乞 敕兵部俯從臣議將張祐復其舊職暫委督令前項各兵經理修建之役仍令與布政林富更互往來於思田之間省諭安撫諸夷其合用廩給夫馬之類悉照議處

林富事例於南寧府衛取辦俟一二年後各夷生理盡復府治城郭廨宇悉已完備則將張祐量改他處任用而田州止存知府理治仍乞將沈希儀或就改駐柳慶地方守備惟復別有定奪均乞 聖明裁處

處置平復地方以圖久安疏

七年四月
初六

臣聞傳說之告高宗曰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今天下郡縣之設乃有大小繁簡之別中土邊方之殊流官土襲之不同者豈故為是多端哉蓋亦因其廣谷大川風土之異氣人生其間剛柔緩急之異稟服食器用好惡習尚之異類是以順其情不違其俗循其故不異其宜要在使人各得其所固亦惟以亂民而已矣臣以迂庸繆膺重命勘處兵事於茲土節該欽奉 敕諭謂可撫則撫當勸即勸是 陛下之心惟在於除患安民未嘗有所意必也又節該欽奉 敕諭謂賊平之後公同議處應設土官流官何者經久利便是 陛下之心惟在於安民息亂未嘗有所意必也始者思田梗化既舉兵而加誅矣因其悔罪來投遂復宥而釋之固亦莫非仰體 陛下不嗜殺人之心惓惓憂憫赤子之無辜也然而今之議者或以為流官之設中土之制也已設流官而復去之則嫌於失中土之制土官之設蠻夷之俗也已去土官而復設之則嫌於從蠻夷之俗二者將不能逃於物議其何以能建事而底績乎是皆不然夫流官設而夷民服何苦而不設流官乎夫惟流官一設而夷民因以騷亂仁人君子亦安忍宣使斯民之騷亂而必於流官之設者土官去而夷民服

何苦而必土官乎夫惟土官一去而夷民因以背叛仁人君子亦安忍寧使斯民之背叛而必於土官之去者是皆虞目前之毀譽避日後之形迹苟為周身之慮而不為國家思久長之圖者也其亦安能仰窺陛下如天之仁固平平蕩蕩無偏無黨惟以亂民為心乎臣於思恩田州平復之後即已仰遵聖諭公同總鎮鎮巡副參三司等官太監張賜御史石金等議應設流官土官何者經久利便不得苟有嫌疑避忌而心有不盡謀有不忠乃皆以為宜仍土官以順其情分土目以散其黨設流官以制其勢蓋蠻夷之性譬猶禽獸麋鹿必欲制以中土之郡縣而繩之以流官之法是羣麋鹿於堂室之中而欲其馴擾帖服終必觸樽俎翻几席狂跳而駭擲矣故必放之閒曠之區以順適其獷野之性今所以仍土官之舊者是順適其獷野之性也然一惟土官之為而不思有以散其黨與制其猖獗是縱麋鹿於田野之中而無有乎墉墉之限積牙童梏之道終必長奔直竄而無以維繫之矣今所以分立土目者是墉墉之限積牙童梏之道也然分立土目而終無連屬網維於其間是畜麋鹿於苑囿而無守視之人以時守其墉墉禁其羣觸終將踰垣遠逝而不知踐禾稼決藩籬而莫之省矣今所以特設流官者是守視苑囿之人也議既僉同臣猶以為土夷之心未必盡得而窮山僻壤或有隱情也則亦安能保其必行乎則又備歷田州思恩之境按行其村落而經理其城堡固而以其所以處之道詢諸其目長率皆以為善又以詢諸其父老子弟又皆以為善又以詢諸其頑鈍無恥廝役下賤之徒則又亦皆以為善然後信其可以久行而庶或幸免於他日之戮也矣夫然後敢

具本以請亦恃 聖明在上洞見萬里而無微不燭故臣得以信其愚忠不復有所顧忌然猶反覆其辭而更互其說者非敢有虞於陛下不能亮臣之愚良以今之士人率多執己見而倡臆說亦足以搖衆心而債成事故臣不避頰舌之騰者亦欲因是以曉之也煩瀆 聖聽臣不勝戰慄惶懼之至緣條處置平復地方以圖久安長治事理未敢擅便為此開坐具本請 旨

計開

一特設流官知府以制土官之勢臣等議得思田初服 朝廷威德方新今雖仍設土官數年之間決知可無反側之慮但十餘年後其衆日聚其力日強則其志日廣亦將漸有縱肆并兼之患故必特設流官知府以節制之其御之道則雖不治以中土之經界而納其歲辦租稅之入使之知有所歸效雖不蒞以中土之等威而操其龔授調發之權使之知有所統攝雖不繩以中土之禮教而制其朝會貢獻之期使之知有所尊奉雖不嚴以中土之法禁而申其冤抑不平之鳴使之知有所赴訴因其歲時伏臘之請慶賀參謁之來而宣其間隔之情通其上下之義於其不能教其不逮寓警戒於溫恤之中消倥強於涵濡之內使之日馴月習忽不自知其為善良之歸蓋含洪坦易以順其俗而委曲調停以制其亂此今日知府之設所以異於昔日之流官而為久安長治之策也臣等看得田州故地寬衍平曠堪以建設流官衙門但其衝射凶惡居民弗寧今擬因其城垣略加改創修理備立應設衙門地僻事簡官不必備環府之田二甲皆以屬之府官府官既無民事案牘之擾終歲可以專

力於農為之闢其荒蕪備其旱潦通其溝洫丁力不足則聽其募人耕種官給牛具種子歲收其入三分之一以廩官吏而其餘以食佃人城之內外漸置佃人廬舍而歲益增募招徠以充實之田州舊有商課仍許設於河下薄取其稅以資祭祀賓旅柴薪馬夫之給凡流官之所須者一不以及於土夷如此則雖草創之地而三四年後亦可以漸為富庶之鄉若其經營之始則且須仰給於南寧府庫逮其城郭府治完備事體大定然後總會其土夷之所輸公田之所入商稅之所積每歲若干而官吏之所需者每歲若干斟酌通融立為經久之計又必上司之制用者務從寬假無太苛刻官吏其土者得以優裕展布無局促牽制之繁此又體悉遠臣綏柔荒服之道也至於思恩舊已設有流官但因開圖立里繩以郡縣之法是以其民遂亂今宜照舊仍設流官知府聽其土目各以土俗自治而其連屬制御之道悉如臣等前之所議庶可經久無患均乞 聖明裁處

一仍立土官知州以順土夷之情臣等議得岑氏世有田州其繫總之私恩久結於人心今岑猛雖誅各夷無賢愚老少莫不悲愴懷思願得復立其後故蘇受之變翕然蠢起不約而同自官府論之則皆以為苗頑逆命之徒在各夷言之則皆自以為嬰臼存孤之義故自兵興以來遠近軍民往往亦有哀憐其志而反不直官府之為者况各夷告稱其先世岑伯顏者嘗欽奉 太祖高皇帝敕旨岑黃二姓五百年忠孝之家禮部好生看他着江夏侯護送岑伯顏為田州府土官知府職事傳授子孫代代相繼承襲欽此欽遵其後如岑永通岑祥

岑紹岑鑑岑鏞岑溥皆嘗著征討之績有保障之功猛之暴虐騷縱罪雖可戮而往歲姚源之役近年劉召之勦亦皆聞關奔走勤勞在人各夷告稱官兵未進之先猛尚遣人奉表朝賀貢獻又遣人費本赴京控訴官兵將進之時猛遂率衆遠遯未嘗敢有抗拒以此言之其無反叛之謀踪跡頗明今欲仍設土官以順各夷之情而非岑氏之後彼亦終有未服故今日土官之立必須岑氏子孫而後可臣等看得田州府城之外西北一隅地形平坦堪以居民議以其地降為田州而於舊屬四十八甲之內割其八甲以屬之聽以其土俗自治立岑猛之子一人始授以署州事吏目三年之後地方寧靖效有勤勞則授以判官六年之後地方寧靖效有勤勞則授以為同知九年之後地方寧靖效有勤勞則授以為知州使承岑氏之祀而隸之流官知府其制御之道則悉如臣等前之所議如此則朝廷於討猛之罪記猛之勞追錄其先世之忠俯順其下民之望者兼得之矣昔文武之政罪人不孥興滅繼絕而天下之民歸心遠近蠻夷見朝廷之所以處岑氏者若此莫不曰猛肆其惡而舉兵加誅法之正也明其非叛而不及其孥仁之至也錄其先忠而不絕其祀德之厚也不利其土而復與其民義之盡也矜其冥頑而曲加生全恩之極也即此一舉而四方之土官莫不畏感懷德心悅誠服信義昭布而蠻夷自此大定矣今日知州之設所以異於昔日之土官而為久安長治之策也臣等又看得岑猛之子存者二人其長者為岑邦佐其幼者為岑邦相邦佐自幼出繼武靖州為知州前者徒以誅猛之故有司奏請安置於漳州然彼

實無可革之罪今日田州之立無有宜於邦佐者但武靖當猛賊之衝而邦佐素得其民心其才足能制御邇者武靖之民以盜賊熾熾州民無主之故往往來告願得復還邦佐為知州以保障地方臣等方欲為之上請如欲更一人諸夷未必肯服莫若仍以邦佐歸之武靖而立邦相於田州用其強立有能者於折衝捍禦之所而存其幼弱未立者於安守宗祀之區庶為兩得其宜至於恩恩則岑濬之後已絕自不必復有土官之設矣均乞 聖明裁處一分設土官巡檢以散各夷之黨臣等議得土官知州既立若仍以各土目之兵盡屬於知州則其勢并力眾驕恣易生數年之後必有報讐復怨吞弱暴寡之事則土官之患猶如故也且土目既屬於土官而操其生殺予奪之權則彼但惟土官之是從寧復知有流官知府者則流官知府雖欲行其控制節制之道施其綏懷撫恤之仁亦無因而與各土目者相接矣故臣等議以舊屬八甲割以立州之外其餘四十甲者每三甲或二甲立以為一巡檢司而屬之流官知府每司立土巡檢一員以土目之素為眾所信服者為之而聽其各以土俗自治其始授以署巡檢司事土目三年之後而地方寧靖效有勤勞則授以冠帶六年之後而地方寧靖效有勤勞則授以為土巡檢其糧稅之入則徑納於流官知府而不必轉輸於州之土官以省其費其車馬之出亦徑調於流官知府而不必轉發於州之土官以重其勞其官職土地各得以傳諸子孫則人人知自愛惜而不敢輕犯法其襲授予奪皆必經由於知府則人人知所依附而不敢輒攜貳勢分難合息朋奸濟虐之謀地小易制絕恃眾跋扈

之患如此則土官既無羽翼爪牙之助而不敢縱肆於為惡土目各有土地人民之保而不敢黨比以為亂此今日巡檢之設所以異於昔日之土目而為久安長治之策也至於思恩事體悉與田州無異亦宜割其目甲分立以為土巡檢司聽其以土俗自治而屬之流官知府其辦納兵糧與連屬制御之道一如田州則流官之設既不失朝廷之舊巡司之立又足以散土夷之黨而土俗之治復可以順遠人之情一舉而兩得矣均乞 聖明裁處

一田州既改流官亦宜更其府名初岑猛之將變忽有石自田州江心浮出傾卧岸側其時民間有田石傾田州兵田石平田州寧之謠猛甚惡之禁人勿言密起百餘人夜平其石旦即復傾如是者屢屢已而果有兵變今年二月盧蘇等既有投順歸視其石則已平矣皆共喜異傳以為祥臣至田州親視其石聞土人之言如此民間多取田寧二字私擬其名臣等欲乞 朝廷遂以此意命之雖非大義所關亦足以新耳目而定人心之一端也其該府所設官員臣等擬於知府之外佐貳則同知或通判一員首領則經歷知事各一員吏胥略具而已今見在者已有通判張華知事林光甫照磨李世亨其知府亦已選有一員陳能然至今尚未到任臣嘗訪詢其故咸謂陳能原奉 朝旨陞廣西布政司右參政管田州府事又賜之 敕旨以重其權吏部奏有 欽依令其先赴該司到任然後往蒞田州該司左布政嚴紘謂其既掌府事即係屬官不得於該司到任陳能遂竟還原籍至今亦不復來參照嚴紘妄自尊大但知立上司之體勢而輒敢慢視 敕旨蔑廢部移固已深為可罪陳能則編

狹使氣徒欲申一己之小憤而遂爾委 朝命於草萊棄職任如敝屣使為人臣者而皆若是則地方之責焉所寄託而 朝廷威令何以復行乎臣等所訪如此但未委虛的乞將二人通行提究重加懲戒以警將來臣觀陳能氣性悻悻若此亦非可使以綏柔新附之民者看得廣東化州知州林寬舊任南康通判翦緝安義諸賊甚得調理且其才識通敏幹辦勤勵臣時巡撫江西深知其有可用近因田州改建府治修復城垣地方無官可任已經行文委令經理其事即若陞以該府同知而使之久於其職其所建立必有可觀迨其累有成績遂擢以為知府使終身其地彼亦欣然過望必且樂為不倦為益地方決知不少矣大抵田州之亂起於搜剔太甚今其歸附皆出誠心原非以兵力強取而得者故不必過為振厲駕抑急其機防反足生變但與之休養生息略施控御其間可矣夫走狗逐兔而捕鼠以狸人之才器各有所宜也伏乞 聖明采擇

一思恩府設立流官亦宜如田州之數其知府一員吳期英見在但已屢有奔逃之辱難以復臨其下然未有可去之罪且宜改用於他所姑使之自效可矣看得柳州府同知桂鏊督餉賓州思恩之人聞其行事頗知信向近以修復思恩府治委之經理其所謀猷雖未見有大過於人然皆平實詳審不為浮飾似於思恩之人為宜苟未能灼知超然卓異之才舉而用之以一新政化則得如鑿者器而使之姑且修饗補罅休勞息困以與久疲之民相安於無事當亦能有所濟也乞 敕吏部再加裁酌而改用之

一田州各甲今擬分設為九土巡檢司其思恩各城頭今擬分設為九土巡檢司各立土目之素為衆所信服者管之其連屬之制陞授之差俱已備有前議但各甲城頭既已分析若無人管理復恐或生弊端臣等遵照 敕諭便宜事理已先行牌仰各頭目暫且各照分掌管辦納兵糧候奏請 命下然後欽遵施行

一田州凌時甲完冠若陶甲腮水源坤宮位甲舊朔勒甲兼州子半甲共四甲半擬立為凌時土巡檢司擬以土目龍寄管之緣龍寄先來投順故分甲比衆獨多

一田州若馬甲略羅博温甲共三甲擬立為若馬土巡檢司擬以土目盧蘇管之

一田州大田子甲那帶甲錦養甲共三甲擬立為大田土巡檢司擬以土目黃富管之

一田州萬洞甲周甲共二甲擬立為萬洞土巡檢司擬以土目陸豹管之

一田州陽院右鄧甲控講水冊槐並畔甲共二甲擬立為陽院土巡檢司擬以土目林盛管之

一田州思郎那召甲舍甲共二甲擬立為思郎土巡檢司擬以土目胡喜管之

一田州累彩甲子軒憂甲篤怵下甲共三甲擬立為累彩土巡檢司擬以土目盧鳳管之

一田州怕何甲速甲共二甲擬為怕何土巡檢司擬以土目羅玉管之

一田州武龍甲里定甲共二甲擬立為武龍巡檢司擬以土目黃笋管之

一田州拱甲白石甲共二甲擬立為拱甲土巡檢司擬以土目邢相管之

一田州床甲砦例甲共二甲擬立為床甲土巡檢司擬以土目盧保管之

一田州婪鳳甲工堯降甲共二甲擬立為婪鳳土巡檢司擬以土目黃陳管之

一田州下隆甲周甲共二甲擬立為下隆土巡檢司擬以土目黃對管之

一田州縣甲環甫蛙可田共二甲擬立為縣甲土巡檢司擬以土目羅寬管之

一田州篆甲煉甲共二甲擬立為篆甲土巡檢司擬以土目王萊管之

一田州砦桑甲義寧江那半甲共一甲半擬立為砦桑土巡檢司擬以土目戴德管之

一田州思幼東平夫棒甲盡甲子半甲共一甲半擬立為思幼土巡檢司擬以土目楊趙管

之

一田州侯周怕豐甲一甲擬立為侯周土巡檢司擬以土目戴慶管之

一思恩興隆七城頭兼都陽十城頭擬立為土巡檢司擬以土目韋貴管之緣韋貴先來向

官故授地比眾獨多

一思恩白山七城頭兼丹良十城頭擬立為白山土巡檢司擬以土目王受管之

一思恩定羅十二城頭擬立為定羅土巡檢司擬以土目徐五管之

一思恩安定六城頭擬立為安定土巡檢司擬以土目潘良管之

一思恩古零通感那學下半四堡四城頭擬立為古零土巡檢司擬以土目覃益管之

一思恩舊城十一城頭擬立舊城土巡檢司擬以土目黃石管之

一思恩那馬十六城頭擬立為那馬土巡檢司擬以土目蘇關管之

一思恩下旺一城頭擬立為下旺土巡檢司擬以土目韋文明管之

一思恩都陽中團一城頭擬立為都陽土巡檢司擬以土目王留管之

右各目之內惟田州之龍寄思恩之韋貴徐五事體於各目不同而韋貴又與徐五龍寄稍異蓋韋貴於事變之始即來投順官府又嘗效有勤勞宜不待三年而即與之以實授土巡檢以旌其功徐五亦隨韋貴投順而效勞不及龍寄雖無功勞而投順在一年之前二人者宜次韋貴不待三年而即與之以冠帶三年而即與之以實授土巡檢如此則功罪之大小投順之先後皆有差等而勸懲之道著矣或以盧蘇王受不當與各土目並立者臣等又以為不然方其率眾為亂則蘇受者固所謂罪之魁矣及其率眾來降則蘇受者又所謂功之首也况二府目民又皆素服二人今若立各土目而二人不與非但二人者未能帖然於眾目之下眾目固亦未敢安然而處其上非所以為定亂息爭之道也故臣等仍議以盧蘇王受為眾目之首庶幾事體穩帖而人心允服矣

一田州思恩各官目人等見監家屬男婦初擬解京今各目人等既已投順則其家屬男婦相應給還領養均乞 聖明裁允

一田州新服用夏蠻夷宜有學校但瘡痍逃竄之餘尚無受廛之民焉有入學之士况齋膳廩餼俱無所出即欲建學亦為徒勞然風化之原終不可緩臣等議欲於附近府州縣學教

官之內令提學官選委一員暫領田州學事聽各學生徒之願改田州府學及各處儒生之願來田州附籍入學者皆令寄名其間所委教官時至其地相與講肄游息或於民間興起孝弟或倡遠近舉行鄉約隨事開引漸為之兆俟休養生息一二年後流移盡歸商旅湊集民居已覺既庶財力漸有可為則如學校及陰陽醫學之類典制之所宜備者皆聽該府官以次舉行上請然後為之設官定制如此則施為有漸而民不知擾似亦招徠填實之道鼓舞作新之機也均乞 聖明裁處

一思田去梧州水陸一月之程軍門隔遠難於控馭調度兼之府治雖立而 制未成流官雖設而職守未定且瘡痍未復人心憂惶須得重臣撫理臣等已經具 題乞將右布政林富量陞憲職存留舊任副總兵張祐使之更迭往來於二府地方綏緝經理仍乞 賜以便宜規敕書將南寧賓州等府衛州縣及東蘭南丹泗城那地都康向武等土官衙門俱聽林富等節制臣等所議地方經久事宜候奏請 命下之日悉以委之林富等使之欽遵以次施行庶幾事無墮墮而功可責成矣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十五

明新建謝氏原本

別錄七 奏疏

奏疏七

征勦稔惡猺賊疏

七年四月十五日

據留撫田州思恩等處地方廣西布政司右布政林富原任副總兵都指揮同知張祐等會呈
前事開稱田州思恩平復居民悉已各安生理土夷亦皆各事農耕地方實已萬幸但惟八寨
猺賊積年千百成徒流劫州縣鄉村殺害良民擄掠子女生口財物歲無虛月月無虛旬民遭
荼毒冤苦屢經奏告乞要分兵勦滅者已不知幾百十番為因地方多事若要進兵未免重為
民困是以官府隱忍撫諭冀其悔罪改過而彼乃悍然不顧愈加兇橫出劫益頻蓋緣此賊有
眾數萬盤據山谷憑恃險阻南通交趾等夷西接雲貴諸蠻東北與斷藤牛腸仙臺花相風門
佛子及柳慶府江古田諸處猺賊回旋連絡延袤周遭二千餘里東標西掠南竄北突近因思
田擾攘各賊乘機出攻州縣鄉村遠近相煽幾為地方大變仰賴 朝廷威令傳播苟幸未動
緣此猺賊之與居民勢不兩立若猺賊不除則居民決無安生之理乞要乘此軍威速加征勦
庶不貽患地方緣由呈乞照詳施行等因據此行間隨據江左道守巡守備等官左泰議汪必
東僉事胡天挺泰將張經等會呈為請兵征勦積年窮凶極惡猺賊以除民患事開稱斷藤峽
牛腸六寺磨刀等處猺賊上連八寨諸蠻下通白竹古陶羅鳳仙臺花門風門佛子等峒各賊

累年攻劫郡縣鄉村殺人放火虜掠子女財畜民遭荼毒逃竄死亡拋棄田業居民日少村落日空延袤千百里內皆已變為盜賊之區各處被害軍民累奏請兵誅勦為因地方多事兵力不敷官府隱忍招撫期暫少息而各賊愈肆猖獗近因思田用兵遂與八寨及白竹古陶羅鳳等賊乘勢朋比連結殺虜搶劫月無虛旬扇惑搖動將成大變仰賴 神武傳播幸未舉發近幸思田之諸夷感慕 聖化悉已自縛歸降遠近向服各山猺獍亦皆出來投撫請給告示願求自新從此不敢為惡雖其誠偽未可逆料然皆尚有畏懼之心獨此斷藤各巢逆賊自知罪在不赦恃險如故截路劫村略無忌憚若不乘此軍威進兵勦滅將來禍患焉有紀極緣由會案呈詳到臣照得臣近因思田之役奉 命前來駐軍南寧府地方與八寨猺賊相去六日之程 朝廷德威宣布雖外國遠夷皆知震懾向慕輸情納款而此猺賊獨敢擁眾千百四出劫掠武緣等處鄉村殺人放火略無忌憚此臣所親知即此焜熾桀驁平時抑又可知及照牛腸六寺磨刀古竹古陶羅鳳仙臺花相風門佛子等巢稔惡各賊自弘治正德以來至於今日二三十年之間節該桂平等縣被害人戶李子太等前後控奏乞行勦除民害不下數十餘次皆有部咨行令勘議計勦若不及今討伐其為地方之患終無底極誠有如各官所呈者况臣駐劄南寧小民紛然訴告請兵急救荼毒皆為朝不謀夕各賊之惡委已數窮貫滿神怒人怨難復逋誅即欲會案奏請俟 命下之日行事切恐聲迹昭彰反致衝突奔竄則雖調十數萬之眾以一二年為期亦未易平蕩了事照得臣節該欽奉 敕諭但遇賊寇生發即便相機可撫

則撫可捕則捕欽此欽遵為照思田變亂之時該前都御史等官姚鎮等奏調湖廣永保二司土兵前來南寧等處聽用近幸地方悉已平靖各兵正在班師放回之際歸途所經正與各賊巢穴相去不遠况思田二府新附土目盧蘇王受等感激 朝廷生全之恩屢乞殺賊報効俱各遵奉 敕諭事理除一面量調官軍協同前項各兵行委左江道守巡叅將等官監統永保二司宣慰官男領各頭目土兵人等分道進勦牛腸六寺仙臺花相等賊并行留撫思田布政及右江分巡兵備守備等官監統思田土目兵夫分道進勦八寨等賊所獲功次俱仰該道分巡兵備官收解紀功御史紀驗造冊奏報及行總鎮太監張賜密切公同行事并密行巡鎮等官知會外緣係征勦積年稔惡搖賊以除民患以安地方事理為此具本題 知

舉能撫治疏

七年正月二十五日

案照先該禮部右侍郎方獻夫奏前事節奉 聖旨田州應否設都御史在彼住劄還着王守仁議處具奏定奪欽此兵部備咨前來知會隨欽遵外隨於今年正月二十七日該思恩田州二府土目盧蘇王受等各率眾數萬自縛歸降該臣遵照 敕諭事理悉已撫定當遣廣東右布政林富舊任副總兵張祐分投督領各夷各歸原土復業安生已經具本奏報外為照思恩田州連年兵火殺戮之餘官府民居悉已燒毀破蕩雖部屋尋丈之廬亦遭翻窵發掘曾無完土荒村僻塢不遺片瓦尺椽傷心慘目誠不忍見各夷近已誠心投服毀棄兵戈賣刀買牛見已各事田作自後反側之患以臣料之或已可免但其風景淒戚生意蕭條憂惶困苦之餘無

以自存非得老成寬厚之人撫卹綏柔之臣等見其悲慘無聊之狀誠亦未忍一旦棄去而不顧况思田去梧州軍門水路一月之程一時照料有所不及近又與各官議欲於田州建立流官府治以制御土官修復城池廨宇等項必須勞民動衆自非素得夷情者為之經理區畫各夷彫敝之餘豈復堪此騷屑况議設知府等官皆未曾到一應事務莫有任其責者該臣看得石布政林富慈祥愷識達行堅素立信義見在思田地方妥插各夷皆能得其歡心合無准如方獻夫所奏將林富量陞憲職仍聽臣等節制暫於思田地方往來往劄撫循緝理其於事理亦甚相應俟一二年後各夷生理漸復府治城郭廨宇漸已完備則將林富量移別處任用而思田止存知府治或設兵備官一員於賓州住劄或就以南寧兵備兼理不時往來撫循如此則目前既可以得撫定綏柔之益而日後又可以免困頓勞煩之擾已經具本於本年二月十月十五日差舍人湯祥賚奏請 旨續為處置平復地方以圖久安長治事節該臣看得思恩田州二府地方治雖立而規制未成流官雖設而職守未定且瘡痍未定人心憂惶乞將右布政林富量陞憲職及存留舊任副總兵張祐使之更迭往來於二府地方綏緝經理仍乞賜以便宜 敕書將南寧賓州等府衛州縣及東蘭南丹泗城那地都康向武等土官衙門俱聽林富等節制臣等所議地方事宜事宜候奏請 命下之日悉以委之林富等使之欽遵以次施行庶幾事無隳惰而功在責成又經條陳具本於本年四月初六日差承差楊宗賚奏請 旨俱未奉明示本年五月二十二日本官已蒙 欽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撫治湖廣鄖

陽處處地方去訖所有思田二府撫循緝理官員尚未奉有成命如蒙 皇上軫念邊方俯從臣等所請乞於兩廣及鄰省附近地方各官內選用庶可令其作速到任不致久曠職業臣本昧於知人不敢泛然僭舉切照廣東右布政使王大用湖廣按察使周期雍皆才識過人可任以任重致遠臣往年巡撫南贛二臣皆在屬司為兵備僉事與之周旋兵革之間知其皆肯實心幹事江西未叛一年之前臣嘗與周期雍密論宸濠之惡不可不為之備期雍歸去汀漳即為養兵蓄脫以待及臣遇變豐城傳檄各省獨期雍與布政席書聞變即發當是時四方援兵皆莫敢動迄宸濠就擒竟無一人至者獨席書行至中途復受臣檄歸調海滄打手又行至中途聞事平而止其先後引領至江西省城者惟周期雍王大用兩人而已當時以捷奏既上隨復讒言朋興各臣之忠勤遂不及一白臣為之每懷歉然即是而觀其能竭忠赴義不肯上負國家亦可知矣乞 敕吏部酌臣所議於二臣之內選用其一非惟地方付託得人永有所賴而臣等亦可以免於身後之戮地方幸甚

邊方缺官薦才贊理疏 七年七月初六日

邇者思恩田州之變諸夷感慕 聖化悔罪求生已蒙浩蕩之仁宥納而撫全之地方亦既寧定矣但凋瘵之餘必須得人以時綏緝况兩府設立流官衙門及修築城池營堡等項百務並舉若無專官夙夜經理催督則事無統紀功難責成已經臣等具題乞將右布政林富等陞職留撫隨蒙將林富陞任去訖又經臣等仍乞推選相應官員替任俱未奉 明旨臣看得今歲

例當朝 覲各該掌印官員不久皆將赴京而廣西布按二司等官過多遷轉去任者右布政林富陞鄖陽副都御史叅政黃芳陞江西布政副使李如圭陞陝西按察使叅政龍誥叅議汪必東僉事吳天挺等督押湖兵出境往復之間即須半年叅議鄒輓僉事申惠皆貴捧表牋進京其餘雖有一二新任官員皆未到任止存左布政嚴紘按察使錢宏各掌司印僉事張邦信分巡桂林李傑分巡蒼梧而臣在南寧思田等處輿疾往來調度再無一官隨從贊理者近日止有兵備副使翁素來管右江道事緣其才性乃慈祥愷悌之人用之中土分理司事足為循良而置之邊方瘴癘多事之鄉則其稟質稍弱不耐崎嶇易生疾病似於風土亦非所宜臣看得為民副使陳槐平生奮志忠節才既有為而又能不避艱險致仕知府朱亥年力壯健才識通敏去任副使施儒學明氣充忠信果斷閒住副使楊必進曉練軍務識達事機此四人者皆堪右江兵備之任施儒舊為兵備於潮惠楊必進舊為兵備於府江皆嘗著有成績兩地夷民至今思念不忘若於四人之中選用其一其餘地方之事必有所濟及照田州新附之地知府陳能尚未到任該臣看得化州知州林寬舊在江西知其才能足充任使已經具奏行委見在該府管事但其稟質乃亦不禁炎瘴於風土非宜蒞事以求終月卧病呻吟床席軀命且不能保又何能經理地方之事乎臣又訪得潮州府推官李喬木者才力足以有為而又熟知土官夷情服於水土但係梧州籍貫稍有鄉里之嫌臣看得廣西軍衛有司衙門所屬官員及各學教職亦皆多用本省士人亦由州雖設流官知府而其所屬乃皆土夷自無鄉里之嫌可避亦

與各教職無異者乞 敕吏部改用林寬於別地俯採臣議將李喬木改陞田州同知庶可使
之久於其任以責成功則地方之幸臣之幸也臣惟任賢圖治得人實難其在邊夷絕域反覆
多事之地則其難尤甚何者反覆邊夷之地非得忠實勇果通達坦易之才固未易以定其亂
有其才矣使不諳其土俗而悉其情性或過剛使氣率意徑行則亦未易以得其心得其心矣
使不耐其水土而多生疾病亦不能以久居於其地以收積累之效而成可底之績故用人於
邊方必兼是三者而後可即如右江一兵備此臣之所最切心者臣竊為吏部私計其人終夜
不寢而思之竟未見有快心如意者蓋兼是三者而求之也如前所舉四人者固皆可用之才
今乃皆為時例所拘棄置不用而更勞心遠索則亦過矣臣近於南寧思田諸處因無可用之
才調取其發身科第以遷謫而至者三四人其志向才識果自不群足可任用但到未旬日而
輒以患病告歸皆相繼狼狽扶攜而去矣不得已就其見在者而使之則皆庸劣陋下素不可
齒於士類者然無可奈何則畧其全體之惡而用其一肢之能既其終事所就不能以尺寸而
破壞則尋丈矣用是觀之亦何怪乎斯土之民愈困亂愈積而禍日以深也哉是故相沿積習
之弊不及今一洗而改革之邊患未見其能有瘳也夫今之以朝覲考察而去者固多貪暴不
才之人矣其間乃有雖無過人之才而亦無顯著之惡尚在可用不可用之間者皆未暇論至
其平生磊落自負卓然思有所建立而其學識才能果足以有為者乃為一時愛憎毀譽之所
亂亦遂恣然就抑而去斯固天下之所共為不平公論彌彰者孰得而終掩之 陛下何不使

王文成公全集
在位大臣一時各舉十餘人之可用者 陛下合而考之若一人舉之而九人不舉未可也三人舉之而七人不舉已在所察矣五人舉之而五人不舉其察又宜詳矣或七人八人舉之而一二人不舉則其人之可用亦斷在不疑者矣若此者亦在朝覲二次三次之後或七年或十年而後一舉夫身退十年之後則是非已明公論已定雖有黨比自不能容今邊方絕域無可用之人至取其庸劣陋下者而使之以滋益地方之苦弊其豪傑可用之才乃為時例所拘棄置而不用夫所謂時例者固 朝廷為之也可拘而拘不可拘而不拘無不可者 陛下何忍一方之禍患日深月積乃惜破例而用一人以救之乎夫考察而去者果皆貪惡庸陋之徒則固營營苟苟無時而不僥倖以求進若磊落自負有過人之見者則雖屈抑而退自放於山水田野之間亦足以自樂今若用之於邊夷困弊之地殆亦未必其所欲但為 朝廷愛惜人才則當此 宵旰側席遑遑求賢之日而使有用之才廢棄終身乃不得已至取其庸劣陋下者而用之以益民困豈不太可惜乎臣因地方缺人心切其事不覺其言之煩瀆伏望 陛下恕其愚妄下臣議於吏部採擇而去取之臣不勝瀆冒恐懼之至

八寨斷藤峽捷音疏 七年七月初十日

據湖廣按察使分巡上湖南道監軍僉事汪溱廣西按察司分巡左江道監軍僉事吳天挺分巡右江道監軍副使翁素等會呈節據廣西鎮哨潯州衛指揮馬文瑞王勳唐宏下塘張縉千戶劉宗本永順統兵宣慰彭明輔官男彭宗舜保靖統兵宣慰彭九霄及辰州等衛部押指揮

彭飛張恩等各呈前事職等遵奉統領各該軍兵依期於本年四月初二日密到龍村埠登岸當蒙統督泰將張經都指揮謝佩督同宣慰彭明輔分布官男彭宗舜頭目彭明弼彭杰領土兵一千六百名隨同領哨指揮馬文瑞頭目向永壽嚴謹領土兵一百二十名隨同領哨指揮王勳又督同宣慰彭九霄等分布官男彭蓋臣下報効頭目彭志明領土兵六百名隨同領哨指揮唐宏頭目彭九皋領土兵六百名隨同領哨指揮卞瑀頭目彭輔領土兵六百名隨同領哨指揮張縉頭目賈英領土兵六百名隨同領哨十戶劉宗本并各哨官員領潯州等衛所及武靖州漢土官兵鄉導人等共一千餘名永順進勦牛腸保靖進勦六寺等賊巢刻定初三日寅時一齊抵巢各賊先防湖兵經過各將家屬生畜驅入巢後大山潛伏賊首胡緣二等各率徒黨團結防拒然訪知本院住扎南寧寂無征勦消息又不見調兵集糧而湖兵之歸又皆偃旂息鼓略無警備遂皆怠弛不以為意至是突遇官兵四面攻圍各賊倉惶失措然猶恃其驍悍蜂擁來敵當有彭明輔彭九霄彭宗舜并頭目田大有彭輔等督率目兵奮不顧身衝突矢石敵殺數合賊鋒催敗當陣生擒斬獲首賊并次從賊徒賊級六十九名顆俘獲男婦及奪回被虜人口牛隻器械等項數多餘賊退敗復據仙女大山憑險結寨各兵追圍攀木緣崖設策仰攻至初四日復破賊寨當陣生擒斬獲首賊并次從賊徒賊級六十二名顆初五日復攻破油榨石壁大陂等巢生擒斬獲首賊及次從賊徒賊級七十九名顆俘獲男婦牛隻器械等項數多餘賊奔至斷藤峽橫石江邊因追兵緊急爭渡覆溺死者約有六百餘徒官兵復從後奮

勇追殺當陣生擒獲斬首級及次從賊徒賊級六十五名顆俘獲男婦牛畜器械等項數多各賊間有一二漏網亦皆奔竄他境官兵追殺至於本月初十日遍搜山峒無遺稟蒙收兵回至潯州府住劄間隨蒙本院密切牌諭復令職等移兵進勒仙臺等賊就於本月十一日黃夜仍前分布各哨官兵遵照牌內方略永順於盤石大黃江登岸進勒仙臺花相等處保靖於烏江口丹竹埠登岸進勒白竹古陶羅鳳等處刻定於十三日寅時一齊抵巢各賊聞知牛腸等巢破滅方懷疑懼謀欲據險自固賊首黃公豹廖公田等各率徒黨沿途設伏埋簽合勢出拒官兵驟進翕如風雨各賊雖已奪氣然猶舍死衝敵比之牛腸等賊兇惡尤甚各該官兵奮勇夾擊爭先陷陣生擒斬獲首賊及次從賊徒賊級四百九十名顆俘獲賊屬男婦牛畜器械等項數多各賊奔入永安邊界地名立山恃險結寨當蒙摘調指揮王良輔并目兵彭愷等於本月二十四日亦各分路並進奮勇爭先四面仰攻賊乃敗散當陣生擒斬獲首賊及次從賊徒賊級一百七十二名顆俘獲男婦牛畜器械數多餘賊遠竄追殺無遺又據把截邊擊叅將沈布儀解報擒斬首從賊徒賊級八十六名顆把截頭目鄧宗七撫搖老人陳嘉猷旗軍洪狗驢等及貴縣典史蘇桂芳把隘指揮孫龍官舍覃錡潯州府捕盜通判徐俊平南知縣劉喬等亦各呈解擒斬首從賊徒賊級八十一名顆俘獲男婦器械等項數多又該督兵右布政林富雋任副總兵張祐等遵奉本院方略分督田州府報効頭目盧蘇等目兵及官軍人等三十名思恩府報効頭目王受等目兵及官軍人等二十名韋貴等目兵及官軍鄉款人等一百一十名

依分定哨道進勦八寨稔惡徭賊刻期於本年四月二十三日卯時一齊抵巢先於二十二日晚於新墟地方集各土目人等申布本院密授方略乘夜啣枚速進所過村寨寂然不知有兵黎明各抵賊寨遂突破石門天險我兵盡入賊方驚覺皆以為兵從天降震駭潰竄莫知所為我兵乘勝追斬各賊且奔且戰薄暮四遠各寨驍賊聚眾二千餘徒各執長標毒弩并勢呼擁來拒極其猛悍我兵鼓噪奮擊而前聲震岩谷無不一當十賊既失險奪氣而我兵愈戰益奮賊不能支遂大奔潰當陣生擒斬獲首賊及次從賊徒賊級二百九十一名顆俘獲男婦畜產器械數多賊皆分陣聚黨奔入極高大山據險立寨我兵亦分道追躡圍勦巖壁峻絕我兵自下仰攻戰勢不便賊從巔崖發石滾木多為所傷於是多方設策夜發精銳掩其不備二十四日我兵復攻破古蓬等寨生擒斬獲首賊及次從賊徒賊級共一百三名顆俘獲數多二十八日復攻破周安等寨生擒斬獲首賊及次從賊徒賊級共一百四十六名顆俘獲數多五月初一日復攻破古鉢等寨生擒斬獲首從賊徒賊級一百二十七名顆俘獲數多初十日復攻破都者峒等寨斬獲首從賊徒賊級一百四名顆俘獲數多本月十二等日復據察將沈希儀解到督領指揮孫繼武等官軍及遷江土目兵夫人等於高徑洛春大潘等處追勦邀擊各寨奔賊斬獲首從賊徒賊級九十八名顆都指揮高崧解到督領指揮程萬全等官軍及土目兵夫人等於思盧北山等處搜勦截捕各寨奔賊斬獲首從賊徒賊級九十一名顆又據同知桂整監督思恩土目章貴徐五等目兵分勦銅盆等寨斬獲首從賊徒賊級一百九十二名顆俘

獲數多又據通判陳志敬督領武緣應虛等處鄉兵搜勦大鳴等山奔賊斬獲首從賊徒賊級八十六名顆又於本月十七等日廬蘇王受等復攻破黃田等寨斬首從賊徒賊級三百六十二名顆俘獲數多六月初七等日復攻破鐵坑等寨斬獲首從賊徒賊級二百五十三名顆俘獲數多又據指揮康壽松千贊王俊等督領官兵於綠茅等處把隘搜截斬獲首從賊徒賊級四十八名顆各賊始雖敗潰然猶或散或合至是見其巨魁驍悍悉就擒斬遂各深逃遠竄其稍有強力者尚一千餘徒將奔往柳慶諸處賊巢我兵四路夾追及之於橫水江各賊皆已入舟離岸兵不能及然賊眾船小皆層疊而載舟不可運復因爭渡自相格鬪適遇颶風大作各船盡覆浮迫登岸得不死者僅二十餘徒而已我兵既無舟渡又風雨益甚遂各歸營既晴我兵仍分路入山搜勦各賊茫無踪跡又復深入見崖谷之間顛墮而死者不可勝計臭惡薰蒸不可復前遠近巖峒之中林木之下堆疊死者男婦老少大約且四十有餘蓋各賊皆倉卒奔逃不曾賫有木米大雨之中飢餓經旬而既晴之後烈日焚炙瘴毒蒸熾又且半月有餘故皆靡爛而死八寨之賊略已蕩盡雖有脫網亦不能滿數十餘徒矣本院議於八寨之中據其要害移設衛所以控制諸蠻復於三里設縣以迭相引帶親臨相視思恩府基景定衛縣規則其時暑毒日甚山溪水漲皆惡流臭穢飲者皆成疫痢本院因見各賊既已掃蕩而我兵又多疾疫死亡乃遂班師而出照得各職於本年三月二十三等日先奉本院鈞牌據左江道守巡守備等官呈稱斷藤峽等處搖賊上連八寨下通仙臺花相等峒累年攻劫郡縣鄉村被害軍民

累奏請兵誅勦之要乘此兵威勦滅等因行仰各職監統各該官兵進勦各賊諭令未至信地三日之內停軍中途候約叅將張經與同守巡各官集議先將進兵道路之險夷遠近各巢賊徒之多寡強弱及所過良民村分之經由往復面同各鄉導人等逐一備細講究明白務要彼此習熟若出一人然後刻定日期偃旗息鼓寂若無人密至信地乘夜速發務使迅雷不及掩耳將各稔惡賊魁盡數擒勦以除民害以靖地方除臨陣斬獲外其餘脅從老弱一切皆可免今茲之舉惟以定亂安民為事不以多獲首級為功各官務要仰體 朝廷憂憫困窮之心俯念地方久罹荼毒之苦仍要禁約軍兵人等所過良民村分毋得侵擾一草一木有犯令者當依軍法斬首示眾各官既有地方責任兼復素懷忠義當茲委任務竭心力以祛患安民事完之日通將獲過功次開報紀功御史紀驗以憑奏報奉此各職會同叅議汪必東僉事汪濬吳天挺叅將張經都指揮謝珮遵照軍門成算分布各哨官兵申明紀律嚴督依期進勦前項各賊巢穴獲功解報間隨準叅將張經手本密奉本院鈞牌仰候牛腸事畢即便移兵進勦古陶諸賊就使各賊先已聞風逃遁亦須整兵深入掃其巢穴以宣聲罪致討之威若其遂能悔罪效順亦宜姑與招安如其仍前憑險縱恣兩征不已至於三三征不已至於四務在殄滅以絕禍根各官就彼分定哨道永順進勦仙臺諸處保靖進勦白竹諸處各分鄉導人等引路進兵務在計慮周悉相機而行各毋偏執已見致有悞事彼中事勢叅將張經久於其地必能知悉仍要本官勇當力任斷決而行不得含糊兩可終難辭責又經遵照方略依期進勦獲功解

報聞又於四月初五等日各職先奉本院密切鈞牌據右布政林富副總兵張祐等呈稱八寨
徭賊毒害萬民十百里內塗炭已極乞要乘此軍威急除一方大患等因本院看得八寨之賊
既極驍猛而石門天險自來兵不能入此可以計取未易以兵力圖者邇者思田既附湖兵尚
留彼賊心懷疑懼必已設有備禦今各州狼兵悉已罷散而思田新附之民方各歸事農耕湖
兵又已撤回彼必以我為無復有意於彼是以近日稍稍復出剽掠是殆以此探望官府舉動
今我若罔聞知且聽其出沒彼亦放縱懈弛謂我不復能為此正天亡之時機不可失前者思
田各目感激 朝廷再生之恩求欲立功報效當時許其休息三月然後調用今已及期仰右
布政林富副總兵張祐照牌事理即便分投密切起調各目兵夫迂路前到南寧面聽約束行
事各職遵奉起調行至新墟地方又密奉進兵方略刻定日期當即遵奉連夜分哨速進遂克
攻破巢穴連戰皆捷斬獲功次解報間職等各蒙巡按廣西監察御史石金案驗為紀獲功次
事案行該道各不妨監督如遇叅將張經舊任副總兵張祐等官各解到擒斬賊人賊級并俘
獲賊屬男婦牛馬俱要就彼審驗真切事完通查獲功員役分別首從功次多寡緣由造冊費
報以憑覆審奏報等因除遵奉外今據進勦斷藤峽谷各哨土目官兵解到生擒斬獲首從賊
徒賊級一千一百四名顆俘獲賊屬五百六十八名口進勦八寨各哨土目官兵解到生擒斬
獲首從賊徒賊級一千九百一名顆俘獲賊屬五百八十七名口兩處共計擒斬獲三千五名
顆俘獲賊屬一千一百五十五名口除遵照案驗事理再行驗實造冊另報外其各哨解到生

擒斬獲俘獲等項功次數目合先開報職等會同叅照斷藤峽諸賊連絡數十餘巢盤互三百餘里彼此犄角結寨憑險稔惡流劫郡縣鄉村自 國初以來屢征不服至天順年間該都御史韓雍統兵二十餘萬來平兩廣然後破其巢穴兵退未久各賊復攻陷潯州據城大亂後復合兵攻勦兼行招撫然後退還巢穴自是而後官府曲加撫處或時暫有數月之安而稍不如意輒復猖獗殺掠愈毒蓋其祖父以來狼戾相承兇惡成性不可改化近年以來官府勦撫之計益窮各賊殘毒之害日甚蓋已至於不可支持矣至於八寨諸賊尤為兇悍惡利鏢毒弩莫當其鋒且其寨壁天險進兵無路自 國初韓都督嘗以數萬之眾圍困其地亦不能破竟從招撫其後屢次合勦一無所獲反多撓喪惟成化年間土官岑瑛素能懾服諸獍嘗合各州狼兵一入其巢穴斬獲二百餘級已而賊勢大湧力不能支當遂退兵亦以招安而罷自是而後莫可誰何流劫遠近歲無虛月民遭荼毒冤苦無所控籲自思田多事兩地之賊相連煽動將有不可明言之變千里之間方爾洶洶朝夕今奉 朝廷威德宣揚軍門方略密授因湖廣之回兵而利導其順便之勢作思田之新附而善用其報效之機翕若雷霆疾如風雨事舉而遠近不知有兵興之役敵破而士卒莫測其舉動之端兩地進兵各不滿八千之眾而三月報績共已踰三十之功蓋其勞費未及大征十之一而其斬獲加於大征三之二遠近室家相慶道路懽騰皆以為數十年來未見其斯舉也職等承乏之任使雖衝冒炎毒攀援險阻不敢不竭力效命但僅遵奉方略安能仰贊一籌照得宣慰彭明輔彭九霄官男彭宗舜等扶病冒暑督

兵勦賊顛頓崖谷仆而益奮遂能掃蕩巢穴殄滅渠黨即其忠義激發誠亦人所難能其思田報效頭目盧蘇王受等感激再生之恩共竭效死之報自備資糧爭先首敵遂破賊險搗自昔不到之巢斬自來難敵之寇蓋有仰攻險寨墮崖而碎首者猶曰我死不憾亦有仰受賊弩掛樹而裂肢者猶曰我死甘心民間傳誦以為盧蘇王受昔未招撫惟恐其為地方之患今既招撫乃復為地方除患嘖嘖稱歎謂其竭忠報德之誠雖子弟之於父兄亦不能是過矣再照督兵督哨防截給餉等項凡有事於軍前各官雖其職有崇卑功有大小然皆衝冒矢石炎瘴備歷險阻艱難比之往來大征合圍守困坐待成功其為利害勞逸相去倍蓰均乞錄奏以勸將來等因到臣照得先該各官呈稱前項各巢各賊積年窮兇極惡千百里內被其慘毒萬姓冤苦朝不保夕乞要乘此軍威急救一方塗炭等因其時臣方駐劄南寧目覩其害誠不忍坐視斯民之苦一至此極及查兵部屢次咨來題奉 欽依事理要將前項各職即行發兵計勦以除民患正亦臣等職所當盡之責但慮賊眾勢大連絡千里可以計破難以力攻欲俟再行奏請 命下然後舉行必致形迹昭聞雖用十萬之師圖以歲年亦未可克故遂仰遵欽奉 敕諭但有賊盜生發當撫則撫可勦則勦及便宜行事事理一面密切相機行事及密行總鎮太監張賜知會隨該鎮守兩廣豐城侯李旻亦相繼到任又經轉行知會外今據各呈前因該臣會同總鎮太監張賜總兵李旻及鎮巡三司等官看得八寨斷藤牛腸六寺磨刀古陶白竹羅鳳龍尾仙臺花相等賊巢穴連絡盤據千百餘里兇悍驍猛酷虐萬姓流毒一方自來征曰

所不能克果已貫盈罪極神怒人怨委有如各官所呈者是誠兩廣盜賊之淵藪根柢此而不
去兩廣盜賊終未有良息之漸也乃今於三月之內止因湖廣便道之歸師及用思田報效之
新附兩地進兵不滿八千而斬獲三千有奇巢穴掃蕩一洗萬民之寃以除百年之患此豈臣
等知謀才略之所能及皆是 皇上除患救民之誠心默贊於天地鬼神而神武不殺之威任
人不疑之斷震懾遠邇感動上下且廟廊諸臣咸能推誠舉任公同協贊惟 國是謀與人為
善故臣等得以展布四體無復顧慮信其力之所能為竭其心之所可盡動無不宜舉無弗振
諸將用命軍士效力以克致此雖未足為可稱之功而 朝廷之上所以能使臣等獲成是功
者實可以為後世行事之法矣不然則兵耗財竭凋敝困苦之餘僅僅自守尚恐未克而况敢
望此意外之事哉照得宣慰彭明輔彭九霄官男彭宗舜等皆衝犯暑毒身親陷陣事竣之後
狼狽扶病而歸生死皆未可必其官男彭蓋臣者亦遣家丁遠來報效兩年之間顛頓途途疾
疫死亡誠有人情所不能堪者而彭明輔等忠義奮發略無悔怠即其一念報 國之誠殊有
所不可泯者至於思田報效頭目盧蘇王受等感激 朝廷再生之恩自備資糧力辭軍餉實
能舍死破敵爭先陷陣惟恐功效不立無以自白其本心謂子弟之於父兄亦不過是誠非虛
言此皆臣所親見者也及照留撫思田右布政林富已聞都御史之擢而忠義激發猶且不計
體面必欲督兵入巢破賊而後出是尤人所難能舊任副總兵張祐參將張經沈希儀湖廣督
兵僉事汪濬廣西督兵僉事吳天挺參議汪必東副使汪素湖廣督兵都指揮謝珮廣西都指

王文成公金書
揮高崧及各督哨督押指揮等官馬文瑞王勲唐宏卞琚張縉彭飛張恩周徹宗趙璇林節劉
鐘武鑾十戶劉宗本等督勦縣丞林應聰主簿李本并防截搜捕調度給餉等項官員知府程
雲鵬將山卿同知桂整吏立誠舒柏通判陳志敬徐俊知州林寬李東諭召知縣劉喬縣丞杜
桐蕭尚賢經歷周奎等雖其才猷功績各有大小等級之殊而利害勤苦亦有緩急久暫之異
然當茲炎毒暑雨之中瘴疫薰蒸經冒鋒鏑之場出入崎險之地固皆同效捍患勤事之績均
有百死一生之危者也伏望 皇上明昭軍旅之政既行廟堂協贊舉任之上賞亦錄諸臣分
職供事之微勞及將宣慰彭明輔等特加陞獎官男彭宗舜彭蓋臣免其赴京就彼襲替以旌
其報 國之義土目盧蘇王受等亦曲賜 恩典或不待三年而遂錫之冠帶以勵其報效之
忠如此庶幾功無不賞而益興忠義之心賞當其功而自息僥倖之望矣臣以懦劣迂疏繆蒙
不世之 知遇授以軍旅重任言無不錄計無不行且又慰以 溫旨使之不必顧忌臣伏讀
感泣自誓此生鞠躬盡死以報 深恩今茲之役本無足言然亦自幸苟無覆敗以免戮辱但
恨身嬰危疾自後任勞頗難已具本告回養病乞 賜俯允俾得全復餘生尚有圖報之日臣
不勝願望

處置八寨斷藤峽以圖永安疏

嘉靖七年七月十二日

照得臣於去歲奉 命勘處思田兩府皆蒙 皇上天地好生之仁悉從寬宥有兩府人民今皆
復業安居化為無事寧靖之地自此可以永無反覆之患而免於防守屯息之勞矣惟是八寨

及斷滕峽諸賊積年痛毒生民千百里內塗炭已極臣既目覩其害不忍坐視而不救遂遵奉
敕諭事理乘機舉兵征勦仰賴 神武威德幸已翦滅蕩平一方倒懸之苦略已為之一解
但將來之患不可以不預防而事機之會亦不可以輕失臣因督兵親歷諸巢見其形勢要害
各有宜改立衛所開設縣治以斷其脉絡而扼其咽喉者若失今不為則數年之間賊以漸復
歸聚生息不過十年又有地方之患矣臣以多病之故自度精神力量斷已不能了此但已心
知其事勢不得不然不敢仰負 陛下之託俯貽地方之憂輒已遵奉 敕諭便宜事理一面
相度舉行不避煩瀆之誅開陳上請乞 賜採擇施行實地方之幸臣等之幸

計開

一移築南丹衛城於八寨臣等看得八寨之賊實為柳慶諸賊之根抵蓋其東連柳州隴蛤
三都嶺三北四等處賊峒以數十北連慶遠忻城東歐莫往八仙等處賊峒亦以數十西連
東蘭等州及夷江土者等處賊峒以十數南接思恩及賓州上林縣諸處賊村亦以十數各
處賊巢雖多其小者僅百數人大者不過數百人及千人而止各賊巢穴皆有山路之險
阨之守不相通和至期有急或欲有所攻劫糾合會聚然後有一二千之衆多至數千者惟
八寨之賊每寨有衆千餘四山環合同據一險無事則分路出劫有警急奔入其巢數千之
衆皆不糾而聚不約而同不謀而合故名雖為八實則一寨此八寨之賊所以勢衆力大而
自來攻之有不能克者也各巢之賊皆倚恃八寨為逋逃主每有緩急一投八寨即無所致

其窮詰八寨為之一呼則羣賊皆應聲而聚故羣賊之於八寨猶車輪之有軸樹木之有本若八寨不除則羣賊決無寢息之期也今幸八寨悉已破蕩正宜乘此平靖之時據其要害建置衛所以控馭羣賊臣等看得周安堡正當八寨之中四方賊巢道路之所會議於其地創築一城度可以居數千之衆者而移設南丹一衛於其間蓋南丹衛舊在南丹州地方為廣西極邊窮苦之地非中土之人所可居者故自先年屢求內徙今已三遷而至賓州遂為中土富樂之鄉賓州既有守禦千戶一所官軍而又益以南丹一衛自遠來徙無片田尺土之籍但惟安居坐食取給於賓州州城之內皆職官旗舍之居州民反避處於四遠村寨每遇糧差徭役然後入城故州官號令不行於城中而政事牽沮地方益弊今計一衛之官軍雖不滿五百之數蓋盡移其家衆則亦不下二千以二千之衆而屯聚於一城其氣勢亦已漸盛足充守禦遂清理屯田之在八寨者使之屯種又分撥各賊占據之田使各官軍得以為業以稍省俸給月糧之費彼亦無不樂從且賓州之城既空又可以還聚居民修復有司之治亦事之兩便者也臣等又看得遷江八所皆土官指揮千百戶等職舊有狼兵數千以分制八寨搖賊之勢後因賊勢日盛各官皆不敢復入反遂與之交通結契及為之居停指引分其劫掠之所得共為地方之害已非一日官府察知其奸欲加懲究則又倚賊為重不可根極近臣督兵其地悉將各官遵照 敕諭事理綁赴軍門議欲斬首示衆以警遠近而各官哀求免死願得殺賊立功自贖然其時賊勢已平遂許其各率土兵入屯八寨就與該

衛官軍分工效力助築城垣待城完之日就與城外別築營堡與南丹衛官軍犄角而守亦各分撥賊田使之耕種以資衣糧今八所土兵雖已比舊衰耗然亦尚有四千餘眾若留其微弱者四所於外以分屯其所遺之田而調其強盛者四所於內合南丹一衛之眾以守亦且四千有餘隱然足為柳慶之間一巨鎮矣此鎮一立則各賊之脉絡斷咽喉絕自將沮喪震懾其勢莫敢輕動稍有反側者據險出兵而撲之夕發而且至各賊之交自不能合如取机上之肉下筋無弗得者此真破車輪之軸而諸幅自解伐樹木之本而眾幹自枯不過十年柳慶諸賊不必征勦皆將效順而服化矣伏乞 聖明裁允

一 改築思恩府城於荒田臣等看得思恩舊治原在寨城山內尚歷高山數十餘里其後土官岑濬始移出地名喬利就巖險壘石為城而居四面皆斬山絕壁府治亦在磅礴之上芒利礮研之石衝射抵觸如處戈矛劒戟之中自岑濬被誅繼是二十餘年反者數起曾不能有一歲之安人皆以為風氣所使雖未可盡信然頑石之上不生嘉禾而陰崖之下必有狐鼠要亦事理之有然者况其地瘴霧昏塞薄午始開中土之人來居輒生疾疫自春初思田歸附之後臣時即已經營料理其事竟未能有相應之地近因督勦八寨復親往相度乃於未至橋利六十里外地名荒田者其地四野寬衍皆膏腴之田而後山起伏蜿蜒敷為平原環抱涵蓄兩水夾繞後山而出合流於前屈曲數十里入武緣江水達於南寧四面山勢重疊盤迴皆軒豁秀麗真可以建立府治臣因信宿其地為之景定方向創設規則諸夷來集

莫不踊躍歡喜爭先趨事赴工遂令署府事同知桂鏊督令各役擇日以興工蓋思恩舊治皆在萬山之中水道不通故各夷所須魚鹹諸貨類皆遠出展轉鬻買往返旬月十不致一常多置絕舊府既地險氣惡又無所資食故各夷終歲不一至府治情益疏離易生嫌隙今府治既通江水商貨自集諸夷所須皆仰給於府朝夕絡繹自然日加親附歸向而武緣都里舊嘗割屬思恩者其始多因路險地隔不供糧差今荒田就係武緣止戈鄉一圖二圖之地四望平野坦然大道朝往夕返無復阻隔則該府之官自可因城頭巡檢之制循土俗以順各夷之情又可開圖立里用漢法以治武緣之衆夷夏交和公私兩便則改築思恩府城於荒田者是亦保治安民勢不容已之事伏乞 聖明裁允

一改鳳化縣治於三里臣等勘得思恩舊有鳳化一縣然無城郭縣治廨宇邈來知縣等官多寄居民村或寄其家眷於賓州諸處而遷徙無常如流寓者然上司憐其無所依泊則委之管理官印或以公務差遣往來於外以苟歲月故鳳化之在思恩徒寄虛名而實無縣治臣近督勸八寨看得上林縣地名三里者乃在八寨之間其地平廣博衍東西數里外石山周圍如城自厚極高石山之間獨抽土山一脈起頓昂伏分為兩股環抱而前遂有兩水夾流土山之外當心交合出水之口石山十餘重錯互回盤轉折二三十里極外石山合為城門水從此出是為外隘其間多良田茂林村落相望前後居民十餘家皆極饒富後為寨賊所驅殺占據遂各四散逃亡不敢歸視其土者已二十餘年今各賊既滅遂空其地不及今

創設縣治以據其險或有漏殄之賊潛回其間日漸生息結聚後阻石門之險前守外隘之寨不過數年又將漸為地方之梗矣故臣以為宜割上林上下無虞鄉三里之地屬之思恩而移設鳳化縣治於其內量為築立城垣解宇選委才能之官興督其役遠近聞之不過三四月而逃亡之民將盡來歸各修復其田業供其糧差蔚然遂可以成一方之保障且其南通南丹新衛五六十里南丹在石門之內鳳化當石門之外內外聲勢連合而石門之險亡西至思恩一百餘里取道於那學沿途村寨荒塞日久因此兩地之人往來絡繹而道途益通又上林舊在大鳴山與八寨各賊之間勢極孤懸今得鳳化為之唇齒氣勢日盛雖割三里之地以與鳳化而綠茅綠篠等村寨舊所亡失土田皆將以次歸復則亦失之於東而收於西矣及照思恩雖已設立流官知府然其所屬皆土目巡檢而舊屬鳳化一縣亦皆徒寄空名實未嘗有今割武緣止戈一圖二圖之地改築思恩府城而又割上林上下無虞三里之地改設鳳化縣治固於思恩亦已稍有資輔但自鳳化三里至於思恩一百五六十里中間尚隔上林一縣臣以為并割上林一縣而通以之思恩似於事勢為便而於體統尤宜何者柳州一府所屬二州十縣賓州蓋柳州所屬者且有上林遷江兩縣今思恩既設流官知府固亦一府之尊而反不若柳州所屬之一州也其於體統亦有所未稱矣况賓州自有十五里而又有遷江一縣雖割上林以與思恩其地猶倍於思恩未為遽損也上林之屬賓州與屬思恩均之為一屬邑亦未有所加損也然以之屬於思恩則思恩始可以成一府之規

模而其間有無相須緩急相援氣勢相倚流官之體統益尊則土俗之歸向益謹郡縣之政
化日新則夷民之感發日易固有不可盡言之益也夫立新縣以扼據地險改屬縣以輔成
府治是皆所以又安地方者也伏乞 聖明裁允一添設流官縣治於思龍照得南寧自宣
化縣至於田寧逆流十日之程宣化所屬如思龍十圖等處相去尚有五日六日其間錯以
土夷村寨地既隔越而窮鄉小民畏見官府故其糧差多在縣之宿奸老蠹與之包團因而
以一科十小民不勝迫脇往往逃入夷寨土夷又從而暴之地日凋殘盜賊日起近年以來
思龍之圖鄉民屢次奏乞添設縣治以便糧差蓋亦內迫於縣民之奸外苦於土夷之暴不
得已而然臣因入撫田寧親歷其所民之擁道控告者以千數因停舟其地為之經理相度
得村名那久者其地亦寬平深厚江水縈迴環匝傍有一江來會亦正於此合流沿江居民
千餘家竹樹森翳煙火相接且向武各州道路皆經由其傍亦為四通之地若於此分割宣
化縣思龍一五六七八九十二及西鄉之六八圖共十里之地而設立一縣治則非獨以
便窮鄉小民之糧差賦役亦足以鎮據要害消沮盜賊其間小民村居如那茄馬坳三顏那
排之類未可悉數皆久已淪入於夷今若縣治一立則此等村寨諸夷自不得而隱占皆將
漸次歸復流官而其地遂接比於田寧固可以所設之縣而遂以屬之田寧矣夫南寧一府
所屬一州三縣而宣化一縣自有五十二里今雖分割十里之地以與田寧而宣化尚有四
十二里一縣之地猶四倍於一府也况田寧又係新創流官府所統治皆土目巡檢今得此

一屬縣為之傍輔又自不同臣於前割上林以屬思恩之議已略言之矣且左江一帶自蒼梧以達南寧皆在流官腹裏之地自南寧以達於田寧自田寧以通於雲貴交趾則皆夷村土寨稍有疑傳易成閼隔今田寧思恩二府既皆改設流官與南寧鼎峙而立而又得此新創一縣以疏附交通於其間平居無事商貨流通厚生利用一旦或有境外之役道路所經皆流官衙門從門庭中度兵更無阻隔之患此亦安民經國之事勢所當為者也伏乞 聖明裁允仍 定賜縣名選官給印地方幸甚 一增築守鎮城堡於五屯照得斷藤峽諸

賊既平守巡居官議調土漢官兵數千於潯州以防不測該臣看得各賊既滅縱有一二漏網其勢非三四年亦未能復聚為今之計正宜勸撫並行蓋破滅窮兇各賊者所以懲惡而撫恤向化諸瑤者所以勸善今懲惡之餘即宜急為勸善之政使軍衛有司各官分投遞歷向化村寨慰勞而存恤之給以告示賜以魚鹽因而為之選立酋長諭以 朝廷所以征勸各巢者為其稔惡也今爾等向化村寨自安心樂業益堅為善之志但有反側悖亂者即宜擒送官府自當重賞以酬爾勞其漏殄諸賊果能誠心悔惡亦皆許其歸附待以良民夫使向化者益勸於為善而日加親附則惡黨自孤賊勢自散不能復合縱遺一二終將屈而順服矣乃今則不然賊既破勸而猶屯兵不散使漏殄之徒得以藉口搖惑遠近其向化村分又略不加恤奸惡之民復乘机而驅脅虐害之彼見賊已破滅而復聚兵已心懷驚疑矣而

變復作皆迷誤於相沿之弊而不察也今各賊新破勢決未敢輕出雖屯數千之衆不過困頓坐食徒穢擾民居耗竭糧餉而實無益於事吾民久被賊苦今始一解其倒懸又復自聚無用之兵以重困之此豈計之得者哉惟於各寨之中相其要害之地創立一鎮以控制之此則事理之所當行亦正宜乘此掃蕩之餘而速圖之者其在斷藤牛腸諸處則既切近潯州府衛不必更有所設至於四方各寨遍厯其要害險阻則惟五屯正當風門佛子諸巢穴而西通府江北接荔浦各處搖賊最為緊要之區宜設一鎮以控御遠邇而舊已有千戶所統率官兵亦幾及一千之數困於差徭日漸躲避於附近土目村寨官司失於清理止有五百其後上司不聞地方之艱難又於五百之中分調哨守於他所而所餘遂不滿二百既而賊亂四起守禦缺乏則又取調潮州之兵數百以來協守五屯事既紛亂人無所遵兼以統馭非人故地方遂致大壞且其屯堡墻垣亦甚卑隘不足以壯威設險今宜開拓其地增築高城度可以居二千之衆而設守備衙門於其內取回五百之中分調哨守於他所之兵其自潮州調來協守者則盡數發還原衛以免兩地各兵背離鄉土之苦往復道途之費仍於附近土寨自兵之中清查揀補其後避差役者務足原數一千選委智略忠勇之官一員重任而專責之使之訓練撫摩敷之以威信而懷之以仁恩務在地險既設而士心益和自然動無不克而行無不利叅將兵備各官又不時親至其地經理而振作之或案行其村寨或勸督其農耕或召其頑梗而曲示訓懲或進其善良而優加獎賜或救恤其災患或聽斷其

是非如農夫之去根莠而養嘉禾漸次耕耨而耘鋤之無事之時隨意取調附近土官兵款或百人或七八十人以協同哨守為名使之兩月一更班而絡繹往來於道路以慣習遠近各巢之耳目自後我兵出入自將無所驚疑果有兇梗當事舉動然後密調精悍可用土目一二千名如尋常哨守然以次潛集城中畜力養銳相機而發夫無事而屯數千之兵則一月糧餉費踰千金若每年無屯軍之費用之以築城設險犒賞兵士招來遊人亦何事不行何工不就此增築城堡以據要害所謂謀成而敵自敗城完而寇自解險設而賊自摧威震而奸自伏正宜及今為之而亦事勢之不可已焉者也伏乞 聖明裁允

查明岑邦相疏 七年七月十九日

准兵部咨該本部題節奉 欽依岑邦佐仍武靖知州岑邦相着王守仁再查明白具奏欽此欽遵照得先該臣等具題前事內一件仍立土官知州以順土夷之情臣等議得岑氏世有田州久結於人心岑猛雖沒諸夷莫不願得復立其後議於開設流官知府之外就於該府四十八甲之內割其八甲降設田州立岑猛之子一人始授以署州事吏目三年之後地方寧靖效有勤勞則授以為判官六年之後地方寧靖效有勤勞則授以為知州使承岑氏之祀而隸之流官知府當時臣等通拘該府大小土目及鄉老人等審問岑猛之子應該承立者何人乃眾口一詞以為岑猛四子長子岑邦佐係正妻張氏所出次子岑邦彥係庶妾林氏所出三子岑邦輔係外婢所生四子岑邦相係次妾韋氏所出猛嬖溺林氏而張氏失愛故邦佐自幼出

繼武靖而以邦彥承襲官職今邦彥既死應該承立者莫宜於邦佐臣等當看得武靖地方正當搖賊之衝而邦佐自幼出繼該州之民信服歸戴已久况其才力足能制御各徭近日各州土目人等又相繼懇恩來告願得復還邦佐今欲改立一人亦未有可以代邦佐者臣恐一失武靖各目之心則於地方又多生一事莫若仍還邦佐於武靖一以禦地方之患一以順各夷之情至於田州新立不過苟以無絕岑氏之祀此其才否優劣固不必深論者因論以邦佐出繼武靖既久朝廷事體已定不可復還宜立其次者岑邦輔則可於是各目人等又舉口一詞以為邦輔名雖岑猛外婢所生其實來歷不明闔府之民皆不欲立惟邦相則次妾所生實係岑猛的親骨血况其質貌厚重謹實眾心歸服立繼岑氏庶不絕其真正一脉臣等議得仍立土官者專為不絕岑氏之後以順諸夷之情也今眾心若此亦合俯順故當時直斷邦輔謂非岑猛之子而止謂岑猛之子存者二人亦所以正名慎始杜日後之紛爭也但具奏之時因本內事體多端文以繁瑣若再加詳說誠恐有瀆聖聽故遂簡略其詞今蒙朝廷明見萬里洞徹細微復命臣等查奏聞命惶懼無所措躬因思岑邦輔尚存當時奏內不曾詳開所以不立邦輔之故而直言岑猛之子存者二人果係情節脫落事體欠明臣等疏漏之罪萬死有不容赦者矣臣等近復通拘該府土目鄉老人等再加審問而眾口一詞執說如前陳請益篤臣等反覆思惟其事誠亦必須如此而後穩帖無弊故仍照原議上請益此等關係地方之事臣等言雖或有所不敢盡而心已無所不用其極必求事出萬全永久無患然後乃敢

具奏伏乞 聖明宥其疏漏萬死之誅仍 敕該部俯從原議立岑邦相於田州以曲順各夷之情其岑邦輔者聽其以官族名目隨征如此則名正事成而人心允服實地方之幸臣等之幸

獎勵賞賚謝 恩疏七年九月二十日

准兵部咨為奏報平復地方事該臣題該本部覆題節奉 聖旨王守仁受命提督軍務蒞任未久乃能開誠布恩處置得宜致令叛夷畏服率眾歸降罷兵息民其功可嘉寫勅差行人賚去獎勵還賞銀五十兩絁絲四表裏布政司買辦羊酒送用欽此隨於本年九月初八日該行人馮恩賚捧 敕書并前項絁幣銀兩等項到於廣州府地方奉迎入城當除望 闕謝恩欽遵收領外臣時卧病牀褥已餘一月扶病興伏感激惶懼顛頓昏眩莫知攸措已而漸復甦息伏自念思恩田州數萬赤子皆畏死逃生本無可誅之罪而前此當事者議欲勦滅故皆洵洵思亂既已陷之必死之地而無復生全之心矣仰賴 皇上好生之仁軫念遠夷惟恐一物不得其所特遣臣來勸處臣亦何能少效一籌不過宣揚 深仁敷昭神武而旬月之間遂皆回心向化舍死投生面縛來歸是皆 皇上聖德格天至誠所感不疾而速是以綏之斯來動之斯和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者此豈臣等知謀才力能致毫髮於其間哉今乃誤蒙 洪恩重頒大賞且又特遣行人賚 敕遠臨事尤出於常格之外臣亦何功而敢當此臣亦何人而敢望此祇受之餘戰悚惶惑徒有感泣惟誓此生鞠躬盡瘁竭犬馬之勞以圖報稱而已臣病日

亟自度此生恐不復能奔走 闕廷一覩 天顏以少罄其螻蟻葵藿之誠臣不勝刻心鏤骨
感激戀慕之至

乞 恩暫容回籍養病就醫疏 七年十月初十日

臣以憂病跼伏田野六年有餘蒙 陛下賜之再生之恩錫之分外之福每思稽首 朝闕一
覩 天顏以申其螻蟻感激之誠遂其葵藿傾戴之願既困疾病復畏譏讒六年之間瞻望太
息竟未敢一出門庭夫蒙人一顧之恩尚必思其所以為耐受人一言之知亦必圖其所以為
報何況 君臣大義天高地厚之恩 上之所以施於其下者如雨露之霑濡無時或息而下
之所以承乎其上者乃如頑石朽株略無生動此雖禽獸異類稍有知覺者亦不能忍於其心
是以每一念及則哽咽涕下徒日夜痛心惕骨行吁坐嘆而已邇者繆蒙 陛下過採大臣之
議授以軍旅重寄自知才不勝任病不任勞輒乃觸冒上陳辭謝又蒙 溫旨眷覆慰諭有加
伏讀感泣不復能顧其他即日矢死就道既而沿途備訪其所以致此變亂之由熟思其所以
經理斡旋之計乃甚有抵牾矛盾者而其事勢既已顛覆破漏如將傾之屋半溺之舟莫知所
措其惟恐 付託不效以孤 陛下生成之德以累大臣存舉之明於是始益日夜危懼而病
亦愈甚乃不意到任以來旬月之間不折一矢不戮一卒而兩頑民帖然來服千里之內去荆
棘而行成坦途其間雖有數處強大賊巢素為廣西眾賊之淵藪根株屢嘗征討而不克者亦
就湖廣撤回之兵而乘其取道之便用兩廣新附之民而鼓其報效之勇財力不致於大費小

民不及於疲勞遂皆殲厥渠魁蕩平巢穴而遠近略已寧靖是皆陛下好生之至德昭格於上下不殺之神武幽贊於神明是以不言而信不怒而威陰宥默相以克有此固非愚臣意望之所敢及豈其知謀才力為能辦此哉竊自喜幸以為庶得藉此以免於覆敗之戮不為諸臣薦揚之累足矣而臣之病勢乃日益增劇百療無施臣又思之是殆功過其事名浮於實福踰其分所謂小人而有非望之獲必有意外之灾者也臣自往年承乏南贛為炎毒所中遂患咳嗽之疾歲益滋甚其後退伏林野雖得稍就清涼親近醫藥而病亦終不能止但遇暑熱輒復大作去歲奉命入廣與舊醫偕行未及中途而醫者先以水土不伏辭疾歸去是後既不敢輕用醫藥而風氣益南炎毒益甚今又加以遍身腫毒喘嗽晝夜不息心惡飲食每日強吞稀粥數匙稍多輒又嘔吐當思恩田州之役其時既已力疾從事近者八寨既平議於其中移衛設所以控制諸蠻必須身親相度方敢具奏則又冒暑輿疾上下巖谷出入茅葦之中竣事而出遂爾不復能興今已輿至南寧移卧舟次將遂自梧道廣待命於韶雄之間新任太監總兵亦皆相繼蒞任各能守法奉公無地方騷擾之患兩省巡按等官又皆安靖行事創滌往時煩苛搜刻之弊方務安民今日之兩廣比之異時庶可謂無事矣臣雖病發而歸亦可以無去後之憂者夫竭忠以報國臣之素志也受陛下之深恩思得粉身齏骨以自效又臣近歲之所日夜切心者也病日就危尚求苟全以圖後報而為養病之舉此臣之所大不得已也惟陛下鑒臣一念報主之誠固非苟為避難以自偷安而憫其瀕危垂絕不得已之至情容

臣得暫回原籍就醫調治幸存餘息鞠躬盡瘁以報
陛下尚有日也臣不勝懇切哀求之至